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人文与社会译丛

黑皮肤，白面具

Frantz Fanon

[法国]弗朗兹·法农 著 万冰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黑皮肤，白面具

Frantz Fanon

[法国] 弗朗兹·法农 著 万冰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皮肤,白面具/（法国）法农（Fanon, F.)著;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ISBN 7-80657-867-6

Ⅰ.黑... Ⅱ.①法... ②万... Ⅲ.民族心理学-研究-法国 Ⅳ.C955.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100 号

书　　名	**黑皮肤,白面具**
作　　者	[法国]弗兰兹·法农
译　　者	万冰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Éditions du Seuil, 195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2
字　　数	129千字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67-6/I·628
定　　价	14.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弗朗兹·法农（1925–1961）精神病医师和作家，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青少年时期即参与了反抗法国维希政府的游击斗争，1943年志愿加入法国军队赴欧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巴黎和里昂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其间开始写作政治散文和戏剧。1952年前往阿尔及利亚担任精神病医师，所见所闻使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产生同情，并相信暴力革命是第三世界结束殖民压迫和文化创伤的惟一途径。主要著作有《黑皮肤，白面具》、《全世界受苦的人》、《为了非洲革命》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等，被认为是有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解放斗争的经典著述，并对美国和欧洲的激进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逐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引　　言

> 我谈论的是几百万人，有人向这几百万人头头是道地反复灌输害怕、自卑感、颤抖、下跪、绝望、奴性。（A. 塞泽尔，《关于殖民主义的讲话》）

不会在今天爆发。这为时太早……或许太晚。

我丝毫不具备决定性的事实。

我的意识未被必要的闪光点透过。

然而，我完全客观公正地认为有些事情还是说出来为好。

这些事情，我要说出来，而不是喊出来。因为长久以来，叫喊就已离开我的生活。

而且是如此地遥远……

为什么写这部作品？谁也没请我写。

尤其是此书所针对的读者们没请我写。

那又为何呢？于是，我平静地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痴愚者。既然我这么说，那么就要加以证实。

走向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理解人们……

我们的有色人种弟兄们……

人，我相信你……

种族偏见……

理解和爱……

几十页乃至几百页的文字包围我并试图使我接受。然而，只要一行字就够了。只需提供单单一个答复，黑人问题就失去其严重性。

人想要干什么？

黑人想要干什么？

即使我遭到我的有色人种弟兄们的怨恨，我也要说黑人不是人。

有一个无生命地带，一个特别贫瘠和干旱的地区，一个基本上光秃秃的斜坡，这块地方可能出现名副其实的黑人发祥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黑人降落到这些真正的人间地狱没有好处。

人不仅仅可能发生复兴和否定。如果意识确实是超验性的活动，我们也应知道爱和理解的问题萦绕着这个超验性。人是宇宙和声中的一个响亮有力的“是”字。你争我夺、四分五裂、混乱、被迫看到自己制定的事实一拨一拨地废除，他应该停止在世界中规划那与他共存的矛盾。

黑人就是黑人；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感情的迷乱，他在一个本应该把他从中赶出去的世界中定居下来。

这问题很重要。我们完全倾向于有色人种的人自己解放出来。我们将进行得很慢，因为有两个阵营：白种人和黑种人。

我们会顽固地探询那两个空想，并会明白这两个空想经常是使人软弱无力的。

我们对以前的地方长官和传教士会毫不怜悯。我们认为热爱黑人的人和嫌恶黑人的人同样是“有病”。

而想使自己的人种变白的黑人与鼓吹仇恨白人的黑人同样是不受欢迎的。

黑人绝对不比捷克人更可爱,而千真万确地,问题在于抛弃人。

此书本该在三年以前写的……但当时的事实使我们激动。今天这些事实可以不带激动地说出来。不需要为这些事实毫不客气地责备人们。这些事实并不想激起亢奋。我们不信任亢奋。

每当人们在某处看到出现热情,它预示战火、饥饿、贫困……因而,预示对人的蔑视。

亢奋尤其是无能者们的武器。

那些人把铁烧热以便打它。我们则要烧热人的骨骼并出发。我们可能会达到这个结果:人通过自燃维持热源。

人从别人的阻力所构成的跳板中解放出来并在自己的肉体中挖掘,为了给自己找得一种见解。

读我们书的人中只有几个人会猜测到我们在编纂这部著作中所遇到的困难。

在一个怀疑论者的怀疑扎根于世界的时期,在一个由一帮卑鄙家伙说了算的时期,不再可能辨别意义和非意义,要降到一个还未运用有意义和无意义范畴的水平变得十分艰难。

黑人想当白人。白人拼命实现人的等级地位。

在读这部作品时,我们会看到构思一个理解黑人—白人关系的评论。

白人坚持自己的白色。

黑人则坚持自己的黑色。

我们将试图确定这种双重自恋及其反映的动机的倾向。

在我们考虑的初始,我们觉得阐明那些大家要读到的结论是不适当的。

惟一指导我们努力的是对结束一种恶性循环的关注。

这是个事实:一些白人认为自己比黑人优越。

这仍然是个事实：一些黑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证明自己思想丰富，自己有同样的智力。

如何摆脱呢？

刚才我们使用了自恋这个词。的确，我们认为只有对黑人问题作心理分析的诠释才能揭示成为气质结构原因的情感异常。我们努力对这个病态世界作全面的溶解。我们认为一个个体应该试图承担人类地位固有的世界性。而我们在提出这一点时，我们无区别地想到一些如戈比诺[1]那样的男人或一些如马伊奥特·卡佩西亚（Mayotte Capécia）那样的女人。但要达到这种理解，要紧的是摆脱一系列的毛病，幼稚时期的后遗症。

尼采说，人的不幸是曾经当过孩子。然而，正如夏尔·奥迪埃（Charles Odier）让人明白的，我们不会忘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尽管这个看法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如此地艰难，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对于黑人，只有一种命运。可他是清白无辜的。

在开始诉讼前，我们要说说某些事情。我们进行的分析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显然我们认为黑人的真正解放意味着突然意识到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如果有自卑感，那是由于一个双重的过程。

——首先经济的；

——然后由于这种自卑的内心化，或不如说是表面化。

弗洛伊德在反对19世纪末的立宪主义倾向的同时，通过心理分析要求人们考虑个人的因素。他用个人发育的观点来代替一种系统发育的论点。人们会明白黑人精神错乱不是一个个人

---

① 戈比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官和作家，他那“纯”日耳曼种族的论文《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被泛日耳曼主义者和纳粹利用。——译注

问题。除了系统发育和个人发育,有社会发育。在某种意义上,为了符合勒孔特和达梅[1] 的意见,不得不承认这里涉及一个社会诊断的问题。

预兆是什么?

但社会与生化过程相反,回避不了人的影响。人就是社会通过他而成其为社会的这东西。预兆是在那些想要动摇建筑物的被虫蛀蚀的根部的人手中。

黑人应该在这两方面进行斗争:鉴于从历史观点,他们受条件限制,一切片面的解放是不完善的,而最糟糕的错误是相信他们那机械的依附性。况且,事实与这样一个系统倾向完全相反。我们将指出这一点。

现实要求一次性地给予全面的理解。在客观和主观方面,应该给个解答。

而用不着唱“固执可笑的人——这是——我的——错”的曲子来宣布问题在于拯救灵魂。

只有当一切事物都在最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就位,才有真正的解放。

使一部方法论观点的心理学作品领先,这很有风度。我们使用得不够。我们把方法留给那些植物学家和数学家。有一个方法消失的点。

我们愿意站在这个点上看问题。我们试图发现黑人面对白人的文明所采取的不同立场。

这里并不考虑“偏僻荒漠地区的离群索居者”。因为对于他,某些因素还没有分量。

我们认为由于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对峙,引起大量心理存在

---

① 勒孔特和达梅,《论当今精神病学科的疾病分类》。

的征候群。在分析这征候群时，我们意欲摧毁它。

许多黑人不会在随后的字里行间重新出现。

许多白人也一样。

但我认为，感到自己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或性无能者的世界一窍不通，这一事实丝毫不损坏他们的现实。

我打算描述的态度是真实的。我无数次地重又发现这些态度。

在大学生身上，在工人身上，在皮加尔或马赛的靠妓女生活的人身上，我辨认出同样的挑衅和消极因素。

这部作品是一个临床研究。我相信那些在书中认出自己的人将是前进了一步。我真想引导我的兄弟，黑人或白人，最坚决地抖落那件几个世纪的不理解所编织的悲惨的号衣。

当前工作的筑造处于时间性中。一切人的问题要求从时间出发来看待。理想就是现在始终用于构造未来。

而这个未来不是宇宙的未来，但却是我这个时代、我的国家、我的生命的未来。我绝不应该打算筹备一个在我之后的世界。我顽强地属于我的时代。

我应该为了这个时代而生活。未来应该是个生存着的人的持久建筑。在我假定现在是个需要超越的事物的情况下，这个建筑与现在有关。

前三章留意现代的黑人。我谈论现今的黑人并试图确定他在白人世界中的态度。最后那两章试图对黑人的“生存”作心理病理学和哲学的解释。

分析尤为退步。

第四和第五章属于基本不同的方面。

在第四章里，我批评一本我认为是危险的著作[①]。况且作

① 《殖民化的心理学》，O.马诺尼著，瑟伊出版社，1950年。

者马诺尼先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场暧昧。这可能是他的表现的长处之一。他试图报告一种形势。我们有权表示不满。我们有权向作者指出我们在什么方面与他意见不同。

题为《黑人的实际经验》的第五章,从种种理由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展示的是面对自己种族的黑人。人们会发觉在这一章里所谈的黑人,同力图与白种女人睡觉的黑人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后者身上重又发现当白人的欲望。无论如何,渴望报复。——在这书中却相反,我们目睹一个黑人作无望的努力,拼命要发现黑人身分的含义。白人文明、欧洲文化迫使黑人生活偏离。我们还将指出那人们叫作黑人精神的东西常常是个白人的结构。

文明的、作为黑人神话的奴隶的、自发的、宇宙的黑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感到他的种族不再理解他。

或者是他不再理解他的种族。

于是他为此感到高兴,并发展这种差异,这种不理解、这种不和谐,他从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人性的含义。或非常难得地,他想属于自己的种族。那是由于他盛怒之下说气话,心里却稀里糊涂,所以陷入这个大黑洞。我们将看到这种如此绝对的好态度,凭着对神秘的过去的信仰拒绝当前的未来。

出身为安的列斯人,我们的观察和结论只对安的列斯人有用,——至少是关于"在他家乡"的黑人的内容。本来要作一探讨,用以解释存在于安的列斯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分歧。可能我们有朝一日会做的。也可能这探讨会变得无用,我们只可能为此感到高兴。

第一章　黑人和语言

我们对语言现象极其重视。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探讨很必要,它应该能够给我们提供有色人种的“为他人”方面的理解因素之一。让人听明白说的是什么,这绝对是为另一人而生存。

黑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像他一类的人在一起,另一方面跟白人在一起。一个黑人在与一个白人在一起时的表现有异于在与另一个黑人在一起时的表现。毫无疑问,这种分裂生殖是殖民主义冒险的直接后果……它在各种不同理论中心蕴藏着它的主要脉络,这些理论想使黑人慢慢地从猴变成人,谁也不想对此提出异议。这是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它表明了现实。

但当人们分析这一状况,当人们明白了这个状况时,人们认为任务结束了……那么,在冲下历史的阶梯时,怎么不重又听到这个声音:“问题不再在于认识世界,而是在于改造世界。”

在我们的生活中,问题可怕地就在于此。

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

由于情景并不是单一意义的,被叙述的事物必然受此影响。人们很想给我们某些更正,这些更正在开初可能显得不可接受,但会在事实中发现其确切的标准。

我们在这一章中思考的问题是下面这个问题:安的列斯黑人将因把法语变成自己的语言而更加白了,也就是说将更接近

真正的人。我们不是不知道这就是人面对存在的态度之一。一个掌握语言的人通过反响,拥有这语言所表达的和牵连的世界。人们明白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在语言的掌握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威力。保罗·瓦莱里知道这一点,他使语言变为

“迷失在肉欲中的神”[①]

我们打算在一部正在酝酿的作品中[②] 研究这种现象。

待会儿,我们要说明为什么安的列斯黑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始终要面对语言问题。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描述领域,除了安的列斯人之外我们对准一切被殖民的人。

一切被殖民的民族——即一切由于地方文化的独创性进入坟墓而内部产生自卑感的民族——都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即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肤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在殖民军中,尤其在塞内加尔的土著步兵团中,土著军官首先是翻译。他们的作用是把主子的命令传达给他们的同类人,而他们自己也享受到某种荣耀。

有城市,就有乡村。有首都,就有外省。表面上,是同样的问题。举一个在巴黎的里昂人为例;他夸自己城市的平静,罗讷河码头周围的美,悬铃木的壮观,以及受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称颂的那么多的别的东西。如果你在他从巴黎回来时遇见他,而尤其如果你没到过这首都,那他就赞不绝口:巴黎——灯火辉煌之城、塞纳河、咖啡馆、到过巴黎死也……

① 《魅力》。

② 《语言和挑衅》。

在马提尼克岛人这里，这过程又重复了。首先在他的岛上：巴斯潘特、马里戈特、格罗莫纳以及对面那庄严的法兰西堡。然后，涉及主要点——他的岛之外。到过宗主国的黑人是半个神。就这主题我转述一个事实，这事实想必打动我的同胞们。许多安的列斯人在宗主国长期或短期逗留后，回来让人们将他神圣化。那从未走出过自己洞穴的土著——“bitaco”——和他们一起采取双重性的最具说服力的形式。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黑人回来时彻底转变了。为了根据遗传学的观点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说他的表现型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1]。在他动身之间，人们看到他那几乎轻飘飘的步子，感到一些新生力量开始行动了。当他碰见一个朋友或一个同伴时，他作出的不再是一个显示他那肱骨的大动作：我们的“未来”谨慎地鞠躬。那平时沙哑的嗓音让人猜想到一种由轻微响声形成的体内动作。因为黑人知道那儿，在法国，有一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勒阿弗尔或马赛会紧紧地抓住他：“我是马提尼克岛人，我是第一次到法国”；他知道诗人们称作“神的喁喁私语”的东西（指克里奥尔语）只不过是蹩脚法语和法语之间的一个调和。安的列斯岛上的资产阶级不使用克里奥尔语，除了在和仆人联系时。在学校里，年轻的马提尼克岛人学会瞧不起土话。人们谈论“克里奥尔主义”。某些家庭禁止使用克里奥尔语，当孩子们使用这语言时，他们的妈妈以“乡巴佬”相待。

“我的母亲要一个记事的儿子
假如你不知道历史课

① 通过这我们想说那些回到家人身边的黑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结束了一个学习阶段并给自己添加了一些他们缺少的东西。他们十足自负地回来了。

你就不要穿着节日的衣服
去做星期日的弥撒
这个孩子将是我们姓氏的耻辱
这个孩子将是我们的诅咒语
住嘴,我跟你说
你必须说法语
法国的法语
法国人的法语
法文的法语。"[①]

对,我必须注意自己的口头表达,因为人家会有点通过这个来评判我……人家会十分轻蔑地说我:他甚至不会说法语。

在一群年轻的安的列斯人中,表达得好、语言熟练的人让人非常敬畏;应该对他多加小心,他差不多是个白人。在法国,人们说:说得像本书,在马提尼克岛:说得像个白人。

进入法国的黑人要抵制马提尼克岛人那吃掉r字母的传统。他要抓住这一点,并真正地进入同自己公开冲突。他不仅要卷舌发r,而且要拖长卷舌音。他密切注意别人最细微的反应,听自己说话,怀疑自己的舌头——可惜这器官很迟钝——,他会把自己关在房内并朗读几个小时——拼命变成"演讲的语音语调"。

最近,一位同志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一个马提尼克岛人到达勒阿弗尔,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十分有把握地吆喝道:"Garrrçon! un vè de biè."[②]我们在这儿看到真正的中毒。他操

---

① 莱翁-G.达马,《阻碍》。

② 正确的法语应为"Garçon! un verre de bière."意思是"服务员!来杯啤酒。"——译注

心着别符合吃掉 r 字母的黑人形象，对此作了大量的准备，但他不懂得分配自己的努力。

有一种心理现象：相信如果打破边境世界就开放。黑人长期关在自己的岛上，迷失在一种没有一点出口的氛围中，感到这个欧洲的召唤好像是个透气孔。应该说，因为塞泽尔在他的《回乡笔记》中是宽宏大量的。这个城市——法兰西堡——是真正的萧条、失败。那儿，在太阳的侧面，“这座萧条的、暴露的、失去其理智平衡的、呆滞的，在其永远重新开始的精神十字架的重负之下气喘吁吁的，听天由命的，沉默的，受尽挫折的，不能按这片土地的精华成长的，受阻塞的、被侵蚀的、缩小了的、断绝了动物和植物的城市”。

塞泽尔对此的描述毫无诗意。人们于是明白黑人在宣布他进入法国(犹如人们说到某个“步入社交界”的人)时，狂喜不已并决定改变。而且，没有主题的分类，他撇开一切反省的步骤改变结构。在美国，有一个由皮尔斯和威廉森领导的中心；这是佩卡姆(Peckam)中心。发起者们证明在已婚的人身上有种生化的改动，且似乎他们发觉了在一个怀孕妇女的丈夫身上出现某些荷尔蒙。如果研究那些黑人在到达法国时体液的混乱也会是很有意思的，况且会碰巧这么干的。或者单单通过测试研究他们出发前和在法国安顿了一个月之后的心理改变。

在习惯所说的人文科学中有个悲剧。是否应该假设一个典型人类现实性并只考虑到一些缺点和短处，描述他的体态和行为、思想的方式？难道不应该不懈地尝试着对人作具体和始终新的理解吗？

当我们看出这人从二十九岁起不能再爱，并必须等到四十九岁时他的情感才再出现时，我们感到天塌地陷。只有在提出问题的明文条件下人们才会走出这种境地，因为所有这些发现，

所有这些研究只趋向一件事:使这人承认他没什么价值,绝对毫无价值,——他必须结束这种自恋,根据这种自恋,他想像自己与其他“动物”不同。

这里边不多不少地有“对人的妥协屈服”。

总之,我大把地抓住我研究的恋己癖并摒弃想把人变成一架机器的那些人的卑鄙。如果不能在哲学方面开展讨论,就是说讨论人的实在性的基本要求,那么我同意把讨论引到心理分析方面,即讨论“不打火”,这是就人们所说的一台发动机不打火的这个意义。

进入法国的黑人变了,因为对他来说,宗主国代表圣幕;他之改变不仅因为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是来自那儿,而是因为从那儿向他走来医生、科长、无数的小有权势者——从“服役十五年”的中士长直到出生于帕尼西耶尔的宪兵。有某种远距离的魔力,而一个星期后动身到宗主国去的人在他周围造成一个富有魔力的小圈子,在这圈子里,巴黎、马赛、巴黎大学、皮加尔[①]代表天穹的钥匙。他出发了,随着大客轮的轮廓明显起来,他的一截生命消失了。他从送他的人们的眼中看出自己的能力和变化。“再见马德拉斯布,再见头巾……”

现在我们把他领到港口,让他航行吧,我们会再找到他。暂时,我们去迎接他们中一个回来的人。一开始跟他接触,就肯定是“下船的人”;他只用法语回答,且经常不再懂克里奥尔语了。关于这一点,民俗学给我们提供了说明。一个农民在法国过了几个月后,回到他家人跟前。他看到一件农具,就问他父亲——一个乡下老人:“这玩意儿叫什么?”他父亲一语不答,把农具用在他脚上,于是遗忘症消失了。奇特的疗法。

---

① 皮加尔(1714—1785),法国雕塑家。——译注

这儿有一个下船的人。他不再懂得方言,他谈论歌剧院,可能他只是远远瞥见这歌剧院,但他尤其对于自己的同胞们采取批评的态度。面对最小的事情,他以当地人的姿态出现。他是明白人。他因自己的语言而暴露身分。在萨瓦内,法兰西堡的青年们聚集在一起,这景象十分说明问题:马上给那个下船的人许下诺言——一出学校门,他们就在萨瓦内上相聚。似乎有一首诗写这个萨瓦内。你们想像一下一个二百米长四十米宽的场所,旁边由被虫蛀蚀的罗望子树为界,上面是那巨大的烈士纪念建筑物——祖国感谢它的儿女——,下面是中央饭店;一个铺着不等的铺路石和石子的场所,脚踩在石子上石子就滚动,三四百个年轻人关在所有这一切中,他们上上下下,互相攀谈,互相吵架,没有从不吵架的,互相分手。

"好吗?"

"行。你呢?"

"行。"

而五十年来就这样过。对,这个城市被悲惨地摧毁了。这个生活也是如此。

他们又相遇和交谈。而那个下船的人之所以很快能说话,那是因为"有人等着他"。首先发挥自己的水平:最小的错被抓住、改掉,并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内,整个法兰西堡知道这个错。人们不原谅那显示优越的人未尽到责任。例如:"我在法国未能看到骑马的宪兵",这下他就完蛋了。他只剩下一种抉择:摆脱他的巴黎腔或出尽洋相。因为人家丝毫不会忘记;如果结了婚,他的妻子将知道她嫁了个麻烦,而他的孩子们将有个趣闻轶事要去迎击和战胜。

这种个性的扭曲来自哪儿?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自哪儿?达穆雷特(Damourette)和皮雄(Pichon)说一切民族语言是一种

思想方式。接受一种跟自己的母语不相同的语言,这个事实对一个刚下船的黑人显示出一种差距,一种区分。魏特曼教授在《今日非洲》中写道,存在一种黑人的自卑感,尤其是受过欧洲教育的人感受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不断努力地控制这自卑感。他补充道,为此所使用的方式经常是很天真:"穿欧洲服装或戴些最新式的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采用欧洲人使用的东西及其客套的外表,用欧洲表达法修饰当地的方言,在说话时或用欧洲语言写东西时滥用浮夸的句子,这一切发挥是为了达到一种和欧洲人平起平坐的感觉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想参考别的著作和我们个人的观察,试着指出为什么黑人面对欧洲语言时表现出特殊的地位。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得出的结论对那些法籍安的列斯岛人有用;然而我们不是不知道在一切受过殖民统治的种族内部能重新遇到这些相同的行为。

我们曾认识一些原籍达荷美或刚果而说自己是安的列斯岛人的同志,不幸的是,现在还认识一些这样的同志;我们曾认识并且现在还认识一些安的列斯岛人,当人家怀疑他们是塞内加尔人时,他们就生气。因为安的列斯岛人比非洲黑人更"文明"些:你们要明白他更接近白人;而这一差别不仅存在于街上和大马路上,也存在于政府部门和军队里。一切在步兵团服过兵役的安的列斯岛人知道这种混乱局面:一边是欧洲人,老侨民或出生在欧洲的人,另一边是其他的步兵。我们想起了有一天,正在激烈战斗中,提出了端掉一个机枪掩体的问题。塞内加尔人三次冲锋,三次被打回来。于是他们中的一个问为什么那些非本地人不过去。在那种时候,人们不再能知道谁是谁了,是非本地人还是土著。然而对于许多安的列斯岛人,并不感到这种局面混乱,却相反是完全正常的。把我们与黑奴相似对待,这下可全

啦！本地人瞧不起在殖民地招募的土著士兵，于是安的列斯岛人以无可争议的主人身分指使这整个黑人队伍。除此之外，我转述一件至少是滑稽可笑的事：最近，我跟一个马提尼克岛人交谈，他很愤怒，告诉我某些瓜德罗普岛人把自己看作是我们的人。他补充说，但人们很快觉察到错了，他们比我们更不开化；你们还要明白这意思：他们离白人更远。有人说黑人喜欢长时间地闲谈；而从我这方面来说，当我说“闲谈”这个词时，我看到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向世界发出一些无表达力的号召、嘶哑的呼声；如果可以把游戏设想为生活的启蒙的话，一些孩子玩得正欢。黑人喜欢长时间闲谈，要将人们导向这个新的提议，道路并不长：黑人只不过是个孩子。这里心理分析家们的情况很有利，而“口头”这个字眼很快被放弃了。

但我们应该看得更远些。为了希望在这里把问题提得全面，语言问题是太重要了。皮亚杰(Piaget)的出色的研究告诉我们区别语言出现的阶段，而热尔布(Gelb)和戈德斯坦(Goldstein)的研究给我们指出语言的功用是分阶段和分程度的。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面对法语的黑人。我们要搞明白为什么安的列斯岛人十分喜欢讲法语。

让－保罗·萨特在《黑人和马达加斯加诗歌选》的引言中告诉我们黑人将回过头来反对法语，但对于安的列斯岛的诗人来说，这种说法是错的。而且，在这问题上我们同意米歇尔·莱里(Michel Leiris)先生的意见，不久前，关于克里奥语他写道：

“目前仍然是大家多少懂得一点的民间语言，而文盲则除法语外只讲这种语言，当教育(尽管其发展是如此缓慢，由于到处学校数量太有限、公共阅读的物质匮乏和物质生活水平经常过低而受到阻碍)在居民的贫苦人阶层中相当普及的时候，克里奥尔语似乎注定迟早会列入幸存的行列。”而且，作者补充说，“对

于我这里谈到的诗人们来说,问题丝毫不在于通过使用一种借来的并且不管其内在本质如何,都是缺乏外在光彩的语言,在菲列布里什派[1]的生动别致方面——使自己变成'安的列斯岛人',而在要面对充满根深蒂固的最坏的偏见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得毫无道理地骄傲的白人,显示他们人身的完整性[2]。"

如果说有个名叫吉贝尔·格拉西安(Gilbert Gratiant)的人用方言写作,那么必须承认这是罕见之事。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些作品的诗意是非常可疑的。相反,却有一些从沃洛夫语和珀尔语翻译过来的真正作品,且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着谢克·安塔·迪奥(Cheik Anta Diop)的语言学研究。

在安的列斯岛,迥然不同。官方口语是法语;小学教员紧紧监视着孩子们不要使用克里奥尔语。我们不谈那些引用的理由。因此,表面上,问题可能是以下这个:在安的列斯岛和在布列塔尼一样,有方言和有法语。但这错了,因为布列塔尼人并不认为自己低于法国人。布列塔尼人没有受过白人的开化。

我们拒绝增加资料,有可能不规定中心的范围;然而,重要的是告诉黑人决裂的态度从未救过任何人;且如果是真的因为我真正不能呼吸了,我应该摆脱压制我的人的话,那么,依旧是这句话:在生理学的基础上——呼吸机制困难——,移植心理学因素——不能表露——,成为不正常了。

这想要说什么呢?很简单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安的列斯岛的哲学学士援引自己的肤色,宣布不参加取得教师学衔的考试,那么我说哲学从未救过任何人。如果另一人拼命向我证明

---

① 1854年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成立的文学流派,主张用法国南方的奥克语写作。——译注

② 《现代》1950年2月,《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海地》,第1347页。

黑人与白人一样聪明,那么我说:聪明也从未救助过任何人,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如果人们凭聪明和哲学来宣布人的平等,那么人们也凭这个决定毁灭人。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说说某些事。这里我一方面谈到精神错乱的(受欺骗的)黑人,而另一方面,谈论精神错乱并不轻一些的(欺骗人的和受欺骗的)白人。如果说有个叫萨特的人或有个叫韦尔迪埃的红衣主教说黑人问题的议论只是历时太久了,那么人们只能下结论他们的态度是正常的。我们也可以增加参考和引文并说明"肤色的偏见"确实是愚蠢,极不公正,必须消灭。

萨特是这样开始他的《黑色俄耳甫斯》:"如果您拿掉堵住这些黑人嘴的塞口物,那您希望怎么样呢? 让这些嘴来歌颂您? 您是不是想我们父辈们用武力使之一直低到地上的这些脑袋重新抬起来,从他们的眼里看出崇敬之意[①]?"我不知道,但我说想从我眼中除了永远的疑问外找别的东西的人该是瞎了眼;既没有感激,也没有仇恨。而如果我大呼一声,他将丝毫不是黑人。不,在这里采取的观点中,没有黑人问题。或至少有一个白人只是偶尔感兴趣的黑人问题。这是发生在黑暗中的一个故事,因此必须让我辗转寻觅的太阳照亮那些最小的隐蔽角落。

内罗毕的马塔里心理病态医院的医生戈尔东博士在东非的《医学快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对由一百个正常土著人大脑构成的一个系列所作最高水平的观察,用肉眼证实没有如人们所知的从具有最新发展阶段的细胞特征的新脑。"而且,他补充说,"这种低级的数量占 14.8%。"(艾伦·伯恩斯爵士援引[②]。)

---

① 让-保罗·萨特,《黑人和马达加斯加诗歌选》的前言。

② 《种族和肤色的偏见》,第 112 页。

有人说黑人把猴子和人联系起来，当然，这个人是白人；而艾伦·伯恩斯爵士只是在第 120 页上才总结说："因此我们不能把黑人低于白人或源自不同始祖这样的理论看作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指出这类提议之荒谬："根据圣经，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区分将在天上和人世延续下去，而受天国欢迎的土著们将分别送往新约中提到的某些天堂。"或者还有："我们是被挑选出来的人民，看看我们皮肤的颜色，别的人民是黑色和黄色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罪孽。"

对，正如大家所见，通过号召人道、自尊心、爱心、慈善，我们会容易地证明或让人接受黑人是和白人平等的。可是我们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想要的是帮助黑人摆脱那殖民环境内部产生的封闭之库。里昂的公园中学老师阿希尔先生在一次讲座中援引一桩个人奇遇。这个奇遇为众所周知。居住在法国的黑人很少没有经历过这种奇遇。他身为天主教徒，到一个学生朝圣队伍中去。一个神甫在自己队伍中打量这个棕色皮肤的人，对他说："你为什么离开大萨瓦内而来跟我们在一起？"那个被询问者非常谦恭地作了回答，而那位故事中的受窘者并不是背弃萨瓦内的青年。大家对这误会一阵大笑，于是继续朝圣。但如果我们在这上面留心一下，我们会发现那个神甫用蹩脚法语跟人说话引起各种各样的意见：

1. 我了解黑人；必须亲切地跟他们说话，跟他们谈他们的家乡；必须会跟他们谈话，这就是问题所在。更确切地说，要明白……我们并不夸大其词：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说话完完全全表现得像个成年人跟一个孩子在说话，人们不断低声地、可亲地、温和地说话。我们观察了不只是一个白人，而是几百个；且我们的观察没有针对这个或那个类别的人，但我们却是利用十分客观的态度，我们曾想在医生、警察、工地承包人那儿研究这

个事实。有人会对我们说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到别处去的,忘记我们在这事上的目的,有些白人不在我们描述之列。

我们回答这些辩驳者,我们这里批评一些受愚弄者和故弄玄虚者,一些精神错乱者,如果有一些白人面对一个黑人行为正确,这正是我们不需要去研究的情况。这并非因为我的病人的肝功能很好而我会说:肾脏健康;肝脏被承认正常,我就让这正常的肝脏处于正常状态,我转向肾脏;在这种情况下,是肾脏有病。这意思是说除了一些按照人的心理学而言行为健康的正常人之外,有一些人要按照非人类心理学从病理学观点表现。而碰巧这一类人的存在决定了一定数量的在这里我们要清除的现实。

以这种方式跟黑人说话,这是接近他们,是使他们放松自在,是想让他们了解自己,是使他们放心……

门诊部的医生知道这点,二十个欧洲病人相继而来:"先生,请坐……为什么来?……哪儿不舒服?……"——来了一个黑人或阿拉伯人:"我的朋友,坐下吧……你怎么啦?……哪儿有病?"——如果不是:"你有什么?……"

2.跟一个黑人讲蹩脚法语,这是使他不快,因为他是那种讲蹩脚法语的人。然而,人家会对我们说没有故意想使他生气。我们同意此说,但正是这种不是故意,这种随随便便,这种漫不经心,这种用以注视他、束缚他、使他处于原始状态、反对使他开化文明的容易态度,伤害了人。

如果说对一个有色人种的人或一个阿拉伯人用蹩脚法语说话的人不承认在这行为中有缺陷、毛病,那是因为他从未思考过。就个人而言,有时我们在询问某些病人时,会感到在什么时刻我们略过……

面对这个低能、正在痴呆过程中的七十三岁的老农妇,我突然感到我那用来触摸和通过它受到触摸的触角倒塌了。对于我

来说，采取一个适合痴呆、低能的语言；“关心”这个可怜的七十三岁老人；去接近她，研究一个诊断，这些事实是我思考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的伤痕。

有人会说，这是个理想主义者。非也，倒是其他人是些卑鄙家伙。至于我，我始终用正确的法语跟“阿拉伯人”说话，且人家总是听懂我的话。他们尽可能地回答我，但我拒绝一切家长式的理解。

“你好，我的朋友！哪儿不好？哎？喂看一下好吗？肚子？心脏？”

……带有一点点门诊部的下属人员们非常熟悉的口音。

当答复是用同样的方式时，人们问心无愧。“您瞧，人家并不在跟您瞎扯。他们就是这样。”

在相反的情况下，必须收回伪足并以人的姿态出现。整个结构倒塌了。一个黑人对你说：“先生，我丝毫不是你的朋友……”天大的新鲜事儿。

但必须到更低层去。您在鲁昂或斯特拉斯堡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醉酒的老头不幸瞥见您。他坐到您的桌边：“你非洲人？达喀尔，吕菲斯克，妓院，女人，咖啡馆，芒果，香蕉……”您站起身来离开了；您受到一阵咒骂：“该死的黑鬼，你在你那偏僻荒漠地方才不会装得这么了不起！”

马诺尼先生描述了他称作“发迹”情结的东西。我们将重新考虑这些发现，它将使我们能理解殖民主义的心理学。但我们已经可以说：

说蹩脚法语是表达这个思想：“你，呆在你所在的地方。”

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俄国人法语讲得很糟糕。我试图用手势告诉他要问的情况，但这么做时，我根本不是要忘记他有一个本来的语言，一个国家，且他可能是他文明中的律师或工程师。总之，他对于我的群体而言是个外人，因而他的准则必然是不同的。

在黑人的情况下，就完全不同了。他没有文化，没有文明，没有这“悠久的历史往昔”。

可能在这上面重又找得到当代黑人的努力的根源：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文明的存在。

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黑人应该穿上白人给他做的号衣。看看儿童画刊，黑人都是嘴边挂着惯常的“是，先生”。在电影中，故事更加离奇。大部分在法国配音的美国影片复制出一些黑人典型：“Y a bon banania.”[①]。在最近的一部影片《冷酷无情的人》中，人们看到一个黑人在潜水艇上航行，讲最最通常的不规范语言。况且他真的是个黑人，走在后面，海军下士的略微发怒的动作就把他吓得发抖，并最终在意外遭遇中被杀害。然而我深信影片原版并不包含这种表达方式。而即使存在这种方式，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六千万公民是有色人种的民主的法国，配音竟会配成大西洋对岸的蠢话。因为黑人应该以某种方式出现，且从此就以“冷酷无情的”黑人出现——“我，好工人，从不撒谎，从不偷窃”，直至《阳光下的决斗》里的女佣，重又发现这种老一套。

对，人们要求黑人是好黑奴；提出了这个，余下的就进行顺利了。使他讲蹩脚法语，这是把他和他的形象连结起来，使他落入圈套，限制他，一种实质、一种他并不负有责任的外在表现的永久牺牲品。因此，就像一个犹太人不计其数地浪费金钱是可疑的一样，援引孟德斯鸠的黑人自然该受到监视。要明白我们的意思：如果有什么事与他一起开始的话，他要受监视。当然，我并不认为黑人大学生受到他的同学们或老师们的怀疑。但在大学圈之外，依然存在一群蠢人：重要的不是教育他们，而是引导黑人不要成为他们原型的奴隶。

① 正确的法语应为 Il y a de bonnes bananes. 意思是：“有好香蕉。”——译注

这些蠢人是一种经济—心理结构的产物,我们同意这说法:只是我们不对此作更多的引证了。

当一个黑人谈到马克思时,第一个反应如下:“人家培养了你们,而现在你们回过头来反对你们的恩人。忘恩负义的人!很明显,对你们不指望什么。”然后也有在非洲的种植园主那使人目瞪口呆无法辩驳的论据:小学教员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所肯定的是,欧洲人对黑人有一个确实的想法,没有什么比听到对自己说“您来法国多久了? 您法语讲得很好。”更加惹人生气的了。

有人可能回答我说这是由于许多黑人用蹩脚法语表达自己。但这么讲是太容易了。你们在火车上,你们问道:

“劳驾,先生,请问你餐车在哪儿?”

“行,我的朋友,你打走廊走,一直走,一、二、三,就是那儿。”

不,讲蹩脚法语,这是束缚黑人,是使白人以非常有毒的异体侵扰黑人的一种冲突局面继续存在。没有什么比一个黑人正确表达自己更引起轰动的了,因为他真正地安于白人世界了。有时我们会跟一些外籍的大学生交谈。他们法语讲得很糟:于是小克吕索埃,又名普罗斯佩罗,生活富裕了。他给他们作解释,教他们,评改他们的功课。跟黑人在一起,目瞪口呆到达登峰造极;他则很合潮流。跟他在一起,不再可能玩儿了,他纯粹是个白人的复制品。必须折服[①]。

---

① “我在医学院认识了一些黑人……一句话,他们令人失望;他们的肤色应该使他们能给我们机会变得善意的、宽宏大量的或科学上友好的。他们未尽到这个责任,未尽到我们良好愿望的这个要求。我们那一切令人落泪的体贴、一切八面玲珑的关怀都是我们的包袱。我们没有黑人要去哄,也没有什么可恨他们的;他们几乎完全以每天发生的小小工作和无谓的弄虚作假这个天平来衡量我们本身的轻重。”——米歇尔·萨洛蒙,《从一个犹太人到一些黑人》,《非洲影响》,第5期,第776页。

在所有刚才说过的事之后，人们明白黑人第一个反应是对那些打算给黑人下定义的人说不。人们明白黑人第一个行动是“反抗”，而既然黑人是参照他掌握语言的程度受到器重的，人们也就明白那下船者只用法语表达。因为他力求突出今后将发生的决裂。他成为一个新型的人，使他的伙伴们，亲戚们接受他这新型人。他的老母亲不再听得懂他的话，他谈论他的衬衫，杂乱无章的简陋小屋、木棚……这一切都配上合适的语调。

在世界各地，有野心家：“那些不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人”，而在他对面则有“那些保留住自己出身观的人”。如果从宗主国回来的安的列斯人想表示自己什么也未变，那他就用方言来表达。亲友们在码头上等他时，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不仅因为他到达而等他，而且含有这层意思：我在转折点上等他。必须给他们一分钟来作出诊断。如果这位下船者对他伙伴们说：“我很高兴又跟你们在一起了。上帝，这地方天气热，我不会在这儿待久的。”那么大家就被预告：来了个欧洲人。

在较特别的范畴中，在巴黎当一些安的列斯大学生相遇时，他们有两种可能性：

——或者拥护白人世界，也就是真正的世界，和当时正使用的法语，而他们仍有可能考虑一些问题和在他们作结论时倾向某种程度的世界性；

——或者不接受欧洲，“YO”[①]，通过方言重新相聚，十分舒适地安顿在我们叫作马提尼克 umwelt（环境）里；由此我们想说——尤其对我们的安的列斯弟兄们说——当我们的同学中的一位，在巴黎或在某个其他城市的学院中，试图认真地考虑一个问题时，人家指责他装作了不起的样子，而解除他武装的最好办

① 从属性上被当做“其他人”的一种指定方式，更加专门指“欧洲人”。

法是挥舞着克里奥尔语旗帜转向安的列斯世界。必须从这些理由中找出一个理由，为了这些理由，那么深厚的友谊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垮了。

我们的目的是使黑人摆脱束缚，我们要他们感到，每当面对白人，他们之间不理解时，就是缺乏区别。

一个塞内加尔人学克里奥尔语，以便让人把他当作安的列斯人：我说这是有束缚。

知道他的安的列斯人加倍嘲笑：我说这是缺乏区分。

正如大家所见，我们认为对安的列斯人的用语作研究，能给我们揭示他世界的一些特征，我们这么想没有错。一开始我们曾说过语言和集体之间有支撑的关系。

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想当白人的安的列斯人尤其因为把语言这个文化工具当成了自己的而更像是白人了。一年多以前，在里昂的一次讲演中，我对黑人的诗和欧洲人的诗作了对照，我记得一位宗主国的同志热情地对我说："其实，你是个白人。"我认为通过白人语言研究了一个如此有意思的问题这个事实给予我公民权。

必须从历史上理解黑人想说法语，因为这是可能打开那些五十年前尚且不准他进入的大门的钥匙。我们在那些进入我们的描述范围的安的列斯人身上又看到一种对语言的微妙和非凡性的探求——这同样也是向自己证明符合文化的办法[①]。有人说：安的列斯演说者有让欧洲人激动得快窒息的表达能耐。我

---

① 请参考因选举某位众议员候选人所产生的多得几乎不可置信的趣闻轶事。一张名为《自由的鸭子》的垃圾报不把B先生牵连到摘除内脏的克里奥尔主义誓不罢休。这确实是对安的列斯人的狼牙棒："不会用法语表达。"

想起了一件有意义的事:1945年,在选举活动时,众议员候选人埃梅·塞泽尔在法兰西堡男子学校向众多听众讲话。在演讲中间,一个妇女晕了过去。第二天,一位同志在叙述这件事时这么评论道:"法语是那么热情洋溢,以至于那位妇女激动得晕过去了。"[①]语言的力量!

有时候另外一些事实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夏尔-安德烈·朱利安介绍埃梅·塞泽尔:"一位取得大学教师学衔的黑人诗人……",或还有非常简单的用语:"黑人大诗人"。

在这些似乎适合常理的急需的现成句子中,有一种暗藏的微妙,一种固执的症结。要不是他写了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我不知道让·波朗是谁;我不知道卡卢瓦能有多大年纪,只记得他的生活表现,他时不时地用他的生命在天空画上几笔。但愿人家毫不指责我们情感过敏;我们想说的是布雷东先生这么说塞泽尔是不对的:"这是个运用法语的黑人,正如他今天并不是为了用法语是个白人。"[②]

但布雷东先生还是说出了实情,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现象之处,有什么要强调的东西,因为归根结蒂,埃梅·塞泽尔先生是个马提尼克岛人和有大学教师学衔者。

我们再一次发现米歇尔·莱里先生:"如果安的列斯作家们意欲同与正式教学相结合的文学形式决裂,那么这一意愿由于趋向一个更透风的未来,不会具有民俗的外貌。他们想要首先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专属于他们的使命,至于有些人则至少是想要成为一个有着被忽视的可能性的真正种族的代言人,他们

① 正确法语应为:"Le français était tellement chaud que la femme est tombée en transes."但这位同志的评论说成:"Français a té tellement chaud que la femme là tombé malcadi."——译注

② 《回乡笔记》引言,第14页。

鄙视由于求助于一种他们只能是像后天学习到的东西一样加以使用的语言而呈现给他们的手法，而他们的知识培养都是以几乎排他的方式通过法语进行的。”①

但黑人们将反驳我，像布雷东这样一个白人写这样的东西对于我们是种荣幸。

咱们继续往下……

① 米歇尔·莱里，前引文。

第二章　有色人种妇女和白种男人

人是向世界和他的同类活动。产生奴役和征服的挑衅活动;爱情活动,献身,对人们称作伦理定向的这种事物的最终约定。一切意识似乎能够同时或交替地表现这两种构成部分。被爱的人有力地支持我对我的男子特征进行假定,而想要无愧于别人的赞赏和爱慕的心理却在我们的世界观里,编织了一个更被看重的上层建筑。

在这类现象的理解方面,分析家和现象学家的工作显得十分艰难。虽然有个叫萨特的人描写了失恋,《存在和虚无》这本书只不过是分析背信弃义和不可靠,那么还是有真正的爱,实实在在的爱——当这个要求纳入人类现实的永久价值时,为别人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为自己所要求的——,这种爱需要调动彻底摆脱无意识冲突的精神要求。

对他人进行巨大斗争的最大恶果远远地消失在脑后了。今天我们相信爱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努力去发现其中的不完善,反常。

我们认为在有色人种妇女和白种男人的关系这章里,问题在于确定,如果这种自卑感或阿德勒[①]亢奋,这种过度补偿——这些似乎是黑人世界观标志——不被排除、真正的爱在什么范

---

①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门徒。——译注

围内依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最后当我们在《我是马提尼克岛女人》中读到“我本想结婚的,但要跟一个白人结婚。只是一个有色人种妇女在一个白人的眼里,从来也不是完全受尊重的。即使这白人爱她。我知道这一点。”时,我们有权感到不安。对于一种巨大的愚弄下结论的这一段引起我们思考。一天,一位名叫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的妇女受一个理由的驱使——我们觉察不到这理由的支持者——,写了两百零二页——她的生活——,书中听凭高兴地大量增加最荒谬的句子。某些社会阶层对这作品保持热烈欢迎,这使我们有责任分析这作品。我们认为任何的模棱两可都不可能:《我是马提尼克岛女人》是部减价作品,它宣扬不健康的行为。

马伊奥特爱上一个白人,她接受他的一切。他是个主人。她不索取什么,不要求什么,只不过是在她生活中沾点白色。而当提出要知道他是俊还是丑的问题,这位情人说:“我知道的就是他是蓝眼睛,金黄头发,苍白肤色,和我爱他”,——显而易见,如果把这些词重新组合,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话:“我爱他因为他蓝眼睛,黄头发和白皮肤。”而我们这些安的列斯人太知道这个了:黑人害怕蓝眼睛,那儿的人反复这么说道。

我们在引言中说从历史角度感受到经济上的低等时,我们没有太搞错。

“唉!有些夜晚,他得离开我去履行社交的义务。他到迪迪埃,法兰西堡的优美区,那儿居住着‘马提尼克岛的贵人’,他们可能不是十分纯种,但经常是非常有钱(一个人从拥有几百万家财开始被人承认是白人了),以及那些‘法国贵人’,大部分是公务员和军官。

“在安德烈的那些伙伴中间——他们跟他一样因战争而被

困在安的列斯群岛——，有些人成功地让他们的妻子来岛。我理解安德烈不能总是待在一边不参与。我也接受不被接纳入这个圈子，因为我是个有色人种妇女；但我不禁忌妒。他白费口舌地向我解释他的私生活属于他本人自己的事，而他的社会生活和军事生涯是不由自己做主的另一码事，我那么坚决要求，所以有一天他领我到迪迪埃。我们在其中的一个小别墅跟两个军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度过晚上，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欣赏这些别墅。他们的妻子宽容地注视我，使我受不了。我觉得自己太浓妆艳抹了，穿着不得体，我未给安德烈增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皮肤的颜色，总之我度过一个如此不愉快的晚上，以致我决定再也不向安德烈提出陪伴他了。"[①]

这位美人的愿望是去迪迪埃，马提尼克群岛的巨富们的林阴大道。这可是她说的：从拥有几百万财富起人就是白人了。别墅区长久以来迷惑了作者的目光。况且，我们的印象是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在欺骗我们：她对我们说她很晚才知道法兰西堡，十八岁左右；然而迪迪埃的别墅却诱惑她的童年。如果确定行为的时间就明白在这个事实中有不合逻辑的地方。确实，在马提尼克岛，经常幻想一种得救的形式，就是魔法似的变白了。迪迪埃的一幢别墅，它插入高处（迪迪埃山冈俯瞰城市）的上流社会，这就是实现了黑格尔虚拟的坚信。此外，人们相当清楚地看到人和财产的辩证法在这行动的描述中所占的位置[②]。然而，马伊奥特的情况还不是这样的。人家对她"板脸"。事情开始其车轱辘转……就因为她是个有色人种妇女，人家不容她入这些圈子。就因为她矫揉造作，人们变得愤愤不平。我们将明白为什么所有国

①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150 页。

② 《人和财产》，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家的马伊奥特·卡佩西亚这类人不许恋爱。因为另一人不该允许我实现幼稚的幻觉:相反他应该帮助我越过这些幻觉。我们在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的童年中重新发现表明作者方向路线的某些特征。每当有一个活动、一个震动,总是直接同这一目的有关。的确,似乎对于她来说白人和黑人代表世界的两极,永远在斗争的两极:真正的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话已说出口,必须记住——要么是白人要么是黑人,就是这个问题。

我是白人,就是说我具有美色和美德,黑人从不具备这两样东西。我是属于靓丽颜色人种……

我是黑人,我完全和世界融合在一起,与大地相互理解,在宇宙中心失去自我,而白人则不管他多么聪明,不能懂得阿姆斯特朗[①]和刚果的歌曲。如果说我是黑人,不是由于我倒霉,而是因为我绷紧了自己的皮肤,我能捕获到所有的宇宙气息。我真正是地下的一线阳光……

而人们因他的黑色或白色,沉浸在自恋的悲剧中,封闭在各自的特殊性中,进行着肉搏,只是时不时地,确实有几缕微光,然而,微光源头却受到威胁。

首先,问题就这样摆在马伊奥特的面前——在她五岁时和在她书中的第3页上:"她从课桌里拿出她的墨水瓶并把墨水洒在他的头上。"这是她自己特有的把白人变成黑人的方式。但她相当早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的虚妄;后来由卢卢兹和她的母亲告诉她一个有色人种女人的艰难。于是,由于不再能使人变黑,使世界成为黑人的世界,她试图把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变白。首先,她使自己变白:"我使自己付出昂贵的代价,比别处更贵,但我工作得更好,由于法兰西堡人喜欢干净床单,他们到我家来。

① 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号手和爵士乐歌唱演员。——译注

最后,他们对去马伊奥特家使自己变白感到自豪。"[1]

我们很遗憾马伊奥特·卡佩西亚毫无遮拦地把她的梦想告诉别人。接触她的无意识因而很容易。她非但绝对不暴露自己是黑人,反而要改变这事实。她得知自己外祖母是白人:"我为此而自豪。当然,我不是单单只具有白种人血统,但有一个白种人外祖母比有一个白种人外祖父更不平凡[2]。那么我的母亲是个混血儿?看到她的苍白色皮肤我本该料到这一点的。我发觉她比以前更漂亮、更优雅和更出众了。如果她嫁给一个白人,我可能完全是个白人了吧?……且生活对于我可能会不那么艰难?……我想起这位我未曾谋面,并因爱上一个马提尼克岛的有色人种男人而死去的外祖母……一个加拿大女人怎么能爱一个马提尼克岛人?我总是想到神甫先生,我决定爱一个白人,一

---

①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131页。

② 白人是主子,更简言之,是男性,他可以享受同许多女人睡觉的奢侈。这在所有国家中是真事,在殖民地则更甚。但一个白种女人接受一个黑人,这自然而然地呈现浪漫的面貌。这是献身而不是强奸。事实上,在殖民地没有白人和黑人妇女之间的婚姻或同居,但混血儿的数字却惊人。这是因为白人同他们的黑人女佣睡觉。这并不因此而同意马诺尼的这一段:"这样,我们的一部分倾向很自然地把我们推向最陌生的家伙。这不仅仅是个文学上的海市蜃楼。这不是文学,当加利埃尼(Gallieni [1849—1916],法国将军,1921年追认提升为元帅。—译注)的士兵在年轻的'Ramatoa'中给自己选择有点临时性的伴侣时,这种幻想无疑淡薄了。事实上,最初的接触并不困难。这部分是由于马达加斯加人的性生活是健康的,几乎没有复杂的性行为表现。但这也证明种族的冲突逐渐形成和不是自发产生。"(《殖民化的心理学),第110页》。我们什么也别夸大。当征服者队伍中的一个士兵和一个马达加斯加姑娘睡觉,在他方面大概没有任何相异性的尊重。种族冲突不是后来来的,是并存的。一些阿尔及利亚的移殖民同他们十四岁的小保姆睡觉丝毫不证明在阿尔及利亚没有种族冲突。不,问题更加复杂。——马伊奥特·卡佩西亚是对的:成为一个白种女人的女儿是种荣幸。这说明她不是'下三滥'的女儿。"(人们把这个词留给马提尼克岛上所有土著的后代子孙;我们知道他们人数众多:例如奥贝里,以有五十个子孙而闻名。)

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一个法国人。”[1]

我们被提示马伊奥特所倾向的是趋向于乳化。因为最终应该使人种变白;所有的马提尼克岛妇女知道这事,反复说这事。使人种变白,拯救人种,但不是人们所能料想的含义:不是保护她们在其中成长的那个社会内部的那份独创性,而是保证其变白。每当我们想分析某些行为时,我们就避免不了出现引起恶心的现象。在安的列斯群岛,决定选择一个情人的词句、谚语和小短句的数量多得离奇。问题是不要又再陷入黑种人中,于是所有的安的列斯妇女力求在调情和男女关系中选择最不黑的男人。有时候,为了辩白投资不当,她们不得不求助于如下的理由:“X是长得黑,但那个可怜女人比他更黑。”我们认识许多女同胞——在法国的大学生,她们以完全白人的坦率向我们承认她们不会嫁给一个黑人。(已经逃脱了却再自觉地回转去?啊!不,谢天谢地。)她们补充道,况且这不是我们否认黑人的一切价值,但你们知道,最好是白皮肤的。最后,我们跟她们中的一个人交谈。她精疲力竭,毫不客气地责备我们说:“况且,塞泽尔之所以那么要求他的黑色皮肤,那是因为他感到不幸。白人们要求他们的白色皮肤吗?我们每人身上有白色皮肤的潜在性,某些人想不知道这一点,或简而言之想推翻这点。至于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黑人。”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少数,我们承认感到不安,因为这个马提尼克岛姑娘过不了几年后就学士毕业并去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个学校教书。人们很容易料到将发生什么事。

一件巨大的工作等待着安的列斯人,他要预先客观地筛选他们那儿当前的偏见。当我们开始这个在我们医学研究的结局

①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59页。

时到来的工作时,我们自告奋勇地把它作为论文进行答辩。然后,辩证法要求我们采取重叠的立场。虽然可以说我们曾谋求解决黑人的精神束缚,我们还是不能回避某些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可能是心理学的,但会产生得出别的科学结论的效果。

一切实验,尤其当它显得不出成果时应该进入现实的组成中,并用这种方式,在这个现实的再组成中占一席之地。就是说那些欧洲家庭,因其毛病和缺点,因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被人瞧不起,众所周知与社会有紧密联系的家长制的欧洲家庭产生大约十分之三的神经症患者。问题在于依靠心理分析、社会学和政治的资料来建立一个双亲环境,这环境能够不是消除而是减少残渣部分,这是就这个词的反社会意义上说的。

换句话说,问题在于知道"基本人格"是已定了还是易变的。

所有这些头发蓬乱寻找白人的有色女人在等待。当然有一天她们会突然发现自己不愿回头,她们想着"一个良宵,一人可心情人,一个白人"。她们也可能有一天发现"白人不娶黑人妻子"。但她们甘愿冒险去做,她们应当做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要白皮肤。为什么?再容易不过了。下面是满足精神的一个故事:

"一天,圣皮埃尔看见三个人到达天堂门口: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一个黑人。

'你想要什么? 他问那白人。'

'钱。'

'你呢? 他对那混血儿说。'

'荣誉。'

而当他转向那个黑人时,黑人满脸笑容地对他宣称①:

'我是来替这两位先生拎箱子的。'"

最近埃蒂安布尔谈到他的一个沮丧:"当我是个愣头青时,一个与我有来往的女朋友听到我在用本义和惟一合适的话对她说:'你是个黑人。''我?是个黑人?你没有看到我几乎是白人?我讨厌黑人。黑人们发出臭味。他们又脏又懒。决不要跟我谈起黑人。'她感到受了侮辱站起身来。"②

我们认识他的另一个女朋友,她有一张巴黎舞厅的名单,在那儿不会有碰见黑人的危险。

问题在于知道黑人是否可能超越他那从他生活中减少或排除强迫性的感觉,这种性格使他同恐怖症患者的举止那么类似。在黑人身上,有一种感情的激化,感到自己渺小而狂怒,丧失整个人类所有的能力,这些把他禁锢在无法容忍的岛国状态。

安娜·弗洛伊德在描绘自我退缩现象时写道:"这也就是保护这个自我反对外界的刺激;这种退缩作为避免不愉快的方法,不属于神经症的心理学:它只是在自我发展中构成一个正常阶

---

① 黑人的微笑"le grin"似乎曾引起许多作家的注意。下面是贝尔纳·沃尔夫(Bernard Wolfe)所说的:"我们喜欢描述黑人对我们满脸笑容。而他的微笑,就像我们所见的那样——就像我们所创造的那样——始终意味着赠送……"

沿着广告、银幕、食品标签,无休止的赠送……黑人依靠维尼商店给夫人提供她那新的"克里奥尔深色"纯尼龙,她那"奇形怪状"、"曲曲弯弯"的花露水瓶和香水瓶。皮鞋油、雪白的床单,舒适而运输便捷的低矮行李床;为逗小孩快活的摇滚乐、摇滚爵士乐、喜剧、美妙的兔子兄弟(Brer Rabbitt)故事。始终带着微笑服务……一位人类学家写道(a)"黑人由于恐吓和武力的极端制裁,保持着他们那卑躬曲膝的态度,而白人和黑人同时都十分清楚这点。然而白人还是要求黑人在所有同他们的关系中表现出微笑,殷勤和友好……"《雷米斯叔叔和他的兔子》,贝尔纳·沃尔夫,《现代》,43期,第888页。

(a)杰弗里·戈勒,《美国精神:对民族特性的研究》。

② 《论米歇尔·库尔诺的〈马提尼克岛〉》,《现代》,1950年2月。

段。对于一个年轻的、可塑的自我,在某一个方面遭到的所有失望有时由其他方面的圆满成功来弥补。但如果自我变得僵化或不再容忍不愉快并强制地坚持逃避反应,自我的培养因而受到不良影响,自我由于抛弃了太多的见解,变成片面的,失去自己太多的利益并眼看自己的活动失去其价值。"①

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黑人不能对岛国状态感到满意。对于他来说只存在一扇走出去的大门,而这扇大门开向白人世界。据此产生要引起白人注意的这种永恒的定见,同白人一样强大的这一关切,获得保护层所有权的坚决意志,即进入一个自我的构成的存在部分或拥有部分。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黑人试图由内部和白人的圣地相接合。态度反映意图。

作为已经成功的自卫过程的自我退缩对于黑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他缺少白人的赞同。

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神秘地十分惬意,唱着令人陶醉的赞美歌,她好像是个天使,并"十分欢乐和全身雪白"地翱翔。然而有《绿色牧场》这么一部电影,里边的天使和上帝却是黑皮肤,但这使得我们这位作者非常反感:"怎么能想像上帝长成一个黑人的容貌?我想像的天堂不是这样的。但毕竟,这只不过是部美国电影。"②

确实,仁慈善良的上帝不可能是黑皮肤的,他是位双颊红润的白人。从黑人到白人,变化的线路就是这样。如果白人,则他就是有钱、英俊、聪明。

然而,安德烈向别的天空出发给别的马伊奥特带去"白色的使命";美妙的蓝眼睛小基因,沿着染色体的通道滑行。但身为

① 安娜·弗洛伊德,《自我和保护机制》,安娜·贝尔曼译,第91—92页。

②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65页。

高尚的白人,他留下几条指示。他谈到他们的孩子:“你要抚养他,你要跟他谈到我,你对他说:这是个上等人。你必须工作以便配得上他。”[①]

尊严?他不再需要得到尊严,它现在已被织进了他的动脉的迷宫中,深深扎在其粉红的小手指甲中,很稳固,很白。

父亲呢?下面是艾蒂安布尔说的话:“一个种族的好典型;他谈到家庭、工作、祖国、高尚的贝当(Pétain)和仁慈的上帝,这些使他能按惯例使她怀孕。上帝利用了我们,那位十足的下流胚、漂亮的白人、卓越的军官说道。在这之后,按照同样的贝当主义和迷信的惯例,我把她扔给你。”

在结束那位女人——她那位白色主人就像死了一样,而她在一本陈列着一些可悲地死去的事物的书中就由死人们护卫着——的故事之前,我们要求非洲给我们委派一个使者[②]。

非洲没让我们等待;是阿布杜莱·萨迪用《尼尼》[③] 给我们描述了黑人面对欧洲人能是什么样的举止。我们说过,存在敌

---

①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 185 页。

② 自从出了《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后,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写了另一部作品:《白色的黑女人》。她想必是发觉所犯的错误了,因为人们看出提高黑人身价的企图。但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并非是无意识的,她有好的打算。只要这位小说家给她的人物留有一点儿自由,这总是为了凌辱黑人。她所描写的黑人都是些坏蛋或是说蹩脚法语的人。

此外,我们已对未来作了推测,我们可以肯定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离开她的故乡,一去不复返了。在她的两部作品中,留给她的女主人公惟一的态度是:离开。这个黑人故乡显而易见是十分讨厌的。果然,在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周围漂浮着不幸与厄运。但这厄运是离心的。马伊奥特·卡佩西亚被禁止。

但愿她不再用她的愚蠢言行来使诉讼扩大。

喔,连累人的小说家,太太平平地离开吧……但您要知道,在您那苍白的五百页之外,人们总会找得导向中心的正直之路。

这一点,由不得您了。

③ 《非洲影响》,第 1—2—3 期。

视黑人者。况且不是黑人的仇恨激励他们;他们没这个勇气,或是不再有此勇气。仇恨不是给予的,它该随时被获得。上升到本质,同多少有点被认可的犯罪情结冲突。仇恨要求存在,而有仇恨的人该用行动,一种合适的行为表现出这种仇恨;在某种意义上,他应该变成"仇恨"。所以美国人用歧视替代私刑处死。各人站在自己的一边。因此,在黑非洲(法属非洲?)的那些城市中有欧洲区,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穆尼埃(Mounier)的作品《黑非洲的觉醒》已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我们急不可待地等待非洲的声音。多亏阿利乌纳·迪奥普(Alioune Diop)的杂志,我们得以调整推动有色人种的心理动机。

这令人十分惊讶,在这一段中从最宗教上的词义说:"康皮安先生是圣路易惟一的光顾圣路易俱乐部[1] 的白人,他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他是塞内加尔的桥梁和道路建筑工程师和公共工程部副部长。人们认为他是和黑人十分友好的,比费德尔布中学老师,曾在圣路易俱乐部作了一次有关种族平等的报告的罗丹先生更加同黑人友好,他们中这个人或另一个人的善良是激烈讨论的永恒主题。无论如何,康皮安先生更加经常来往于俱乐部,他在俱乐部有机会认识一些有礼貌并对他表示尊重的土著;他们喜欢他并以他来到他们中间而感到自豪。"[2]

作者是在黑非洲当教员,他感谢罗丹先生作这个种族平等的报告。我们把这种局面称作耻辱,我们理解穆尼埃有机会所遇见的当地青年们向他诉的苦:"我们这儿需要的是像您这样的欧洲人。"人们随时感觉到对于黑人来说,遇见一位能体谅人的

① 当地青年聚会的俱乐部。对面有十分欧化的平民俱乐部。

② 《尼尼》,《非洲影响》,2,第280页。

杜巴布(toubab)[1] 这个事实,代表一个谅解的新希望。

通过分析阿布杜莱·萨迪先生的小说的几个段落,我们试图如实地记载有色人种妇女面对欧洲人的反应。首先有黑人和混血儿之分。前者只有一种可能和一桩心事:变白。后者不仅想变白,而且要避免倒退。其实,有什么比一个混血儿嫁给一个黑人更不合逻辑的?因为,必须最后明白这一点,这涉及拯救人种。

由此产生尼尼的极端混乱:难道一个黑人没有鼓起勇气向她求婚吗?一个黑人甚至给她写信:"我献给您的爱是纯洁和坚定的,它丝毫没有那种用谎言和幻想来哄骗您的不合时宜的温情脉脉……,我想见到您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十分符合您的魅力的环境里……我把您到我家来和为您贡献自己的一切看作是非凡的荣耀和最大的幸福。您的恩宠将使我的家蓬荜生辉和光芒四射……再说,我认为您十分开朗和温情体贴,不会粗暴地拒绝接受一种只是想使您幸福而奉献的忠实爱情。"[2]

最后这句话想必不至于使我们惊讶,通常,混血儿该无情地拒绝想吃天鹅肉的黑人。但由于她开明,她没有只看情人的肤色而不看重他的忠诚。阿布杜莱·萨迪在描述马克塔时写道:"他是理想主义者和坚信彻底变化的信徒,仍然相信男人们的真挚和忠诚,且他往往设想在一切方面惟有优点该胜利。"[3]

马克塔是谁?他是个年轻人,江河企业的会计,他写信给一个小打字员,她十分笨,但她具有最无争议的优点:她几乎是白肤色的。那么,人们请求原谅他冒昧地写信:"胆大包天,可能是

---

① 欧洲人。

② 《尼尼》,《非洲影响》,第286页。

③ 同书,第281,282页。

第一次一个黑人竟敢如此斗胆。”[1]

人们请求原谅胆敢向一个白人提出黑人的爱情。我们在勒内·马朗的书中重又发现这一点:这种害怕,这种胆怯,黑人在同白人或不管怎么说同一个比他白的女人的关系中的这种低三下四。同马伊奥特·卡佩西亚接受安德烈老爷的一切一样,马克塔成为混血儿尼尼的奴隶。准备出卖他的灵魂。但等待这个恬不知耻的人的结局是不接纳。那个混血儿认为这封信是个侮辱,是侮辱她“白种人姑娘”的名誉。这个黑人是个笨蛋、强盗、缺乏教养的人,需要教训教训他。她要教训他;她要教他审慎稳重些,不要胆大妄为;她使他明白“白皮肤”不是为“黑炭”而长的[2]。

在这种情况下,黑白混血者们都随声附和她的愤怒。人们谈论把事情诉诸法院,使那黑人到重罪法庭应审。“人们要给公共工程部部长、殖民总督写信,向他们揭发那黑人的行为并解雇他,以补偿他所犯下的精神损害”。[3]

这样的不遵守原则应该被处以阉割。最后是人们要求警察局训诫马克塔。因为如果他“重又开始丧失理智的病态举动,人们将让便衣警察德鲁先生来教训他,德鲁被同事们称作凶狠厉害的白人”[4]。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有色人种姑娘如何对来自她的一个同属的爱情表示起反应的。现在我们来寻思白人方面发生什么事。这还得请萨迪的帮忙。他对白人和混血儿姑娘结婚所引起的反响所作的长时期研究将给我们充当赋形剂。

---

① 《尼尼》,《非洲影响》,第 281 页。

② 同书,第 287 页。

③ 同书,第 288 页。

④ 同书,第 289 页。

"一段时间以来,全圣路易市流传一个消息……首先是一个窃窃私语一传十、十传百,使得年老的'夫人们'那满布皱纹的脸舒展开来,她们那黯淡的目光重又活跃起来;然后是青年们,睁大着只见眼白的眼睛,张开着厚嘴唇的嘴,大声嚷嚷地传递消息,使人震惊地发出:啊! 不可能……你怎么知道的? 这可能吗……这可真够劲……这让人笑痛肚子……一个月来传遍整个圣路易的消息令人愉快,比世界所有的许诺还更使人高兴。它圆了某个伟大和荣誉的梦想,它使所有的黑白混血姑娘、尼尼们、娜娜们和内内特们生活在她们故乡的自然条件之外。萦绕在她们脑际的伟大梦想是有个欧洲白人娶她们。可以说她们所有的努力趋向这一目的,这目的几乎从未达到过。她们需要指手画脚,爱好可笑的炫耀,她们那算计好的、做作的、令人作呕的态度,就是狂热爱好荣华的结果,她们需要一个白皮肤男人,全白的,且只要这点。几乎所有这些姑娘在她们整整一生中等待这根本不可能的好运。她们就在这种等待中变老并被迫陷入凄惨的隐退生活深处,在这种生活中,梦想最终变成高傲的顺从……

"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一个完全的欧洲白人——民政部副部长达里韦先生,向中间色调的混血儿戴德求婚。不可能。"①

这位白人对这混血姑娘表白爱情的那一天,想必发生某些特别的事情。融入到一个似乎封闭的集体,得到承认。心理上的贬值、这种降低感及其后果、达到明亮的不可能性,都彻底消失了。很快,这位混血姑娘从奴隶的行列过渡到主人的行列……

① 《尼尼》,《非洲影响》,489 页。

她以她过度补偿的行为得到承认。她不再是想要成为白人的人,她是白人了。她进入白人的世界。

保尔·莫朗在《黑人的魅力》中向我们描述这样的现象,但随后我们学会了怀疑保尔·莫朗。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提出下面的问题可能有意思。有教养的混血姑娘,特别是大学生具有双重暧昧行为。她说:"我不喜欢黑人,因为他野蛮。不是从吃人肉意义上的野蛮,而是他缺乏敏感。"抽象的观点。而当人们反驳她说一些黑人在这方面能胜她一筹时,她提出他们长得丑。矫揉造作的观点。面对黑人的真正审美观的证据,她说她不懂;于是人们试图向她显示美学的标准:鼻翼翕动,呼吸暂停,"她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丈夫"。最后,求助于主观性。正如安娜·弗洛伊德所说,如果人们因切除自己的一切防守过程而使其自我陷入绝境,"如果人们使无意识的活动变成自觉的,那么人们显示出其防守过程并由此使这过程变成无效,更加削弱之并且有利于病态过程"①。

但在这里,自我不必自卫,既然其要求是被认可的;决定嫁一个白人。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一些家庭全家遭到讥笑。三四个混血姑娘里增添一些混血儿骑士,然而,她们所有的伙伴身边有白人。"这特别被看作是对她们全家的冒犯;这种冒犯要求补偿"。因为这些家庭在其最合情合理的憧憬中受到羞辱,他们遭受的伤害落在他们生活活动本身上……落在他们生活的紧张状态上……

她们想参照一种远大愿望改变自己,"进行发展"。人们拒绝给予她们这个权利。不管怎样,人们和她们争夺这权利。

根据这些描述有什么想法?

---

① 安娜·弗洛伊德,同前书,第58页。

不管是马提尼克岛女人马伊奥特·卡佩西亚，还是圣路易人尼尼，都是重蹈覆辙。同样地经历两面的过程。企图通过内心化，重新具备一开始就被剥夺权利的那个价值。因为黑人姑娘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所以她渴望使自己为白人世界接纳。在这种企图下，她以一种我们叫作"情感的强烈兴奋"现象来自助。

这项工作包括了七年的探索和观察；不管我们认为是什么领域，一件事情感动了我们：低微的黑奴、高贵的白人，两种人的表现都按照一种神经症的方向线。因此导致我们参考心理分析的描述来考虑他们的精神错乱。黑人在其行为中类似强迫性神经病类型，或更可以说他完全处于情景性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在有色人种身上，有逃避自己的个性和使他那个人化为乌有的企图。每当一个有色人种提出异议，就有精神错乱。每当一个有色人种拒绝，就有精神错乱。我们以后在第六章中会看到被贬低的黑人从使人丢脸的不安全到鲜明的自我谴责，直至绝望。黑人面对白人或他同属时，其态度往往表现为病理学领域的神经错乱。

有人反驳我们说这里涉及的黑人身上没什么精神病的东西。然而，我们要举出两个十分说明问题的带有某种特点的行为。几年前，我们认识了一个黑人，他是学医的大学生。他有一种强烈的印象：怀才不遇，他说不是在大学的才华方面而是从人的观点来说不受器重。他强烈地感到他永远也不会为白人认作同行，并为欧洲病人认作医生。在这些神经错乱的预感时刻[①]，精神病多发时刻[②]，他感到极度兴奋。后来，有一天，他入伍当助理医师；且他补充说，他毫无理由地不接受去殖民地或被一个

① 杜布利诺，《神经错乱的直觉》。

② 拉康。

殖民单位派用场。他要一些白人听从指挥。他是个领导；像这样，别人得怕他尊敬他。事实上，这是他想要的，他寻求的：引导白人和他一起具有黑人的态度。就这样，他为那时刻困扰他的“意象”——黑人在白人老爷面前惊恐、颤抖、低声下气——进行报仇。

我们曾认识一位同志，他是宗主国的一个港口的海关检查员，他检查旅游者或过境者时十分严厉。他对我们说道：“因为，如果你不厉害，他们就把你看作是个蠢货。由于我是黑人，你想这两个词的含义……”

阿德勒在《人的认识》中写道：“为了清查一个人的世界观，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犹如从童年印象开始直至现今事物状况，划了一条线。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将成功地确实开辟一个研究对象直至当时所行进的道路。这是条曲线，‘方向指示线’，个人的生活从其孩提时代起概括地呈现在这条线上……因为真正起作用的始终是个人的方向线，这条线和轮廓是受到某些改动，但其主要内容、能量和方向本身继续存在，根深蒂固和从童年起就一成不变，它同童年的周围环境并非没有关联，这个环境后来在人类社会所固有的更广阔的环境解脱开来。”①

我们预感到，且有人已发现，阿德勒的性格心理会帮助我们了解有色人种的世界观。由于黑人是过去的奴隶，我们也求助于黑格尔；而且，最后，弗洛伊德大概能协助我们的研究。

尼尼，马伊奥特·卡佩西亚：要求我们思考的两种行为。

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但这是些假问题，我们不予考虑。况且我们要说对存在物的一切批评牵连到一种解决办法，如果真有人能向他的同

① 阿德勒，《人的认识》，第57－58页。

类——即向自由——提出解决办法的话。

我们断定的是毛病应该一劳永逸地根除。

第三章　有色人种男子和白种女人

这种突然成为白人的欲望,从我内心最阴暗的部分,透过阴影地带,油然升起。

我不愿被人认作黑人，而是要被认作白人。

然而——这恰好是黑格尔没有描述的一种认识——除了白种女人,谁能这么做? 她由于爱我,向我证明我配得上一个白人的爱情。人家把我当作白人来爱。

我是个白人。

她的爱情给我打开那条通往完整倾向的杰出长廊……

我娶白人的文化、白人的美、白人的白。

我那双无所不在的手抚摸着雪白的双乳,在这双乳中,我把白人的文明和尊严变成我自己的。

三十来年前,一个面色最好的黑人,同一个“挑逗情欲”的金发女子热火朝天地交欢,在性欲高潮时欢呼道:“舍尔歇万岁!”当人们知道舍尔歇是让第三共和国采纳取消奴隶制法令的那个人时,人们就会明白应该更坚决地主张黑人与白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个轶事不是真的;但它能具体化并维持了这些年这个事实是一种迹象:他没搞错。因为这桩轶事激起一种鲜明或潜在的,但真正的冲突。冲突的经常性强调指出黑人世界的加入。换句话说,当一个故事保持在民间传说的内

部，这可以说是表达了一个地区的“地方魂”。

随着分析《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和《尼尼》，我们明白黑种女人面对白人是如何表现的。利用勒内·马朗的一部小说——似乎是作者的自传——，我们争取了解在黑人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吧。

问题提得很巧妙，因为让·韦纳兹使我们对黑人的态度作更深入的研究。怎么回事？让·韦纳兹是黑人。原籍安的列斯群岛，他长期住在波尔多；所以他是个欧洲人。但他是黑皮肤；所以他是个黑人。悲剧就在这里。他不了解他的种族，而白人们又不了解他。他说：“通常，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不愿意对他们的殖民地的黑人一无所知，他们错误地认识他们按自己想像所培养的黑人。”①

作者的个性并未像人们所想的那么容易地和盘托出。他是个孤儿，在省里一所中学寄宿，假期中他仍然寄宿。他的朋友和同学们以随便什么很小的借口，分散到法国各地，而这位小黑人养成反复思考的习惯，因为他的最要好朋友是他的书本。说得过分点，在一长串、过长的“旅伴”名单中，有某种非难、某种不满、一种难以克制的挑衅，作者把这名单交给我们一阅：我说得过分，但问题恰好在于是这么干的。

由于他不能融合，不能不被人注意，他就跟死人交谈，或至少跟不在场的人交谈。他的谈话与他的生活截然相反，越过世纪和大洋。马克－奥莱尔（Marc-Aurèle）、儒安维尔（Joinville）、帕斯卡尔（Pascal）、佩雷斯·加尔多斯（Perez Galdos）、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如果我们必须无论如何给让·韦纳兹一个形容语的话，那么我们说他是个内向的人，

① 《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人》，第 11 页。

另外一些人说他是个易动感情的人,但是个给自己保留在思想和认识方面占上风的可能性的易动感情者。这是个事实,他的同学和朋友们十分尊重他:“多么不可救药的幻想者,您知道,我的老朋友韦纳兹,他是个古怪的人!他只是为了涂满他的旅程小本才走出自己的书堆。”[1]

但他是个用西班牙语歌唱并接着译成英语的易动感情者。一个腼腆的人,但也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在我离开时,我听见迪夫朗德对他说:这个韦纳兹是个好小伙子,通常愁眉不展和沉默寡言,但很易动感情。您可以信任他。您等着瞧吧。这是个人们所希望的黑人,人们喜欢,就像希望见到许多白人。”[2]

对,当然,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一个天生的不安分的人。再说,我们知道勒内·马朗热爱安德烈·纪德。我们想在《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人》中发现一个令人联想到《狭窄的门》中结尾的结局。这种开端,这种动人的痛苦语气、精神的不可能性的口吻,仿佛对热罗姆和阿莉莎的奇遇发出反响。

但事实是韦纳兹是黑色皮肤。是头喜欢孤独的熊。是个爱沉思的人。当一个女人想跟他调情时:“您是来找我这头熊!当心,夫人。胆子大白搭,但如果您继续这样招摇,您会使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的!一个黑人。呸!这不算数的。同这个种族的随便一个什么人来往有失身份[3]。”

首先,他要向其他人证明他是个男子汉,他是他们的同类。但我们丝毫别搞错,让·韦纳兹才是应该要说服的人。他的内心也像欧洲人的那样复杂,在这内心深处存在犹豫不定。但愿人

---

① 勒内·马朗,同前书,第87页。

② 同书,第18—19页。

③ 同书,第45—46页。

们原谅我们说这句话：让·韦纳兹是个要打倒的人。我们将全力以付。

他在援引司汤达和"凝聚"现象后，确认"精神上把库朗热夫人当成安德莱去爱，肉体上则跟克拉丽丝在一起。这是荒谬的。但事情就是这样，我爱克拉丽丝，我爱库朗热夫人，尽管我并不真正想要这两个人。她们对于我只不过是个能给自己替换的借口。我在她们身上研究安德莱并学会用心去认识她……我不知道。我不再知道。我不想力求知道随便什么事情，或确切地说，我只知道一件事了，即黑人是和其他人同样的人，像其他人那样的人，以及他的心地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觉得是单纯的，也可能跟欧洲人中心地最复杂者的一样复杂"[1]。

因为黑人的单纯是一些肤浅的观察家想像出来的一个神话。"我爱克拉丽丝，我爱库朗热夫人，而我真正爱的是安德莱·马里埃尔。就她一个人，不是别人。"[2]

安德莱·马里埃尔是谁？您知道，是诗人路易·马里埃尔的女儿！原来如此，这个黑人，"他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刻苦勤奋学习，达到欧洲的想法和文化"[3]，却不能摆脱他的种族。

安德莱·马里埃尔是白皮肤，一切解决办法似乎都不可能。然而与佩伊奥、纪德、莫雷阿及伏尔泰的来往似乎消灭了所有这一切。让·韦纳兹是真心诚意的，他曾"相信这个文化并开始喜欢这一为了让他使用的被发现和赢得的新世界。他的错误有多大啊！只要他年龄大了，去为被他祖先选择寄居的国家服务，就足以令他终于思忖是否他周围的一切背叛了自己，白种人民不

---

① 马朗，同前书，第 8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书，第 36 页。

认他是他们自己人,黑人几乎不承认他"[1]。

让·韦纳兹感到自己没有爱就不能活,他梦想爱。他幻想爱,并写了下面几句诗:

"当人们恋爱时必须什么也不说,
最好把这隐瞒起来装着若无其事。"

安德莱·马里埃尔给他写信表达自己的爱情,但让·韦纳兹需要获得准许。必须有个白人对他说:娶我的姐妹。韦纳兹向他的朋友库朗热提了许多问题。下面几乎是库朗热答复的全文:

"老朋友,

"你再次就你的情况跟我商量,我再次并只此一次对你提提我的看法。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你对我叙述的你那种情况是最清楚明白的。然而请允许我清扫你面前的道路,这对于你将完全有利。

"你到底几岁背井离乡到法国的?我想,是三四岁吧。你从来也未重返你的岛国故里并丝毫不坚持要再见你的故乡。从此你始终住在波尔多。你是在波尔多当殖民官员的,是在波尔多度过你大部分的行政节假日的。简而言之,你是真正的在我们的家园。可能你没很好地体会到这点。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你是个波尔多的法国人。把这点深深地扎在你的脑袋里。你对你的同胞安的列斯人一无所知。我甚至感到惊讶你竟能同他们融洽相处。况且,我所认识的他们这些人跟你毫不相似。

---

① 马朗,同前书,第36页。

"事实上,你像我们,是'我们'。你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想法。你像我们现在和以前那样地行事。你认为自己——和人们以为你——是黑人?错了!你只是表面上是黑人。至于其余的,则你是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欧洲男人只爱欧洲女人,你几乎只能娶一个你始终在那儿生活的国家里的女人,一个法国本地——你真正的、惟一的故乡——的姑娘。既然如此,我们来说你写最近这封信的原由吧。一方面,有一个名叫让·韦纳兹的,他跟你弟兄般地相似,另一方是安德莱·马里埃尔小姐。安德莱·马里埃尔是白皮肤,爱上让·韦纳兹,他肤色深褐并爱慕安德莱·马里埃尔。这并不妨碍你问我该怎么做。有趣的傻小子!……

"回到法国后,赶紧上那个想像中已属于你的心上人的父亲家去,并向他咚咚响地拍着胸口高声说:'我爱她。她爱我。我们相爱。她必须成为我的妻子。否则我自杀在您的脚下。'"①

那白人受到央求,于是同意把他的姐妹给他,——但有个条件:你跟真正的黑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你不是黑皮肤,你是"深褐色"的。在法国的有色人种大学生十分熟悉这个过程。人们拒绝把他们看作真正的黑人。黑人是野蛮人,而大学生却是个文明人。你是"我们的人",库朗热对他说,如果人家以为你是黑人,那是搞错了,你只是有黑人的表象。但让·韦纳兹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

他知道"对这种使人丢脸的驱逐感到愤怒的大多数的黑白混血儿和黑人一到欧洲只有一个想法:满足他们对白种女人的胃口。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和那些肤色较浅的人中经常甚至否认

① 马朗,同前书,第152,153,154页。

他们的家乡和他们的母亲,在那儿很少因爱而结婚,而是为了满足制伏欧洲女人并带有某种骄傲的报复味道的婚姻。

"于是我思忖我是否像大家一样,我跟您这个欧洲女人结婚时是否似乎宣告我不仅厌恶我这个种族的女人,而且受白皮肤欲望的吸引——自从白人统治了世界,这白皮肤对我们这些黑人是禁止的——,我隐隐约约地在一个欧洲女人身上为她的祖先几个世纪以来使我的祖先所遭受的一切雪耻报仇。"

为了摆脱主观上的急迫要作多大的努力啊。我是个白人,我生在欧洲,我所有的朋友是白皮肤。在我住的城市里黑人不到八个。我用法文思考,我的宗教是法国。您听懂我的话吗,我是欧洲人,我不是个黑人,为了向您证明这一点,我就要作为文职人员向真正的黑人表明他们和我之间存在的差别。的确,您再专心读一读这作品,您会信服的:

"谁敲门? 啊! 真的。

"'是你吗,苏阿?'

"'是我,司令。'

"'找我有什么事?'

"'点名。外面五个卫兵。十七个俘虏——一个不缺。'

"'除这之外,没有什么新鲜事吗? 没有邮件的消息吗?'

"'没有,司令。'"①

韦纳兹先生有几个送信件的人。他小屋子里有个黑人姑娘。对那些似乎惋惜他离去的黑人,他觉得惟一要说的事是:"你们走吧,走吧! 行啦……离开你们我感到很遗憾。走吧!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离开你们只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因为我在此感到太孤单、太空虚、太缺乏我所必需的一切舒适,而

① 马朗,同前书,第162页。

幸亏你们还不需要这些东西。”[①]

当我们读到这些句子,我们不禁想到费利克斯·埃布埃,一个无可争辩的黑肤色人,他在同样的条件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明白自己的责职。让·韦纳兹不是个黑人,不愿是个黑人。然而,一个裂缝在他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有某种难以确定的、不可逆转的东西,真正的哈罗德·罗森堡的“那个范围里的事”[②]。

路易-T.阿希尔在其1949年的种族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间婚姻,人们可能会思考在什么程度上,这对于有色人种配偶来说不是对肤色偏见——他长期受这偏见之苦——在他自身和他的眼中的消灭的主观认可。在许多情况下研究这问题会很有意思,并可能在这模糊的动机中寻找在幸福家庭的正常条件之外,实现某些种族间婚姻的理由。有些男人或女人确实与低于他们的条件或文化的另一种族的人结婚,他们在自己的种族中是不会希望像这种条件或文化的人做配偶的,且这种条件或文化的王牌原则似乎对于配偶是个不习惯或‘使人背井离乡’(可怕的词)的保证。在某些有色人种身上,与一个白种人婚配似乎胜过一切别的因素。他们从中得以达到同这个卓越的人种、世界的主人、有色人种的统治者完全平等……”[③]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知道黑人犯了同白种女人睡觉的罪是要被阉割的。黑人占有一个白种女人这种事是他的同族所忌讳的。使这种具有一种性忧虑的悲剧变为真实确凿的事,这对于

① 马朗,同前书,第213页。

② 《从游戏到我,活动地理略图》,《现代》,1948年。

③ 《世界的节奏》,第113页,1949年。

思想来说,是容易的事。而这正是《雷米叔叔》的原型之目的所在:兔子兄弟代表黑人。他能否得以同梅多斯夫人的两个女儿睡觉?有上层人和下层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笑呵呵的黑人讲述的,他是个善良、乐观的人;一个面带微笑作奉献的黑人。当我们十分缓慢地初次开始青春期震动时,有可能仰慕我们的一个从宗主国回来的伙伴,他手挽着一位巴黎姑娘。我们试图在专门的一章里分析这个问题。

最近我们通过同几个安的列斯人谈话,得知那些到达法国的人最经常关心的是跟白种女人睡觉。他们刚到勒阿弗尔,就直奔妓院。一旦完成这"真正的"男子成年启蒙仪式,他们就乘火车到巴黎。

但这里重要的是询问让·韦纳兹。为此,我们将充分求助于热尔梅娜·盖克斯的作品《被抛弃的神经症患者》[①]。

作者用前恋母情结性质的所谓懒散的神经质来反对弗洛伊德的正统观念所描述的真正的后恋母情绪的冲突,分析了两个典型,其中第一个典型似乎说明让·韦纳兹的状况:

"就是在这架由所有的懒散唤醒的'焦虑',它所引起产生的'侵略性'和由此导致的对自己的'不抬高身价'构成的三脚架上,建立起这种神经质的全部症状学。"[②]

我们使让·韦纳兹成为一个内倾的人。我们从性格学最更好从现象学知道人们能使自闭的思想依赖于即刻肤浅反应性的内倾[③]。

"在挑衅的消极型的对象身上,过去的强迫观念,随同他的

---

① 法国大学出版社,1950年。

② 盖克斯,《被抛弃的神经症患者》,第13页。

③ 明科夫斯基,《精神分裂症》,1927年。

挫折、空虚、失败,使得走向生活的冲动完全瘫痪。由于通常比积极的多情者更加内倾,他倾向于反复思考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失望,在自身发展一个多少有点儿秘密的思想领域及一些苦涩和看穿了的感觉领域,这领域经常是某种类似自闭的东西。但与真正的自闭者相反,怕被遗弃的人意识到这个自己培植的私密领域并抵御一切入侵。比第二种类型的神经质者(多情的积极者)更为自我中心,他完全为自己打算。他没有太多的奉献能力,他的挑衅、对报复的经常需要,抑制了他的冲动。他的反省使他不能作任何积极的尝试来补偿他的过去。在他身上,完全缺乏抬高身价,因而也就完全缺乏情感的安全性;由此产生面对生活和人的一种十分强烈的无能,及对责任感的完全拒绝。别人背叛他和使他失望,然而他只期待别人来改善他的命运。"[1]

这是对让·韦纳兹的人物的极妙描述。因为他告诉我们,"只要我的年龄增长并去为我祖先所选定寄居的祖国服务,我就足以能自问是否我未被周围一切背叛,白种人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人,黑人几乎否认我。我确切的境况就是这样。"[2]

对过去采取指责的态度,不提高自己的身价,不可能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使自己被人理解。听听让·韦纳兹:

"谁说'热带地方'小孩的失望,他们的父母很早把他们安置在法国,意欲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他们把孩子们随时寄宿在一个中学里,孩子们是如此自由和如此活泼,'为了他们好',他们流着泪说。

"我曾经是属于这些断断续续当孤儿的人,并终生对曾是孤儿而感到痛苦。七岁时,人们把我的学龄童年托付给在农村的

---

① 明科夫斯基,《精神分裂症》,第27—28页。

② 盖克斯,同前书,第36页。

一所大而凄凉的中学……但少年时的许多游戏从未能使我忘却我的少年是多么的痛苦。我性格中的这种内在忧郁和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害怕就是由此产生的，这种性格直到今天还抑制着我最小的冲动……”①

然而他原本想要有人关心照顾他，周围有人亲近他。他不想被“抛弃”。假期里，大家走了，而他独自一人留下，独自一人在这所白人的中学里……

“啊！孩子的这些泪水，没有人来安慰他……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人家很早就让他开始尝试孤独……幽居在隐修院里的生活，隐居和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很早从中学会沉思和思考。一种孤独的生活，它久而久之慢慢地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激动——由于您，我内心易动感情，却没有能力表露自己的欢乐或痛苦，我拒绝我喜爱的一切并不由自主地离开吸引我的一切。”②

问题在哪儿？两个过程：我不愿人家爱我。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离现在很久前，我开始进行一种客观的联系，我被“抛弃”了。我从未原谅过我的母亲。由于我被抛弃过，我将要使另一个人痛苦，而抛弃此人是直接表达我报复的需要。我动身去非洲；我不愿被爱，我躲避对象。热尔梅娜·盖克斯说，这叫作“为了检验而进行考验”。我不愿被爱，我采取防卫的立场。如果对象坚持，我就宣布：我不愿人家爱我。

不被更加看重？对，当然。“作为值得爱的对象，这种不重视自己的后果十分严重。一方面它把个人维持在一种内在的深刻不安全状态，因此它抑止和别人的一切联系或使之走样。个人是作为可引起同情或爱情的对象而怀疑自己的。情感上的不

---

① 马朗，同前书，第227页。

② 马朗，同前书，第228页。

重视只有在那些幼小童年时代受过缺乏爱和理解之苦的人身上才注意得到。”①

让·韦纳兹想要是个同其他人一样的男人，但他知道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是个寻求者。他寻求平静、白人许可的目光。因为他是“他者”。——“感情上的不重视总是把怕被抛弃者引向极度痛苦的感觉，思想上摆脱不了被排除在外、任何地方都没他的位子、到处流浪的感觉，说话易动感情……是‘另类人’，这是我在怕被抛弃者的言语中好几次碰到的表达。是‘另类人’就是始终感到自己处于不稳定的地位，继续保持警惕，准备被离弃并……为了预料的灾难发生而不自觉地做一切应做的事。

“人们不能充分考虑到和这样被抛弃的状况相伴随的强烈痛苦，这种痛苦一方面与童年时代被排除在外的最初经历有联系，而其实是旧创复发且更加剧烈……”②

怕被抛弃者索要证据。他不再满足于孤立的证明。他不信任。他在建立一种客观的关系之前要求对方再三作出证明。他的态度的含义是“为了不被抛弃而别爱”。被抛弃者是个苛求的人。因为他应当得到所有的补偿。他要受到完全、绝对和永远的爱。你们听着：

“我心爱的让，

“我今天才收到您 7 月寄的信。这信完全是不理智的。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呢？您是——您体会到吗？一个与残酷毫无近似之处的人。您使我幸福中带不安。您使我成为最幸福同时又

① 盖克斯，同前书，第 31—32 页。

② 同前书，第 35—36 页。

最不幸的女人。我必须重复讲多少次我爱您，我属于您，我等着您。来吧。"[1]

最后怕被抛弃者放弃了。人家要他。人家需要他。他被人所爱。然而，那么多的幻觉！她真的爱我吗？她是否客观地看我？

"一天，一位先生，内德伯伯的一个好朋友来到，蓬塔蓬特从未见过他，他从波尔多来。但，老天爷！他是多么脏，老天爷！内德伯伯的好朋友，这位先生长得多么丑！他的脸又脏又黑，漆黑漆黑，证明他想必不经常洗脸。"[2]

让·韦纳兹关心在外面替他的灰姑娘情结找得理由，在三四岁小孩的身上投下种族主义刻板症的百宝箱。他对安德莱说：

"喂，亲爱的安德莱……，如果我向您求婚，您会不顾我的肤色同意成为我的妻子吗？"[3]

他怀疑至极。下面是盖克斯对此的看法：

"第一个特点似乎是害怕表现出是什么人。这里是个各式各样害怕的广大领域：害怕使人失望、使人不高兴、使人厌烦、使人厌倦……并因而错过同别人建立交感联系的可能性，或者，如果存在这种联系的话，有可能损害之。怕被抛弃者怀疑人家能爱他这样的人，因为他经历过残酷的被抛弃，而当时年龄很小的他却渴望得到温柔体贴。"[4]

然而让·韦纳兹并不过着一个被剥夺补偿的生活。他作诗。他大量阅读，他对苏阿雷斯[5]的研究很有见地。G. 盖克斯分析

---

① 盖克斯，同前书，第 203—204 页。

② 同前书，第 84—85 页。

③ 同前书，第 247—248 页。

④ 同前书，第 39 页。

⑤ 苏阿雷斯(1868—1948)，法国随笔作家。——译注

道:“受自己本人的束缚,局限于自己的矜持态度,消极挑衅加大他那无法弥补的感情:他继续在丢失一切,或他的被动使他错过……因此,除了像‘他那知识分子生活或他的职业’那样的特殊领域外,他保存一种无价值的深厚感情。”[①]

这个分析目的何在?完全为了向让·韦纳兹证明他实际上和其他人并不相同。让-保罗·萨特说,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羞愧。是的:引导他们意识到阻挡自己的可能性,意识到他们在一些处境中表现出的被动,正好在这些处境中必须像根刺那样紧紧抓住世界的心脏,必要的话,加强世界心脏的节奏,移动指挥体系,但无论如何,当然要“面对世界”。

让·韦纳兹是内心生活的交叉。当他重见安德莱,面对这个他朝思暮想、盼望已久的女人时,他躲在沉默中……那些“善于装腔作势地说话和做手势”的人的很有说服力的沉默。

让·韦纳兹是个神经质者,而他的肤色只是试图说明一种身体结构。哪怕这种客观的差异不存在,他也会全部地创造它。

让·韦纳兹是这种想要仅仅立足于空想方面的知识分子。不能同他的同类实行具体接触。人家对他亲切吗?和蔼可亲吗?仁慈吗?因为他无意中发觉了门房的秘密。他“认识他们”并保持警惕。“我的警惕性——如果能这样表达的话——是个保险扣。我礼貌和天真地欢迎人家主动接近我们。接受并还敬人家给我们的开胃酒,参加在桥上组织的社会小活动,但不让自己依恋人家对我们表示的亲切,不信任我是属于这种过分的易于交往,这种交际很快就为敌意所替代,人们不久前还试图将我们孤立在这敌意中。”[②]

---

① 盖克斯,同前书,第44页。

② 同前书,第103页。

他接受开胃酒,但敬回给人家。他不愿欠任何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敬回开胃酒,他就是个黑人,像所有其他人那样不讨人喜欢。

人家是不是很坏?恰恰因为他是黑人。因为人家不能不讨厌他。然而我们说让·韦纳兹,又名勒内·马朗,只不过就是个怕被抛弃的黑人。人家把他放回他的原位,放回到他正确的位置。他是个神经质者,他想要被从他那幼稚的幻想中解救出来。我们说让·韦纳兹不代表黑白关系的实验,而是代表一个偶然是神经质黑人的某种行为方式。我们的研究对象明确了:使有色人种在确切的例子帮助下,能够了解束缚他同属的那些心理因素。我们在描述现象学的那一章中将更加着重说说这方面,但提醒一下,我们的目的是使黑人和白人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会面的可能性。

让·韦纳兹长得丑。他是黑人。他还缺少别的什么呢?人家对盖克斯提出一些批评,人家自信这件明摆着的事:"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男人"是一个欺骗,是一个企图使两个种族的接触取决于体质病态的努力。必须承认这一点:在心理分析和哲学分析方面,体质只是对于超越体质的人来说才是荒唐无稽的东西。如果从启发性的观点来看,人们应该拒绝给予体质一切生存,仍然会有些人努力进入一些事先定下的框框,我们对此毫无办法。或至少,假如:我们能想点办法。

刚才我们谈到雅克·拉康:这并非偶然。1932 年,他在其论文中猛力批评体质的概念。表面上,我们脱离了他的结论,但如果人们想起我们以构造概念替代法国学派所理解的意义上的体质概念,人们就明白我们的分歧,这种构造概念"包括我们只是部分地认识的无意识心理生活,特别在禁欲和压抑的形式下,因

为这些因素积极参与每个身体特性固有的构造。”①

我们见到让·韦纳兹在检查中显露出消极挑衅型的怕被抛弃者的构造。人们可以试图用反应方式，即通过环境与个人的相互影响来解释这一点，并试图规定环境的改变，“变换空气”。正好，人们发觉在这种情况下构造依旧存在。让·韦纳兹迫使自己变换空气的目的并非是要确定自己作为人的地位；他的意图不是健康地成人；他丝毫不寻求心理、社会的平衡这个特有的完整倾向，而是寻求他那“外表化”神经质的证明。

一个人的神经症的结构正是冲突症结在自我之中的转化、形成和诞生，这症结一方面来自环境，另一方面来自这个人对这些影响进行反应的完全个人的方式。

同样有一种故弄玄虚的企图：想从尼尼和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的行为，推论黑种女人面对白种男子的行为之普遍规律，我们断言，从韦纳兹向这样的有色人种男人的态度延伸是违反客观的。我们想阻止一切把一个让·韦纳兹的失败归结为其表皮黑色素集中化的大小程度的企图。

这种性的神秘——追求白色肉体——通过一些错乱意识而转移，它不应再来妨碍积极理解。

我的肤色丝毫不应被继续感觉为一个缺陷。从黑人接受欧洲人强加的划分的时候起，他不再有暂缓，并且，“他从此试图将自己提高到白人的水平，这不是可理解的吗？在他规定了一种等级的肤色系列中提高自己②？”

我们将看到可能有另一种解决办法。这就是对世界的重新结构。

① 盖克斯，同前书，第54页。

② 克洛德·诺代，《有色人种的男子》，1939年。

第四章 论被殖民者的所谓的从属情结

> 世界上没有一个遭受私刑的可怜人，一个受折磨的可怜男子，我不感到自己和他一样被杀害、被侮辱。（埃梅·塞泽尔，《狗不作声了》。）

当我们开始这工作时，我们只拥有马诺尼先生刊登在《心灵》杂志上的几篇论著。我们打算写信给作者请他告诉我们他得到的结论。后来，我们得知一部汇集他的感想的作品即将出版。这部作品出版了：《殖民化的心理学》。我们来研究学习此书。

在详细探讨之前，应该承认分析的思维是公正的。由于极深地体验到殖民处境必须具有的情绪矛盾，马诺尼先生得以透彻领会那些支配土著-殖民者的关系的心理现象，但不幸，过于透彻了。

现今心理研究的主要特点似乎在于实现某种完整性。但人们不应无视现实。

我们要指出马诺尼先生尽管写了二百五十页的殖民形势研究，但并未抓住它真正的坐标。

当人们开始讨论一个就像对两个不同种族的理解的可能性进行清点这样重要的问题时，就应该加倍注意。

我们感谢马诺尼先生在卷宗中介绍了两个无人再会忽略其重要性的组成部分。

一个紧凑的分析似乎将主观性排除出这个领域。马诺尼先生的研究是一种直率的探索,因为它企图说明人们只有接受或否认已定的处境才能在这个可能性之外说明人。殖民化的问题因而不仅包含客观和历史条件的交叉,而且也包含人对于这些条件的态度。

同时,我们只能参加马诺尼先生的这部分工作,他倾向于把冲突病理学化,即论证白人殖民者只是由于他希望在阿德勒式过度补偿的层面上结束一种不满足才受到推动。

然而,我们读到这句话:“一个孤独的马达加斯加成年人在另一个环境中能变得对传统型的自卑敏感,这个事实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从他孩提时代起,他身上存在自卑的萌芽。”① 这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同他是对立的。

在阅读这一段时,我们感到某些东西翻了个儿,而作者的“客观性”有可能引我们犯错误。

然而,我们热心地试图找到指导路线,书的主题:“中心思想是‘文明人’和‘原始人’的对峙造成一个特别的局面——殖民的局面,这种局面使得出现一整套错觉和误会,只有心理分析能确定之和给它们下定义。”②

然而,既然马诺尼先生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要把自卑情结变成先于殖民化而存在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看出解释的技巧,它以精神病学作如下解释:有一些精神病的潜在形式,它们在精神上的剧烈震动后变得明显了。在外科上:一个人身

① 马诺尼,《殖民化的心理学》,第 32 页。

② 参看该书封二。

上出现静脉曲张并非由于他必须一直站立十个小时,而是由于静脉内壁结构的脆弱;劳动方式只不过是个有利条件,而被征召的超级专家宣布雇主的责任十分有限。

在详细讨论马诺尼先生的结论之前,我们想明确我们的观点。只此一次,我们提出这个原则:一个社会是种族主义的或不是种族主义的。只要人们没有抓住这个事实,人们就会把大量的问题搁置一边。说法国北方比南方更加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下属的作品,因此决不涉及精英,说法国是世界上最不种族主义的国家,这是一些不能正确思考的人的作为。

为了向我们证明种族主义不重现为经济地位,作者提醒我们"在南非白种工人表现出跟领导和雇主们一样的种族主义,有时比他们更种族主义。"①

我们很抱歉,但我们要那些负责描述殖民化的人记得一件事:寻求一个不人道的行为在什么方面跟另一个不人道行为不同,这是空想。我们决不想使我们的问题充斥世界,但我们要直率地请问马诺尼先生他是否不认为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毛拉们的反犹太主义和戈培尔的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极微小的。

在《可尊敬的妓女》于北非演出结束时,一位将军对萨特说:"您的剧本在黑非洲演出是必要的,它让人看到黑人在法属国家比他的美国同属更加幸福到什么程度。"

我由衷地认为主观的经历可以被别人理解;而我绝不乐意来说:黑人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一个人的问题,然后我开始研究这问题。但我感到马诺尼先生没有试图通过这里边去感受有色人种面对白人的那种失望。在这研究中我竭力去触及黑人的贫

① 马诺尼,同前书,第16页。

困,心照不宣和富有感情。我不愿当目标。况且,这是没有根据的:我未曾有可能是目标。

那么,是否在一个种族主义和另一个种族主义之间确实有不同呢?难道人们不重又发现人类那同样的衰落,同样的失败?

马诺尼先生以为可怜的南非白人不顾一切经济进程,厌恶黑人。"因此,我乐意把反犹太主义称作是种穷人的赶时髦。果然,似乎大部分的富人宁愿利用这种情绪,不愿陷入此情绪,他们还有更好的事要做。通常仇视犹太人的心理在中产阶级中蔓延,精确地说因为这些人不拥有土地、城堡和房屋!在对待犹太人如同一个下等的和有害的人的同时,我断言自己属于精英"①,除了能理解这种提及反犹心理的态度,我们还可以反驳这种认为白人无产阶级的好斗性转移到黑人无产阶级头上根本是南非经济结构的后果的说法。

南非是什么?是一口2,530,300白人粗暴对待和关押13,000,000黑人的大锅。如果说白人穷人仇恨黑人,那不是像马诺尼先生暗示的那样,因为"种族主义是小商人和那些忙忙碌碌却无大成就的小殖民者的作品"②。不是,那是因为南非的结构是个种族主义的结构:"在南非,和黑人友好和博爱是辱骂的话……有人提出把土著和欧洲人从领土上、经济上和政治地位上分开,并使他们能在白人的领导和准许下建立他们自己的文明,但要在种族之间最少地接触。有人提出给土著们保留一些辖区并强迫最多的土著在那儿居住……经济竞争要取消,并给'白人穷人'恢复权利、地位准备一条路,这些人占欧洲居民的50%……

"这并非夸大其词:南非的大部分人对于一切使土著或有色

---

① 萨特,《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32页。

② 马诺尼,同前书,第16页。

人种与他们的地位相等的事物感到几乎是自然的反感。"[1]

为了解决马诺尼先生的论据，我们回过头来说"经济障碍的原因特别来自害怕竞争和意欲保护占欧洲居民一半的穷苦的白人阶级并阻止他们更往下降。"

马诺尼先生继续说道："殖民剥削同其他剥削形式并不混淆，殖民的种族主义区别于其他的种族主义……"[2] 作者谈及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人类的调和，但我们希望他说出的这些词具有更具体的性质。所有的剥削形式都相似。它们都在某个具有圣经意义的法令中寻找自己的需要。所有的剥削形式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应用在同一个"客体"人上。要是想在抽象方面考虑这种或那种剥削的结构，我们就掩盖了最重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使人回其原位。

殖民的种族主义同其他种族主义没有区别。

反犹太主义深深地触动我，我激动，一场可怕的争论引起我贫血，有人不承认我可能是个人。我不能脱离那留给我兄弟的命运。我的每一个行为保证是人。我的每一个迟疑、每一个懦弱表现出是人[3]。我们还仿佛听到塞泽尔说："当我拧开我收音

---

① R.P.奥斯温，圣尼可拉的多米尼加修道院的马格拉斯，斯泰伦博斯，英属南非，《有色人种》，第 140 页。

② 马诺尼，同前书，第 19 页。

③ 在写这个时，我们想起雅斯佩尔斯的抽象犯罪："在人之间，由于他们是人，存在一种相互关系，按照这种关系，所有人都共同负责着世界上一切不公平和一切被干的坏事，特别是当着他面或他不是不知的情况下所犯下的罪。如果我不有所作为来阻止他们，我就是同谋。如果我不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杀害别人，我保持缄默，我在某种意义上感到有罪，这种意义不能适当地、从司法观点上、政治上和道德上被理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后仍然活下去像件无法补赎的犯罪压在我头上。

"在人际关系的某个深处，规定一种绝对的苛求：在犯罪进攻或生存条件威胁自然人的情况下，只有大家一起接受生存或者完全不接受。"（卡尔·雅斯佩尔斯，《德国犯罪》，由雅娜·埃尔施译，第 60—61 页）。

机的开关，听到在美国一些黑人受到虐待时，我说人家对我们撒了谎：希特勒没有死；当我打开收音机；得知一些犹太人受侮辱、蔑视、屠杀时，我说人家对我们撒了谎：希特勒没有死；最后在我打开收音机并得知强迫劳动在非洲是现实的、合法的时，我说人家真正地对我们撒了谎：希特勒没有死。"[①]

对，欧洲文明及其最有地位的代表们对殖民的种族主义负有责任[②]；我们仍然援引塞泽尔："于是，有一天，资产阶级被可怕的报应唤醒了：盖世太保在忙着，监狱人满为患，施刑者们在创造发明、精益求精，在拷问架周围讨论。

"人们惊讶，愤怒。人们说：'这多么奇怪！但，唔！这是纳粹主义，会过去的！'于是人们等待，并抱着希望；人们对自己闭口不谈真相，这是残忍，但是最后的残忍，是圆满完成的残忍，是概括野蛮的日常性的残忍；这是纳粹主义，不错，但在成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之前，人们曾经是其同谋；这个纳粹主义，人们先是容忍它，后来忍受它，人们宽恕它，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使它合法，因为直到那时，只是对非欧洲人民施行纳粹主义；这个纳粹主义，人们培育了它，人们对此负有责任，而纳粹主义

雅斯佩尔斯宣称有权审理的是上帝。很容易看出上帝在这里什么也未干。除非是人们想要为对人类现实的这个义务作解释并对这类义务负有责任。从我的一点点最小的行动都与人类有关这意义上来看两者皆是。通过为了我的生命表达某种互相追赶的方式，我肯定自己为他人的行为的价值。相反地，在历史动荡时刻，被保持的消极性被解释为这个义务垮台。荣格在《现代悲剧面面观》中说一切欧洲人应该能够在一个亚洲人或印度人面前对纳粹野蛮犯下的罪行作出回答。另一个作者，玛丽兹·舒瓦齐夫人在《波利克拉特的戒指》中描述了作为占领时期"中立者"们命中注定的遭遇的犯罪。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对所有这些死者和所有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负有责任。

① 纪念城，——《政治演讲》，1945 年选举运动，法兰西堡。

② "欧洲文明及其最有地位的代表们并不对殖民的种族主义负有责任；种族主义是那些忙碌而无成就的下层人、小商人和移民的成果。"（马诺尼，第 16 页）

先是冒头、突破而出、滴下，然后卷入它那变成红色的水中，淹没在所有的西方文明和宗教文明的裂缝里。”①

每当我们见到一些阿拉伯人，一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样子，疑心重重，随时准备逃跑，穿着这种撕破的、仿佛为他们而制造的长上衣时，我们思忖：马诺尼先生搞错了。我们屡屡在大白天被便衣警察逮捕，他们把我们当作阿拉伯人，而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原籍时，他们赶忙道歉：“我们十分清楚马提尼克岛人和阿拉伯人不同。”我们强烈抗议，但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不了解他们。”的确，马诺尼先生搞错了。因为这个表达：“欧洲文明及其最有地位的代表不是殖民种族主义的负责者”是什么意思？如果它不是表示殖民主义是冒险家们和政客们的作品，“最有地位的代表们”确实没把这混战放在眼里。但是，弗朗西斯·让松说，一切侨居外国而受本国使馆保护的侨民代表这个国家对所犯的罪恶行径负有责任：“日复一日，这个制度在你们周围发展其有害的后果，日复一日，其轻诺寡信者们背弃你们，代表法国继续进行一个尽可能与你们真正的利益，而且与你们最大的需要不相干的政策……你们以保持与某种现实范畴的一定距离为荣：因此你们给那些丝毫不讨厌不良环境的人——既然这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的环境——留下自由。而且你们之所以能够表面上不玷污自己，那是因为别人代替你们玷污自己了。‘你们有打手’，归根到底，真正有罪的是你们：因为如果没有你们，没有你们瞎了眼地玩忽职守，这样的人不可能继续进行一个使你们受到谴责，也使他们名誉扫地的行为。”②

① 塞泽尔，《关于殖民主义的讲话》，第14—15页。

② 弗朗西斯·让松，《这个被征服和平定的阿尔及利亚……》（《思想》，1950年4月，第624页）。

刚才我们说南非有个种族主义的结构。我们更进一步讲，欧洲有个种族主义结构。大家看得很清楚马诺尼先生对这问题并不感兴趣，因为他说："法国是世界上最不种族主义的国家。"[①] 优秀的黑人们，为你们是法国人而高兴吧，即使这有点儿艰难，因为在美国，你们的同属比你们更不幸……法国是个种族主义国家，因为黑人—坏人的传说是集体的无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在稍后(第六章)加以指出。

我们继续用马诺尼先生的话："和肤色相结合的自卑情结的确只是在少数生活在另一种肤色环境中人身上留意到；在一个如马达加斯加那样比较清一色的集体中，社会结构仍然相当牢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碰到自卑情结。"[②]

我们再次要求作者谨慎些。在殖民地的白人从未觉得自己在任何方面低人一等；正如马诺尼先生说得那么好："他将要么被当成上帝，要么被毁灭。"殖民者尽管是"少数"，并不感到自己有自卑感。在马提尼克岛有 200 个白人，他们认为自己高于 300,000 个有色人种。在南非，有 2,000,000 个白人，近 13,000,000 个土著，却没有任何一个土著感到自己胜过白人少数派的。

如果说阿德勒的发现以及昆凯尔那同样有意思的发现说明某些神经症的行为，那么不应据此推论出一些可以应用在无限复杂的问题上的规律。土著有自卑感是与欧洲人有优越感有关联的，我们要有勇气说："是种族主义者制造的自卑感。"

通过这个结论，我们再回过来提萨特所说的："犹太人是别人认为他是犹太人：这是个简单的真理，应当从这点出发……犹

① 马诺尼，同前书，第 31 页。

② 出处同上，第 108 页。

太人是反犹太人主义者'制造'出来的。"[1]

马诺尼先生跟我们所谈的特殊情况是什么样的？十分简单，情况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被他所认同的一种文明抛弃了。因而结论如下：如果作者那真正的马达加斯加人承担其"从属的行为"的话，一切都最好不过了；然而，如果他忘记自己的地位，如果他以为和欧洲人平起平坐，那么所谓的欧洲人生气了，并拒绝接受这个恬不知耻的人，——他在这时候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用自卑结束抵偿他的拒绝从属地位。

先前，我们在马诺尼先生的某些引证中察觉一个为了最不伤人起见的张冠李戴。果然，他让马达加斯加人在低等和从属之间作选择。除这两个解决办法之外，决无解救。"当他（马达加斯加人）成功地在生活中同一些上层人物建立了某些联系（从属的）时，他的低等不再妨碍他，一切顺利。当他不成功时，他的不安全地位不是这样合乎规定时，他就遭受失败。"[2]

马诺尼先生首先关心的是批判不同的人种志学者直到现在使用的方法，这些人对原居民感兴趣。但人们看到我们应当对他的作品加以指责。

"在把马达加斯加人圈在其习惯中之后，在对他的世界观实施片面的分析过后，在封闭的范围内描述了马达加斯加人之后，在说过了马达加斯加人同有高度部落特征的祖先们保持从属关系之后，作者不顾一切客观性，把他的结论应用在两面的理解上——故意地不知道自从加利埃尼以后，马达加斯加人不复存在。"

我们要求马诺尼先生的是给我们解释殖民形势。他奇怪地

---

① 萨特，同前书，第88—89页。

② 马诺尼，同前书，前61页。

忘了这个。什么也不丢失，什么也不创造，我们同意。乔治·巴朗迪埃在对卡迪纳和林顿的研究[①] 中关于个性的动力可笑地模仿黑格尔道："其最后的状态是其所有前面的状态的结果，并应该包含其所有前面状态的所有原则。"这是心血来潮，但仍然是许多研究者的准则。欧洲人到达马达加斯加所产生的反应和表现并不是来增添到先前存在的东西中的。没有增加先前的物质整体。如果说一些火星人寻求殖民地球人，那不是为了把火星文化传授给地球人，而是十足地"殖民"他们，我们怀疑随便哪个个性的持久性。卡迪纳改正许多判断，写道："对阿洛尔的人教授基督教，这是堂吉珂德式的举动……只要个性是由一些完全和基督教学说不和谐的因素构成，这就没有任何意义：这肯定是开头不吉利。"[②] 且如果说黑人听不进耶稣的教导，这丝毫不是因为他们不能领会之。理解某些新事物要求我们作打算和准备，要求重新教育。期待黑人或阿拉伯人在几乎吃不饱肚子时去努力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插入抽象的价值，这是空想要求一个尼日尔河上游的黑人穿鞋，说他不可能成为一位舒伯特，就像为贝利埃宗的一个工人晚上不研究印度文学中抒情诗而感到吃惊或宣称他永远不会是个爱因斯坦一样荒谬。

的确，绝对地，什么也不反对这样的事情。什么也不，——除了当事人没有这种可能性。

但他们并不抱怨！证据："清晨过后，在我父亲、母亲那边，小屋皴裂出一些小泡，好像一个罪人受水疱的折磨，而那显得单薄的屋顶，用一块块汽油桶皮打了补丁，使那肮脏不堪，发臭的灰色草面汪着一摊摊锈水，而在风声呼号时，这些不协调的东西

---

① 《人种志学重新找到人的一致性之处》(《思想》，1950 年 4 月)。

② 由乔治·巴朗迪埃援引，出处同上，第 610 页。

使这风声变得十分古怪，先是像油炸的劈啪声，然后像把烧焦的木炭投入水中，带着小树林升起的烟。我的家族从木板床起身，我的全部家族从这木板床上起身，这床的床腿是用火油箱做的，好像患了象皮病似的，床上铺的是小山羊皮、干香蕉叶、破衣烂衫，令人对我祖母的床垫感到怀念(床的高处，在一只装满油的罐子里，一盏昏暗的灯，灯火像只大萝卜在舞动……罐子上，用金色的字母写着：MERCI[谢谢])。”[①] 很不幸，“这种态度、这种行为、这种由羞愧和灾祸套索套住的、用天平称过的生活进行反抗、争论、争议、叫嚣，并像毫无疑问地那样，人们问他：

“‘您有什么法子？’

“‘开始！’

“‘开始什么？’

“‘世界上惟一值得开始的事情：世界末日，当然啦。’”[②]

马诺尼先生忘记的是马达加斯加人不再存在了；他忘了马达加斯加人“同欧洲人一起生活”。到达马达加斯加的白人扰乱了思想活动等境域和心理学机制。大家都说，对于黑人来说，相异性不是黑人，而是白人。一个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岛屿，随时遭“文明的先驱”侵入，即使这些先驱尽可能地表现得好，它还是遭到破坏。况且马诺尼先生说：“殖民初始，每个部落都想要有它的白人。”[③] 人们用不可思议的图腾机械论、用同可怕的上帝接触的需要、用对从属体系的阐明来解释这事，在这个岛上，这些东西并不比产生新事物少，人们应考虑到这点——否则就要使分析变得错误、荒谬、陈腐。由于出现了新带来的东西，必须

---

① 埃梅·塞泽尔，《回乡笔记》，第56页。

② 出处同上。

③ 马诺尼，同前书，第81页。

试图理解新的关系。

上马达加斯加岛的白人引起绝对的创伤。这种欧洲人侵入的后果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在觉悟和社会背景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经济后果?但应该谴责的是殖民化!

继续我们的研究。

“抽象地说,马达加斯加人能容忍不是白种人,残酷的是首先发现自己是个人(通过验明正身)而‘然后’这个统一体断裂成白人和黑人。如果‘被抛弃’或‘被背叛’的马达加斯加人维持他的身分鉴定,则这个身分鉴定变成了要求,于是他要求‘平等’,然而他却毫不感觉到需要‘平等’。在他索要这平等之前,这些平等本来对他有益,但后来它们却成了不足以医治他毛病的良药:因为在可能的平等中一切进步使得差异还更不能忍受,这差异突然显得沉痛地抹不掉了。就这样他(马达加斯加人)从从属到心理上自卑。”①

这里,我们还发现同样的误会。的确十分明显,马达加斯加人完全能忍受不是白人。马达加斯加人就是马达加斯加人;或更恰当地说不是,一个马达加斯加人不“是”马达加斯加人:他的“马达加斯加性”绝对存在。他之所以是马达加斯加人,那是因为白人到来,如果说在历史中的一定时刻,导致他向自己提出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个人的问题,那是因为人家对他这个人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换句话说,如果白人强行对我歧视,使我成为一个被殖民者,从我这里夺走一切价值、一切独创性,对我说我是世界的寄生虫,我必须尽可能快地遵守白人世界的规矩。“我是个粗野的笨蛋,我的人民和我都像绣花枕头中的稻草芯,我在世界

① 马诺尼,同前书,第85页。

上一无用处”[①]，我就开始对自己不是个白人感到痛苦。于是我十分简单地变成白人，就是说我迫使白人承认我的人性。但马诺尼先生会对我们说你不能够，因为在你的深处存在从属情结。

“并非所有的种族都能被殖民化，只有那些有这需要的人才是被殖民者。”且更加过分：“几乎哪里欧洲人建立了当前‘议论中的’类型的殖民地，哪里就可以说他们的对象在无意识中等待他们，甚至想望他们。到处都有一些传说以来自海上并为了带来善举的外国人的形象预示他们[②]。”正如大家所见，白人受权力情绪所驱使，受领袖情结所驱使，而马达加斯加人却顺从一种从属情结。皆大满意。

当问题是要明白为什么欧洲人——外国人——被叫做vazaha，即“尊敬的外国人”时；当涉及搞明白为什么遇到海难的欧洲人被张开双臂欢迎，为什么欧洲人——外国人——从未被想像是敌人时；人们不是从人道、好心、礼貌及塞泽尔称为“古老的有礼貌文明”的主要特点出发去搞明白，而是对我们说这十分简单，因为记在“命中注定难以理解的事”中，——特别是无意识——，有把白人变成期待的主人的某种事物。无意识，对，问题就在这里。但不应推论。曾有一个黑人对我叙述下面的梦：“我走了很久，我很累，我有印象某种事物在等着我，我跨过栅栏和墙，我到达一间空无一人的大厅，我听到门后有个声音，我在进去之前犹豫了一下，最后我下了决心，我走进去，在这第二个房间里有些白人，我看到我也是白皮肤。”我知道这位朋友晋升有困难，当我试图明白这个梦，分析它，我推断出这个梦在实现

---

① 埃梅·塞泽尔，《回乡笔记》。

② 马诺尼，同前书，第87—88页。

一个无意识的向往。但如果我必须在我的精神分析实验室之外,把我的结论纳入世界的背景时,我会说:

1.我的病人受自卑情结之苦。他的精神结构有崩溃的危险。问题在于使他免遭此危险,并渐渐地使他从无意识的想像中解脱出来。

2.如果他处于完全被这当白人的愿望所占据的程度,那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使他可能有自卑情结的社会,在一个拉他坚定维持这情结的社会,在一个肯定优等人种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个社会给他制造困难,他才被安置在神经症的处境中。

于是显示了对个人和群体同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应该帮助我的病人"觉悟到"他的无意识,不再试图产生幻觉,而是顺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行动。

换句话说,黑人不再应该被置于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地位:变成白人或消失,但他应该能意识到生存的可能性;还是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因他的肤色而给他制造困难,如果我指出他的梦是表达改变肤色的无意识欲望,那么我的目的不是通过劝他"保持他的距离"来使他放弃这欲望;相反,我的目的会是,一旦动机明确,使他能对真正冲突的源头——即对社会结构选择行动(或消极被动)。

马诺尼先生关心从所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错过询问马达加斯加人的无意识。

他为此分析了七个梦:将无意识向我们交托的七个叙述,其中发现有六个显示恐怖的特点。一些孩子和一个成年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梦,我们看到他们颤抖、不可捉摸、可怜。

"厨师的梦:

我被一群怒气冲冲的黑人追赶。可怕极了,我爬上一棵树,

我在树上一直待到危险过去。我胆战心惊地从树上下来，浑身直哆嗦。”……

“十三岁的男孩拉赫维的梦：

我在树林里散步时，碰到两个黑人。啊！我说，我完了！我想逃跑，但不可能。他们把我围起来并用他们的方式嘟嘟哝哝。我以为他们说：‘你会看到什么是死。’我怕得发抖，对他们说：‘先生们，放开我，我太害怕了！’其中一个人懂法语，但不管怎样，他们说道：‘去见我们的首领。’在行走时，他们让我走在他们的前面并让我看他们的枪。我更加害怕了，但在到达他们的营地之前，得穿过一条河流。我跳入水底。多亏我冷静，我到达一个石洞并躲在里边。在那两个人离去时，我逃跑并回到我父母的家。”……

“若赛特的梦：

对象（一个姑娘）迷了路，坐在一根躺倒的树干上。一个着白袍的女人告诉她，她是强盗帮里的。叙述这样继续道：‘我是小学生，’我颤抖地回答说，‘我从学校回来时，在这儿迷了路。’她对我说：‘走这条路，你就到家了。’”……

“十三至十四岁的男孩拉扎菲的梦：

他被一些土著步兵（塞内加尔人）追捕，他们跑步时‘发出跑马的声音’，‘他们把自己的步枪端在前面’。对象逃得看不见了。他爬上一个楼梯并找到自己的家门”……

“十三至十四岁的姑娘埃尔菲娜的梦：

我梦见一头**黑牛**拚命在追我。那头牛很壮。它的头几乎是

布满白色斑点(原文如此),有两只很尖的长角。啊！多倒霉！我心想。路变得狭窄了,我怎么办呢？我趴在一棵芒果树上。唉！我摔在荆棘上。于是它用角撞我。我的内脏流出来,它吃内脏……”……

“拉扎的梦：

这对象在其梦中,他在学校听说塞内加尔的人来了。‘我走出学校院子去看。’确实,塞内加尔人来了。我往回家的路逃跑。‘但我们的家也被他们驱散了……’”……

“十四岁男孩西的梦：

我在花园里散步,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形成一个影子紧跟着我。我四周围的树叶令人很不舒服,好像有个强盗想抓我。当我走完所有的小径时,那影子仍然跟着我。于是我害怕了,我开始逃跑,但那影子跨着大步,伸出它的大手来拉我的衣服。我觉得我的衬衫被撕破了,于是我大声呼叫。我的父亲听见叫声从床上惊跳起来看我,但那个大影子消失了,我不再感到害怕。”①

距这些梦已十来年了,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北非人竟厌恶有色人种的人。当时我们真是不可能开始与土著们接触。我们把非洲留给法国,没有搞明白这个愤激的理由何在。然而有些事实引起我们的思考。法国人不喜欢犹太人,犹太人不喜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不喜欢黑人……对阿拉伯人,人们说:“你之所以穷,那是因为犹太人诈骗你,把你的一切都抢走了”;对犹太人

① 马诺尼,同前书,第一章《梦》,第55—59页。

说:“你们并不因为你们其实是白人及有柏格森和爱因斯坦而能够同阿拉伯人平起平坐”;对黑人说:“你们是法兰西帝国最棒的士兵,阿拉伯人自以为高于你们,可他们搞错了。”况且,这不是真的,人家跟黑人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说过,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就是个步兵,是他上尉的好步兵,只知道听从命令的勇士。

“你别过去。”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别过去。”

白人由于不能面对所有的要求,推卸责任。我把这过程叫做:犯罪的种族分类。

我们曾说过有些事实令我们惊讶。每当有个反抗活动,军方只让有色人种士兵上阵。这是些“有色人种的人”,他们把别的“有色人种的人”的解放企图化为泡影,证明没有必要推广过程:如果阿拉伯人,这些懒人相信造反,那并不是以可公开的原则的名义,而是十分简单地目的在于发泄他们那“土著”的无意识。

一位有色人种大学生在第二十五届天主教学生大会上,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辩论时说,以非洲人的观点,“我反对派遣塞内加尔步兵和在那儿对他们所作的欺骗”。此外我们知道塔那那利佛警察局的一个拷问者是个塞内加尔人。因此知道这一切,知道对于一个马达加斯加人,那个塞内加尔原型可能是什么,弗洛伊德的发现对我们毫无用处。问题在于把这个梦放回到“它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正是八万个土著被杀害的时期,即五十分之一的居民被杀;“放回到做这梦的地点”,这个地点是有四百万居民的一座岛,在岛内不能建立任何真正的联系,那里到处爆发

纠纷,那里惟一支配人的是谎言和煽动群众[①]。是否应当说在某些时候,联盟比人更重要。我想到P.纳维尔写道:"谈论社会的梦想,集体力量的意愿就如个人的性本能,这是又一次颠倒事物的自然范畴,因为相反地,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说明

---

① 我们注意到在塔那那利佛的诉讼中所作的这些陈述。

8月9日的听证。拉科托瓦奥声明:

巴隆先生对我说:"既然你不愿接受我刚说的话,我要让你到反省厅去(……)"我到了相连的那间屋子。有关的那间反省厅已灌满水,加之,也有一个灌满脏水的桶,巴隆先生为了不再多说,对我道:"这就是教会你接受我刚才叫你表明的方法。"一个塞内加尔人奉巴隆先生之命让我"像其他人那样吃吃苦头"。他让我跪下,两只手腕分开,然后他拿起一把木钳子夹住我的手,接着,我跪着和两只手被夹着,他把脚踩在我的颈背并把我的头浸在桶里,看到我快昏过去时,他抬起脚让我吸口空气。这样反复,直至我完全筋疲力尽。于是他说:"把他带走并给他几下。"因此塞内加尔人使用了牛筋鞭子,但巴隆先生走进拷打室并亲自参加鞭打。我想这经过了十五分钟,拷打到最后我说我受不了了,因为,尽管我年轻,可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说:"那么必须接受我刚才对你说的话!"

"不,长官先生,这不是真的。"

这时,他让我到拷打室,叫了另一个塞内加尔人,因为单单一个是不够的,他下令倒提起我的双脚,把我的身体扔进桶里直到胸部。他们这么重新开始了好几次。最后我说:"这太过分了!让我跟巴隆先生谈话。"我对巴隆先生说:"我要求至少与法国相称的对待,长官先生",而他回答我说:"这就是法国的对待!"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对他说:"那么我接受您声明的第一部分。"巴隆先生回答道:"不,我不要第一部分,而是全部——否则我就是说谎话——撒谎或不撒谎不管,必须你接受我对你说的话……"

陈述继续:

巴隆先生立即说:"让他受受另一种刑。"这时,有人把我领到隔壁反绑着,那里有一座水泥小楼梯。我的两个胳膊反绑着,那两个塞内加尔人倒提起我的双脚,让我就这样地上下这小楼梯。这开始变得无法忍受了,且即使我有足够的力气,也是吃不消了。我对那两个塞内加尔人说:"那么告诉你们的头我接受他要让我说的话。"

8月11日的听证。被告罗贝尔叙述:

宪兵抓住我的上衣领子并在后面踢了我几脚和在我脸上打了几拳。然后他让我跪下,巴隆先生就开始打我。

和决定表达个人的性的真正条件，而一个人的梦想的内容归根到底也是取决于他所生活其中的文明的一般条件。”①

发怒的黑公牛并不是生殖力的象征。那两个黑人并不是两个父亲——一个代表真正的父亲，另一个代表祖先。这就是一个深入分析在马诺尼先生前一节——《对死者的崇拜和家庭》——的结论的基础上本来能够给予的东西。塞内加尔步兵的枪不是阴茎，而真正是支1916年造的勒贝尔式步枪。黑公牛和强盗并不是“lolos”（儿语：奶），“内容丰富的内心世界”，但确实是在睡眠时蜂拥而至的真正的幻觉。这种老一套，这个梦境的中心主题，如果不是表示恢复正道，那又表示什么呢？一会儿是“黑人”步兵，一会儿是头上布满白斑点的“黑”公牛，一会儿干脆是个十分可爱的白种女人。在所有这些梦中我们如果不是发现这个中心思想：“脱离老一套，在树林里散步；在树林里遇见那头公牛，把你急速地领到家。”②

马达加斯加人，安静吧，待在你们的位置上。

不知道怎么他从我后面过，于是我觉得颈背上皮肤点状烧灼。因为我试图用手去挡，我的手也被烧伤……

我第三次倒在地上失去知觉，我记不得发生什么事了。巴隆先生叫我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上签字；我以示意动作说：“不”。于是长官又叫来那个塞内加尔人，后者把我扶到另一个行刑室，他说“必须接受，否则你会死的”。——“他活该，该开始操作了，让。”长官说。他们把我的双臂反绑，让我跪下并把我的头浸在装满水的桶里，正好在我快要窒息而死时他们把我又拉出来。他们这样地反复了好几次直到我完全筋疲力尽……”

我们注意到，为了任何人都不知此事，见证人拉科托瓦奥被判处死刑。

于是，当人们读到这样的事情时，似乎马诺尼先生漏掉了他所分析的现象的一个方面：黑牛，黑公人，正好只不过是保安局的那些塞内加尔人。

① 皮埃尔·纳维尔，《心理学，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第151页。

② 马诺尼，同前书，第71页。

马诺尼先生在描述了马达加斯加人的心理后，打算解释殖民主义的理由。这么干着，他在先有的名单上又加上一个新的情结："普罗斯佩罗情结"，——确指为全部无意识的神经支配，它同时勾画"殖民的家长式统治的嘴脸"和"种族主义者的画像，他的女儿曾经是一个低等人企图强奸的(想像的)目标。"①

正如人们所见,普罗斯佩罗是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主人公。对面,有他的女儿米朗达和卡利班。面对卡利班,普罗斯佩罗采取南美人十分熟悉的态度。他们不说黑人伺机扑向白种女人吗？有意思的是无论如何在作品的这部分中,马诺尼先生激烈地使我们领会那些解决不好的冲突,这些冲突似乎基于殖民的使命。果然,他对我们说,"殖民者所缺的,如同普罗斯佩罗所失去的,是他人的世界,他人互相让人尊重自己的世界。殖民典型离开了这个世界,困难以让人们保持原样而被驱逐。这种逃跑和出于幼稚的统治需要联结在一起,这种逃跑适合社会但并未成功地利用之。殖民者听任'只关心旅行',想逃避'他诞生地的可怖'或'古老的护墙',或者更赤裸裸地,他想要'一个更加宽阔的生活',这都没有关系……问题始终在于牵连到对一个无人世界企望。"②如果另外考虑到许多欧洲人到殖民地去是因为在那儿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发财,因为除了少数例外,殖民主义者是商人,或确切地说,是进行不正当交易者,人们就会明白那在本地引起"自卑感"的人的心理。至于马达加斯加人的"从属情结",至少在那我们可以懂得和可以分析的惟一的形式下,它也是由于白种殖民者到达岛上而引起的。从其另外那种方式,从这种在单纯状态下的原始的情结——它本来成为整个先

① 马诺尼,同前书,第108页。

② 出处同上,第106页

前时期的马达加斯加人精神状态的特点——，我们觉得马诺尼先生并不能得出一丝一毫的有关现时本地的形势、问题或可能性的结论。

第五章 黑人的实际经验

"肮脏的黑人!"或简单地:"瞧,一个黑人!"

我来到世界,为使事物揭示一个含义而操心,我的头脑中充满源自世界的欲望,而现在我发现自己是在其他物体中的物体。

由于关闭在这一使人压抑的客观中,我恳求他人。他那救世主的目光扫在我突然变得毫不粗暴的身上,使我有种我以为已丢失了的轻松,通过使我离开世界,而又使我回到世界里。但在那儿,正好沿着背坡,我绊倒了,而另外那人通过手势、态度、目光使我动弹不了,含有用颜料固定草图的意思。我发火,要求作出解释……没作任何解释。我发作了。以上就是另一个自我收集的零碎片断。

只要黑人在他自己家乡,他就不会要为了他人去考验自己的存在,除了在小小的内心斗争时。是有"为他人的存在"的时候,黑格尔谈论到此,但在被殖民和开化的社会中一切本体论都变得不可实现。似乎这一点没有引起那些写有关这问题的人的足够注意。在被殖民人民的"世界观"中,有不纯洁的东西、有瑕疵,它阻止一切本体论的解释。可能,人家反对我们提出意见,说凡是个人都如此,但这掩盖了一个根本问题。当人们最后许可本体论把生存搁置一边时,本体论就不能使我们懂得黑人的存在。因为黑人不再需要是黑颜色的,但面对白人应该是黑肤色的。某些人会想到提醒我们说处境是双向的,我们回答说这是错误的。在白人看来,黑人没有本体论的抗力。黑人根据他

们应该所处的情境，有两套参考。他们的空想，或不客气地说，他们的习惯和恳求被取消了，因为这一切是同一个他们不知道和强加给他们的文明相矛盾的。

20世纪时，在自己家乡的黑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自卑传给另一人……毫无疑问，有时我们会同一些朋友讨论黑人问题。我们一起表示反对意见并肯定人人在世界面前平等。在安的列斯群岛，也有存在于土著、黑白混血儿和黑人之间的这种小小缝隙。但我们满足于理智上谅解这些分歧。事实上，这并不严重。再说……

再说我们有可能面对白人的目光。一个不寻常的沉重包袱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真正的世界同我们争夺我们那部分。在白人世界，有色人种在设计自己的形体略图中遇到困难。对身体的认识是一个彻底否定性的活动。这是个第三人称的认识。不确定氛围笼罩在身体周围。我知道如果我想吸烟，我必须伸出右臂并抓取在桌子另一端的烟盒。火柴在左边的抽屉里，我必须稍微往后退。而我做所有的这些动作并非出于习惯，而是出于一种暗含的认识。作为空间的和时间的世界内部的个体，慢慢地构成我的自我，简图似乎就是这样。这简图对于我来说不是非此不可，它不如说是自我和世界的决定性的构造——决定性的，因为在我个体和世界之间设置了一种有效的辩证法。

几年来，一些实验室打算发现去除黑人化的血清；一些世界上最认真的实验室冲洗它们的试管，调整它们的天平，开始进行能使不幸的黑人变白的研究，这样黑人就不再忍受这种身体的不幸之负担。我在身体简图的下面制作了一张历史种族的简图。我使用的要素不是由“感觉和特别是能触知的、前庭的、动感的和视觉领域的认识”[①] 提供的，而是通过另一人，白人，他

① 让·莱尔米特，《我们的全身像》，第17页。

给我编织了许多细节、趣闻、故事。我认为需要构造一个心理上的自我,要平衡空间,要使感觉局部化,而现在人家向我索要额外部分。

"瞧,一个黑人!"这是我路过时轻弹给我的外界刺激,我微微一笑。

"瞧,一个黑人!"这是真的。我觉得很逗。

"瞧,一个黑人!"人群逐渐围紧。我公开觉得逗乐。

"妈妈,看那个黑人,我害怕!"害怕!害怕!怕起我来了。我本想乐得透不过气来,但这对我来说变得不可能了。

我不能够了,因为我已知道存在一些传说、故事、历史,而尤其是雅斯佩尔教给我的"历史真实性"。于是个人简图在好几点上受到攻击,垮台了,让位给种族的表面简图。在火车上问题不再是用第三人称认识我的身体,而是用三个人,人家不是让给我一个位子,而是两个、三个位子。我已经乐不起来了。我丝毫发现不到世界那狂热的坐标。我作为三个人而生存:我占据地方。我走向另一人……而另一人渐渐消失,抱敌对情绪但并不难理解,感情外露的,心不在焉的,不见了。恶心……

我一下子对我的身体负责,对我的种族负责,对我的祖先负责。我客观地扫视自己,发现我的黑色皮肤,我种族的特征——吃人肉、智力迟钝、拜物教、种族的毛病、黑奴贩子们,以及尤其那句"Y a bon banania"穿破了我的鼓膜。

那天,我茫然不知所措,不能跟另一人——白人——外出,他无情地把我关起来,我远不是我的存在,远远不是,因为我把自己组成物件。对于我来说,如果这不是脱离、痛苦、使凝结在我全身的黑人血液出血,那又是什么呢?然而,我不要这种重新考虑,这种优化,我只不过想是其他人中的一员。我本想平静和年轻,到达一个我们的世界并一同建设。

但我拒绝一切情感的强直痉挛。我想要是个人,仅仅想要

是个人。某些人把我和我的那些成为奴隶身分的、受迫害的祖先联系在一起：我决定接受，通过全面的理解力我懂得这种内部的亲属关系，——我是奴隶的孙子，如同勒布伦总统是任人奴役剥削的农民的孙子那样。其实，警报相当快地烟吹云散了。

在美国，一些黑人被弃置于一旁。在南美，在街上鞭打和扫射黑人进步分子。在西非，黑人是牲口。而那儿，离我很近的地方，就在我的旁边，这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学院同学对我说："只要使阿拉伯人变成像我们一样的人，就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会是可行的。"

"亲爱的，你看出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吗，我不知道这……但那又怎么样，进来，先生，我们这儿不存在对有色人种的偏见……黑人完全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肤色黑而没有我们聪明……在军队里我曾有个塞内加尔人伙伴，他非常机灵……"

我在哪儿落脚？或者，你们更喜欢这说法：我在哪儿藏身？

"马提尼克人，出生于'我们的'老殖民地。"

我躲在哪儿？

"看那个黑人……妈妈，一个黑人！……嘘！他要生气的……先生，别在意，他不知道您也像我们一样有教养……"

我的身体使我又觉得被暴露无遗，浑身散了架、精疲力竭，在这冬天的白日下一切笼罩着忧郁的气氛。黑人是头牲口，黑人低劣，黑人是坏人，黑人长得丑；瞧，一个黑人，天冷，黑人在发抖，黑人发抖是因为他冷，那小男孩发抖是因为他怕黑人，黑人冷得哆嗦，这寒冷钻入你的骨髓，那个漂亮小男孩发抖是因为他以为那黑人气得哆嗦，白种小男孩扑到母亲怀中：妈妈，那黑人要吃我。

在白人周围，上面，天空在争夺老子天下第一，大地在我脚下嘎吱嘎吱作响，这是白人的歌声、白人的。整个这种白色烧灼

着我……

我在火边坐下，我发现我的外貌。我没有注意过我的外貌。它确实长得丑。我不再想这个问题了，因为谁来告诉我美是怎么样的？

今后我在哪儿藏身？我感觉从我的存在的无数分布中升起一股容易辨认出来的汇流。我即将发怒。火熄灭了好久，那黑人重又颤抖。

“看，这个黑人很帅……”

“夫人，长得帅的黑人不把您放在眼里。”

他满脸羞愧。我终于摆脱了我的反复思考。我一下子干了两件事：我识别我的敌人和大吵大闹。十分满意。就可以有好玩儿的了。

战场没有界限，我加入争论。

怎么？在我正忘却、原谅和只想爱的时候，人家却退回我的使命，犹如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白人世界是惟一正直的，它拒绝我的一切参与。人们要求一个人有人的举止。要求我则是有黑肤色人的举止——或至少是黑人的举止。我呼唤世界而世界却削减我的热情，人家要我闭居、缩小。

他们等着瞧吧！然而我曾让他们提防。奴隶制？人们不再谈及，这是个糟糕的回忆。我所谓的自卑？这是个戏弄人的笑话，最好嗤之以鼻。我忘却一切，但除非世界不对我遮住它的侧翼。我要试试我的门牙。我觉得门牙很结实。然后……

怎么？在我完全有理由去仇视、厌恶时，人家却反驳我？在原本应当是人家恳求、央求我的时候却拒绝承认我？既然我不可能从“天生的情结”出发，我决定表现出自己是黑人。既然另一人迟疑不决难以承认我，我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了：让人家认识我。

让-保罗·萨特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写道：“他们

(犹太人)听任他人用关于他们的某种感觉来毒害自己,并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担心他们的行为与此不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永远是内心复因决定的。”

然而,犹太人可能在其贪婪方面不为人知。他并不全部是他这样。人们希望着,等待着。他的行动举止最后作出决定。这是个白人,且除了几处相当可争议的特征外,他有时会不被人注意。他属于那些历来不知吃人肉的人的种族。吞食其父亲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啊!活该,只要不是黑人就好。当然,犹太人受侮辱,怎么说呢,他们被追捕、灭绝、放入炉内,但这是小小的家史。从犹太人被发现踪迹的时候起就不为人喜爱。但因为我,一切有了“新”面貌。不允许我有任何机会,我是外面的复因决定的。我不是其他人对我的“观念”的奴隶,而是我的外在表现的奴隶。

我慢慢地到达世界,习惯于不再企求突然出现。我爬行前进。那些白人的目光,那些独一无二的正确者对我作剖析。我被“确定了”。他们调整好自己的切片机后,客观地对我的现实做切片。我被出卖了。我感觉到,我在这些白人的目光中看出进入他们目中的不是一个新人,而是一个新型的人,一个新种类。总而言之,一个黑人!

我溜到角落里,我非常敏感地碰到事情表面的局部公理——黑人的内衣有黑人气味——黑人的牙齿是白的——黑人的脚大——黑人的胸部宽,——我溜到角落里,我默默地待着,我渴望隐姓埋名,渴望忘却。噢,我一切都接受,但是人家别再看见我!

“喂,过来,我把你介绍给我的黑人朋友……埃梅·塞泽尔,黑人,取得某大学学衔的……玛丽安·安德森,最伟大的黑人歌星……白血病发现者,科布博士,是个黑人……喂,向我的马提尼克岛朋友问好(注意,他非常敏感)……”

羞愧。对自己本人感到羞愧和蔑视。厌恶。当人家讨厌我时，人家就补充说这不是因为我的肤色……到处，我受着地狱般的圈的束缚。

我绕开这些远古时代的探究者并紧紧抓住我的弟兄们，跟我一样的黑人们。可怕，他们不接受我。他们差不多是白皮肤。而且他们要娶个白种女人。他们会有略带棕色的孩子……谁知道呢，渐渐地，可能……

我做了梦。

"您想想看，先生，我是里昂的一个和黑人最友好的人。"

事实明摆在那儿，不可逃避的。我的黑肤色摆在那儿，颜色很重并无可置疑。这肤色折磨着我，紧追着我，使我忐忑不安，令我恼火。

黑人是些未开化的人、愚蠢之人、目不识丁者。但是以我的情况来看，我知道，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对黑人有一种无稽之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这种荒唐的看法。已不再是在一个黑人本堂神甫面前惊叹不已的时代了。我们有医生、教授、政治家……对，但在这些情况下，某种异常的事持续着。"我们有位塞内加尔历史教授。他非常聪明……我们的医生是个黑人。他很温柔。"

我是个黑人教授，黑人医生；我开始变得脆弱起来，稍微有点儿惊慌我就战栗。啊，我知道如果那位医生犯了错，他和跟随他的人都将完蛋。的确，对一个黑人医生期待什么呢？只要一切顺利，人家把他捧上天，但当心点，无论如何别干蠢事！黑人大夫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地位同失去信任是何等地相近。我告诉你们，我被禁锢了：我的政治态度、我的文学知识、我对量子论的理解都得不到欢心。

我要求解释。人家像跟一个小孩说话那样轻柔地向我透露存在着某些人可接受的某种意见，但人家补充道，"应该希望这

现象很快就会消失”。什么意见？对肤色的偏见。

“对肤色的偏见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对一个种族的毫无道理的敌视，是强大和富有的民族蔑视那些他们认为比他们低下的人，然后是那些被迫受束缚的人的苦涩的怨恨，对这些人，这怨恨经常成为侮辱。由于肤色是种族的最易看得见的外部特征，它变成了标准，人们在这个标准的角度下判断人，而不考虑此人的受教育所获的知识和社会经验。浅肤色的人种竟至于看不起深肤色的人种，而后者拒绝更长期地同意人家打算强加给他们的谦逊的条件。”①

我看出来了。这是仇根；我并不是被对面邻居或表兄，而是被整个种族仇根、厌恶、蔑视。我成为某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的目标。精神分析学家们说对于小孩子，没有什么比接触理性更使人受创伤的了。我个人要说对于一个只有理智作为武器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接触非理性更神经质的了。

我觉得自己身上长出几片刀。我决定自卫。我要以足智多谋者的身分使世界合理化，向白人指出他错了。

让-保罗·萨特说，在犹太人身上，有“一种热衷于理智的帝国主义：因为他不愿仅仅说服他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说服他的谈话对方理性主义有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价值。他把自己看作是全球的传教士；面对那他被排除在外的天主教的普遍性，他要建立理性的‘天主教教义’，作为达到正确性和人之间心灵纽带的工具。”②

作者补充说，如果有些犹太人使直觉成为他们哲学的主要范畴，他们的直觉“丝毫不像帕斯卡尔的思想那么敏感：而这种敏感，不容置疑和变幻不停的思想，是建立在许多不易觉察的感

① 阿兰·布恩爵士，《对种族和肤色的偏见》，第 14 页。

② 《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 146—147 页。

知的基础上的，它对于犹太人则是最凶恶的敌人。至于伯格森，他的哲学给人以一种反理智主义学说的奇怪面貌，这种学说完全是由最爱推理和最爱评论的聪明人创立的。他通过推论，确定存在一种纯粹的时间，一种哲学的直觉；而这种发现时间或生命的直觉本身是每人都能实行的，是普遍的，它针对一般概念，既然它的客体可以指定和设想。"①

我热情地着手清查、探测周围亲近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注意到天主教为奴隶制和各种歧视辩护，后来谴责它们。但人们通过把一切归并到人的尊严的概念上来打破偏见。科学家们经长久迟疑后，承认黑人是人；"活体内"和"活体外"黑人显示出和白人相似；同样的形态学，同样的组织学（即显微解剖学）。理由在各方面都保证胜利。我重新回到那些会议。但我不得泄气。

胜利在玩猫捉耗子；它嘲弄我。正如另一人所说，我在那儿胜利就不在，胜利在时我不再在那儿了。在思想上，人们同意：黑人是个人。那些不太信服的人补充说，就是黑人的心脏像我们一样在左边。但白人在某些问题上始终是难对付的。他无论如何不愿种族之间亲近，因为人们知道，"不同的种族间的交配降低体格和精神的水平……在我们更好地认识到种族交配的效果之前，我们最好避免相隔甚远的种族之间的交配"②。

至于我，我十分清楚如何抵制。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该由我来规定自己，我会说我等待；我询问周围，我从自己的发现出发阐释一切，我变成神经质的人。

在别人找我麻烦的初时，人家十分明显地打出吃人肉这张王牌，为了让我记住这事。人家在关于我的染色体上描述某些

---

① 《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149—150页。

② J.-A.莫安（Moein），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阿兰·布恩爵上援引。

多少有点儿稠密的，代表同类相食的基因。除了性别链，人们还发现种族链。可耻，这种科学！

但我了解这“心理学机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制只不过是心理学的。两个世纪以前，我对于人类来说就已经完蛋了，我永远是奴隶，后来来了一些人宣布所有这一切只是历时太久了。我的顽强完成了其余的事；我从开化者的洪水泛滥中得救。我前进了……

太晚了。一切都被预见、被发觉、证实、利用。我那神经质的双手什么也没带回；矿床已枯竭。太晚了！但我也要了解这方面。

自从某人抱怨来得太晚和大局已定起，似乎存在一种怀旧。这是不是原籍的失乐园？奥托·朗克谈到过此事。多少个似乎固定在那世界的子宫上的人，把他们毕生花在解读德尔菲的神喻上或努力找得尤利西斯的游历！那些泛唯灵论者想证实动物有灵魂，运用以下的论据：一条狗躺在它主人的墓上并饿死在那儿。雅内还想起指出上述那条狗与人相反，仅仅是不能摆脱过去而已。阿尔托说，人们谈论希腊的伟大；他补充说，但今天的人民之所以不再理解埃斯库罗斯的《献祭品的人》，那么错在埃斯库罗斯。反犹太主义者是以传统的名义提高他们的“观点”的价值。有人以传统，这一悠久的历史、这一帕斯卡尔和笛卡尔的血统亲族关系的名义对犹太人说：你们在共同体中不可能找到位子。最近，这些好心的法国人中的一位在我坐的一辆火车上公开说道：

“但愿那些真正的法国品德继续存在下去，种族得救！目前必须实现民族团结。不再内讧！要一致面对外国人（并转向我那个角落），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外国人。”

必须为他辩白说他发出强烈的红葡萄酒气味；如果他能够

的话，他会说我那被解放的奴隶的血液不能以维荣[1]或泰纳[2]的名义发狂。

羞耻！

犹太人和我：因为不满意将我种族化，凭着运气，我变得通人情。我和不幸的犹太兄弟们联结一起。

羞耻！

一开始，可能显得令人惊讶，反犹主义的态度和敌视黑人的态度近似。是我那安的列斯群岛籍的哲学老师，他有一天向我提起："当您听到说犹太人的坏话时，您竖起耳朵仔细听，人家在说您。"我认为他百分之百有道理，由此理解为我完完全全对我的弟兄的命运负责。从此，我懂得他只是想说：一个反犹主义者必然是敌视黑人者。

你们到得太晚了，实在太晚了。在你们和我们之间将始终有一个世界——白人的——……对这种另一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往昔。人们理解我面对白人的这种感情迟钝，可能决定发出我那黑人的呼声。渐渐地我到处伸出伪足，分泌一个种族。而这个种族在一基本要素的重压下蹒跚。这个要素是什么？"节奏"！听听我们的诗人桑戈尔：

"这是最可感觉到和最不具体的东西。这尤其是生命的要素；呼吸急促或平缓，根据人的血压、激动的程度和质量变得有规律的或痉挛性的。原本纯粹的节奏是这样的。它在黑人艺术的杰作中，特别在雕塑中是这样的。它由一个主题——雕塑的形状——形成，这主题同一个一模一样的主题如叹气和呼气那样形成对比，且周而复始。这不是那产生单调的对称；节奏是生动的，自由的……节奏就这样影响智力不发达的我们，专制地，

① 维荣(Villon，1431—？1463 以后)，法国诗人。——译注

② 泰纳(Taine，1828—1893)，法国评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译注

为了使我们深入到客体的灵性中去;而我们的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本身就是有节奏的。”[1]

我有没有好好读过? 我读了又读。从白人世界的另一边,一个美妙的黑人文化在招呼我。黑人的雕塑! 我开始因骄傲而脸红,那儿是不是在打招呼?

我使世界合理化而世界以肤色偏见的名义摈弃了我。既然在理性方面不可能意见一致,那我就投向非理性。因为白人比我更无理,我由于需要理由,采取倒退的过程,但这毕竟是陌生的武器;这儿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是由不合理建立的;我陷入不合理的困境。不合理直到我的脖子。现在,我的嗓音颤动!

“那些没有发明火药和指南针的人
那些从不知道驾驭蒸气和电的人
那些没有探索过大海和宇宙
但知道苦难家园处于最低等隐蔽角落的人
那些除了背井离乡没有经历过旅游的人
那些顺从地跪着的人
那些人家奴役和使之信奉基督教的人
那些人家使之感染上退化……”

对,所有那些人是我的弟兄——一种苦涩的“兄弟情”这样地把我们紧紧抓住——我在肯定那次要主题后,从船上呼唤另一回事。

“……但那些人,如果没有他们,土地就不会是地球
比荒地更加有用的隆起之地

① 《黑人所带来的》,《有色人种》,第309—310页。

尤其因为荒地更多的是地窖地
那儿土地不再有土
它保持下去和逐渐成熟
我的黑种人性格并不是石头一块，
它虽重听却反对白天的喧哗
我的黑种人性格并不是一叶障目
我的黑种人性格既不是座塔
也不是座大教堂
它隐没在土地那红色的肌肤中
它隐没在天空那炽热的肌肤中
它以正当的耐心穿破重重的煎熬。”①

哎呀！达姆达姆鼓含糊不清地传达宇宙的消息。只有黑人能转达它，了解其意思和意义。我骑坐在世界上，两只强劲有力的脚后跟贴着世界的两侧，使得世界的外表闪光发亮，如同祭司使牺牲的两眼中间发光。

“但他们沉醉于一切事物的本质，被深深吸引，不知道表面，却被一切事物的运动利用

不在意征服但却玩世界游戏
是世界的真正的长子
是世界所有呼吸的出气细孔
世界所有呼吸的亲如手足般的友善空地
世界所有河流的河床
世界的圣火火花

① 塞泽尔，《回乡笔记》，第77—78页。

因世界运动本身而颤动的世界肌肤之肌肤!"[①]

血统! 种族……出身! 眼花缭乱的变化! 对于四分之三的受伤者当天的目瞪口呆,我感到自己愤怒得涨红了脸。世界的动脉搞乱了、拔出来了、连根拔除了,它们转向我并使我繁殖。

"血统! 种族! 我们整个种族被太阳的男性心灵所感动。"[②]

牺牲充当了创世和我之间的中词——我不再找到出生地,但发现血统。然而必须怀疑节奏,故土的友谊,这种神秘的、肉欲的、群体的和宇宙的婚姻。

在《黑非洲的性生活》这部富有见解的作品中,德·佩德拉尔(De Pédrals)透露在非洲,不管是什么样受重视的领域,总是有某种巫术社团结构。他补充说,"所有这些要素正是人们在更大规模的秘密社会的领域里能重新发现的要素。此外,因为在青春期受过割礼者、被切除阴蒂者不应向不被接受参加秘密社团者泄露他们所遭到的事,违者处死,因为在参加一秘密社团总是要求'神圣爱情'的行为,有必要在考虑割礼的同时终止切除礼,以及他们视为未成年人秘密社团的构成因素的宗教仪式。"[③]

我走在白色的带刺茎的葡科植物上。瀑布威胁着我火热的生命。面对这些宗教仪式,我加倍小心。黑人的巫术! 酒神女祭司的歌舞、巫魔夜会、异教徒的仪式、护身符。性交是祈求兄弟姐妹群诸神保佑的时机。这是个神圣、纯洁、十全十美的行

① 塞泽尔,《回乡笔记》,第 78 页。

② 同前书,第 79 页。

③ 德·佩德拉尔,《黑非洲的性生活》,第 83 页。

为,促进不可见的力量介入。对于所有这些表现、所有这些加入秘密社团的仪式、所有这些活动有什么想法？从各处都使我想起了海淫的舞蹈和表示。在我跟前响起了一首歌：

"以前我们的心十分炽热
现在我们的心是冰凉
我们除了爱就什么也不再想了
回到村里
当我们撞见粗大的男性生殖器
啊！让我们来畅快做爱
因为我们的性器官干旱又干净。"①

土地,刚才还是被制伏的骏马,开始戏耍起来。这些求偶狂是不是处女？黑人的巫术、原始的精神面貌、万物有灵论、动物性色情,这一切都向我涌来。这一切成为没有跟上人类发展的民族的特点。如果愿意,可以说这就是人类的退化。我犹豫好久之后才使自己达到这程度的。星星变得挑衅性的了。我必须作选择。我说的什么呀,我没有选择余地……

对,我们(黑人)是落后的、单纯的、表现自由的。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身体与你们所称的精神并不对立。我们在世界中。人一大地这一对万岁！此外,我们的文人帮我战胜你们;你们白人的文明忽视敏锐的财富——敏感性。你们听着：

"感情上的灵敏度,黑人是感情犹如希腊人是理智。"所有的风使水起波纹吗？风刮倒露天的生灵,于是果子经常在风里未熟先掉吗？对,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黑人"更富于天赋,而不是

① 韦尔西亚(Versial),《乌班吉河的秘密宗教仪式》,113 页。

富有作品"。但大树扎根于土地。江河流入深处,顺流冲走珍贵的闪光片。非裔美国诗人朗格斯通·于盖斯唱道:

"我认得一些江河,
古老而阴郁的江河
我的内心变得深沉
如同深沉的江河一般。"

"另一方面,黑人激动和敏感的性质本身说明他面对客体的态度,他这样本性强烈地去理解客体。这是一种变为需要的放任,是相融洽的,甚至是认同的积极态度,只要影响稍微强一些,我就会说出客体的个性。有节奏的态度,大家牢记这词。"[1]

黑人恢复名誉了,"站着掌舵了",黑人支配自己的直观世界,他被重新找得、收罗、索回、接受,然而这是个黑人,并非一点也不是个黑人,但却是个黑人,他立在世界的前台,向世界的众多触角发出警报,他以其诗的威力沐浴世界,"他以众多的细孔面对世界的所有气息"。我娶了世界!我是世界!白人从未明白这种不可思议的替代。白人想要世界;他单为自己想要世界。他发现自己命中注定是世界的主人。他控制世界。他在世界之间扎根并给世界带来占为己有的关系。但存在一些只适应我的方式的社会准则。我以巫师方式,从白人那里偷取了他和他的家人早已失去的"某个世界"。那天,白人在回家时感到一种他不能辨别的精神打击,他是如此不习惯这些反应。因为在土地和香蕉树的客观世界上面,我巧妙地建立了真正的世界。世界的实质是我的利益。在世界和我之间建立起共存关系。我又找

① 桑戈尔,《黑人带来的东西》,第295页。

到了原始的大一。我那“响亮的掌声”吞噬世界的歇斯底里叫声。白人痛苦地感觉到我逃过他，且我随身带走某些东西。他搜我的口袋。最不显山露水地探测我那些拐弯抹角的话。到处是已知事物。然而，显然我拥有一个秘密。人家询问我；我神情神秘地转过头去，喃喃道：

“托科瓦利，我的叔叔，你记得从前的夜晚吗
当我的脑袋紧压在你那有耐心的背上
或者你牵着我的手引导我通过黑暗和征兆
田野里萤火虫花团锦簇，星星落脚在草上、地上
四周万籁俱寂
只有荆棘丛的芬芳，橙红色的蜂群嗡嗡
作响，它们控制着蟋蟀那纤弱的颤动，
以及那闷闷的达姆达姆鼓声，夜里远处的
呼吸，托科瓦利，你听那难以听见的声音，
你给我解释祖先们在宁静的人才荟萃的大
海中说些什么，
公牛、蝎子、豹子、大象和鱼族，
才智的乳汁泵通过鞣料树皮汩汩不断
这是月亮女神的智慧和从黑暗中掉下的星星。
非洲的夜晚，我黑人的夜晚，神秘又清澈，
阴郁又辉煌。”[1]

我成为世界的诗人。白人发现一首没有任何诗意的诗。白人的灵魂烂了，正如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朋友对我说的：“黑人面对白人可以说构成人道的保证。当白人觉得自己太成为机器一

[1] 桑戈尔，《亡灵歌》，1945 年。

般了，他们就转向有色人种并向他们要一点人文的养料。”我终于被承认了，我不再是个废物了。

我想必很快就泄气了。白人窘了一会儿，对我阐述根据遗传学的观点，我代表一个阶段：“你们的长处被我们吸取尽了。我们掌握了一些土地的神秘主义，而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你们关心一下我们的历史吧，你们就会明白这一融合达到何种地步了。”我当时感到循环往复。我的独创性被从我那儿强行夺走了。我哭了很久，然后我又开始生活。但一套使人软弱无力的公式缠绕着我：黑人那“特殊的”气味……黑人那“特殊的”纯朴……黑人那“特殊的”天真幼稚……

我试图结伙逃跑，但白人们抓住了我这一点并割断了我的左腿弯。我测量自己的实质界限；肯定是相当浅薄。我那最不寻常的发现就是处在这个水平上。确切地说，这个发现是个重新发现。

我骇人听闻地搜索黑人的古代。我从中发现的东西让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舍尔歇在其《废除奴隶制》一书中，给我们带来不容置辩的论据。从此弗罗贝尼斯[①]、韦斯特曼（Westermann）、德拉福斯（Delafosse），他们都是白人，齐声赞同：塞古、杰内是十万人口的城市。人们谈论黑人博士们（到麦加去讨论可兰经的神学博士们）。所有这些被挖掘、陈列的东西，放在通风地方的内脏，使我重新发现一批有价值的历史。白人搞错了，我不是个原始人，更不是个半人，我属于一个人种，这个人种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加工金和银了。而且，有另一件事，另一件白人无法懂得的事。听着！

① 弗罗贝尼斯（1873—1938），德国人种学家，发现黑非洲艺术的先驱。——译注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在几个世纪中，一种未被克服的野蛮就这样把他们从他们的故乡、上帝和家庭那里夺走。

“这是些温良恭谦、彬彬有礼的人，他们肯定超过他们的刽子手——这帮为了更加大肆掠夺而破坏、侵犯、侮辱非洲的冒险家。

“他们知道建立家园、管理王国、建造城市、种地、熔化矿石、织棉布、锻铁。

“他们的宗教是美好的，由跟城市的奠基者的神秘接触所形成。他们那令人愉快的风俗建立在团结、仁慈、敬老的基础上。

“没有任何的强制，有的却是互相帮助，生活快乐，自觉遵守纪律。

“秩序——激烈——诗歌和自由。

“从无忧无虑的个人到几乎是传说性的首领，有一条不断的理解和信任的链子。没有科学吗？当然，但他们有防御害怕的、伟大的神话、传说，在神话、传说中最细腻的观察和最大胆的想像互相均衡和互为依据。没有艺术吗？他们有自己那出色的章法，在此章法中人的感情决不如此粗暴地爆发，而是根据萦绕在心头的节奏规律来组织要求捕捉的题材的大方案，以便重新分配宇宙的最奥秘的力量……”[①]

“……在非洲的内部有宏伟的建筑物吗？有学校吗？有医院吗？没有一个20世纪的资产阶级，没有一个迪朗、一个史密施或布朗猜想在欧洲人之前非洲存在这些东西……

“但舍尔歇根据卡耶[②]、莫利昂(Mollien)、康德尔兄弟(les

① 维克多·舍尔歇，《奴隶制和殖民化》，埃梅·塞泽尔所写的引言，第7页。

② 卡耶(1799—1838)，法国旅行者，为第一个进入非洲Tombonctou的欧洲人，原文为Caillé，疑是印刷错。——译注

frères Cander)的资料，指出存在这些东西。如果说他仅仅指出在1498年葡萄牙人下船抵达刚果岸边时，他们发现一个富庶和繁荣的国家以及在安巴斯的宫廷里大人物们穿着绸缎的事，那么他至少知道非洲自行以国家的司法观点提高自己，并且他在帝国主义的高潮时代猜想毕竟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众多文明之一——而且并不是最温和的文明。"[①]

我把白人放回原位；我胆子变大了，猛撞他们并毫不客气地责备他们：你们得将就我，我不将就任何人。我尽情地冷笑。看得出来，白人低声埋怨。他们的对抗时间无限期地延长……我赢了。我狂喜不已。

"放弃你们的历史吧，放弃你们对过去的研究并试着置身于我们的节奏吧。在像我们的那样一个极其工业化的、科学化的社会里，不再有你们的感觉的地方。为了被接纳过日子必须心肠硬。问题不再是玩世界的游戏了，而是以积分和原子的举动奴役世界。有人时不时地对我说，当然如果我们厌倦我们的高楼生活，我们会走向你们那样，如同走向我们的孩子那样……完整无损的……惊讶的……自发的。我们会走向你们那种状况就如走向世界的童年时代。你们在生活中是如此地真实，就是说那么地爱开玩笑。让我们把我们那讲究客套和礼貌的文明抛弃一段时间吧，并关心这些脑袋、这些令人爱慕地富于表情的脸。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使得我们跟我们自己言归于好。"

就这样，人们以理性反对我的非理性，以"真正的理性"反对我的理性。每次，我扮演输家。我体验我的继承性。我全面地总结自己的病。我要成为典型的黑人，——这不再可能了。我要成为白人，——最好付之一笑。而当我试图在思想和脑力活

① 舍歇尔，《奴隶制和殖民化》，塞泽尔所写引言，第8页。

动方面索要我那黑种人的气质时，人家夺走我这一方面。人家向我表明我的尝试只不过是辩证法中的一个用语：

“但是有更为严重的：我们曾经说过，黑人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他毫不希望主宰世界：他想取消那些来自种族的种族特权；他表明自己和一切有色人种团结。“黑色人种的气质”的主观的、存在的、种族的概念一下子“变成了”——正如黑格尔所说——无产阶段的客观、积极、准确的概念。桑戈尔说，“塞泽尔认为‘白人’象征资本，如同黑人象征劳动那样……通过黑皮肤种族的人，他歌颂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

“说起来容易，思考起来不易。而且，最热情歌颂黑色人种气质的人同时是些马克思主义战士，这大概并非偶然。

“但尽管如此，种族的概念还是同阶级的概念相交叉：种族概念是具体和特殊的，阶级概念是普遍和抽象的；一个突出雅斯佩尔称为理解力的东西，而另一个突出智力；前者是心理生物学说，而另一个则是从经验出发的方法结构。事实上，黑色人种气质显示为辩证法发展的衰弱时期：理论上和实践上肯定白人的霸权是正题；黑色人种气质的地位作为反命题的价值，是消极性的时刻。但这个消极时刻由于它本身并不充分，利用它的黑人们十分清楚这点；他们知道这涉及准备人类的综合或实现一个无种族的社会。因此黑色人种的气质是为了自我摧毁，它是过渡而不是结果，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①

当我读这一页时，我感觉有人抢走了我最后的运气。我对

---

① 萨特，《黑色俄耳甫斯》，《黑人和马达加斯加诗歌选》的前言，第 XL 页及下一页。

我的朋友们宣布说:“黑人诗人的年青一代刚受到一次不可宽恕的打击。”有人求助于一个有色种族的朋友,而这位朋友除了表明他们行为的相对性外没有找到什么更好的东西。每次,这个先天的黑格尔信徒忘了意识需要陷入绝对的无知中,这是达到自我意识的惟一条件。他提及消极方面来反对理性主义,但却忘记这个消极性从几乎基本的绝对性中得出它的价值。在实验中投入的意识不知道、想必不知道他的存在的本质和决定。

《黑人俄耳甫斯》是在黑人的“生存”理智化的一个时刻。而萨特的错误在于不仅想从源泉到源泉,而且还想汲干这源泉:

“诗歌的源泉会枯竭吗?抑或不管怎样那黑色大江会赋予它所投入的大海色彩吗?没有关系:每个时期有它的诗歌;每个时期历史环境选择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阶级重新举起火炬,创造形势,这些形势只有通过诗歌来表示或超越;时而诗意冲动和革命冲动相吻合,但时而它们却又分道扬镳。今天让我们欢迎那使黑人能够‘如此强硬地发出黑人的疾呼声以致世界会议将因此而震撼’的历史机遇吧(塞泽尔)。”①

就是这些,不是我给自己创造一个见解,而是见解摆在那儿,预先存在着,在等着我。并非由于我这低劣黑人的贫困,我这低劣黑人的牙齿,我这低劣黑人的饥饿,我才制作一个火矩,往里搁火种,以便放火烧这世界,而是这火炬摆在那儿,等待这一历史机遇。

拿意识来说,黑人的意识在前期存在阶段绝对地浓厚、饱满,却由于欲望而千疮百孔,任其废除。让-保罗·萨特在这个研究中摧毁了黑人的热情。需要用无法预料来对比历史的变化。我需要绝对地陷入黑色人种的气质中。可能有朝一日,在这不

① 萨特,出处同前,XLIV页。

幸的浪漫主义内部……

无论如何我需要无知。这种斗争，这种再下降想必具有完美的面貌。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令人不愉快的了："我的孩子，你会变的；我在年轻时，我也……你等着瞧，一切都会过去的。"

那给我的自由的支持点带来必要性的辩证法把我从自己本身驱逐出去。这个需要打破了我那轻率的见解。始终以意识而言，黑人的意识内在于它本身。我不是某个东西的潜在性，我完全是我自己这样子。我不需要追求一般概念。在我的内部任何可能性都不就位。我这黑人的意识并不显得缺乏。它"存在"。它附着在自身上。

有人对我们说，但在你们的表明中有对历史过程的不理解。那么你们听着：

"阿非利加我记住了你阿非利加
你在我的身上
如同伤口中的肉刺
如同村中央的守护神
使我成为你的投石器
我的嘴成为舔你创口的唇
我的膝盖成为你倒下时粉碎的柱子
然而
我愿只属于你的种族
所有各国的工人和农民……
……底特律的白人工人亚拉巴麻的短工
无数的资本主义苦工族
命运训练我们肩靠肩
并否认古代血统禁条的巫术
我们藐视我们孤独感的残余

假如湍流是边界
我们就从沟壑拔去它源源不竭的头发
假如山脉是边界
我们就粉碎火山的下巴
确认山脉和
平原将是曙光广场
在那里集结我们的力量
它被我们主子的诡计搅得四分五裂
如同五官的矛盾
化为脸庞的和谐
我们主张全球的所有民族
统一受苦和统一造反
我们在偶像的尘埃中
搅拌兄弟时期的研钵。"[1]

我们要回答说,正好,黑人的感受是模糊的,因为不是有"一个"黑人,却是有"一些"黑人。例如,同这另一首诗有多大的差别啊:

"白人杀害了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很自傲
白人强暴了我母亲
因为我母亲长得美
白人在光天化日下使我哥哥屈从
因为我哥哥身强力壮
然后白人把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

① 雅克·鲁曼,《乌木》,前奏曲。

转向了我
并用他那主子的口气
当我面吐出轻蔑的语言
‘喂小孩,羊倌,一条毛巾,水’。”[1]

而这另一首诗:

“我那伶牙俐齿的哥哥
满嘴虚伪的恭维话
我那架着金丝边眼镜的哥哥
主子的话使你的眼睛变成蓝色
我那穿着丝绸翻领无尾常礼服的哥哥
在那些‘优越感’的沙龙里
乱嚷嚷、窃窃私语、自吹自擂
你令我们感到怜悯
你家乡的太阳
在你文明人那安详的脸上
只不过是个阴影了
而你祖母的小茅屋
使一张因屈辱和认罪的岁月
而变白的脸赧颜
但当听够了响亮的空话
它们如同架在你肩上的大鼓
你会践踏非洲那苦涩的红土地
于是这些使人焦虑不安的话
将使你那不安于现状的步伐有节律

① 大卫·迪奥普,《诗三首》,殉难时代。

我感到自己在这里如此孤单,如此孤单!"[1]

不时地,人们想停下来。表达真实是艰难的事。但当人们想到要表达存在时,却有可能只遇到不存在。肯定的是在我试图捕获自己的内心时,仍就是一个他者的萨特,在叫出我名字的同时,除掉我的一切幻想。于是我对他说:

"我的黑种人性格既不是座塔,
也不是座大教堂,
它潜入土地那红色的血肉中,
它潜入天空那火热的血肉中,
它以它正当的耐心划破黑暗的煎熬……"

在我极度实际和愤怒地声明这点时,他却提醒我说我的黑种人性格只是个弱拍。的确,我告诉你们,确实我的肩膀从世界的结构上滑下,我的双脚不再感到土地的抚摸。没有黑人的往昔,就没有黑人的未来,我不可能生活在关黑人的地方。还没有变白,不再完全黑,我是个受苦的人。让-保罗·萨特忘了黑人苦于他的身子和白人不一样[2]。在白人和我之间,无法挽回地有一种超验性关系[3]。

但人们忘了我的爱的坚实性。我说明自己的特点是绝对趋向开放。于是我采取这种黑种人的性格。并含着眼泪恢复这种

---

① 大卫·迪奥普,《叛徒》。

② 如果说萨特对于存在的研究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提醒在《存在与虚无》描述精神错乱的意识的范围内),对黑人的意识实施这些研究则显示出是错的。因为白人不仅是另一人,而是主子,真实的或想像的主子。

③ 在让·瓦尔(Jean Wahl)所理解的意义上,《人类存在和超验性》,存在和思想。

性格的机制。经我的双手粉碎的东西——凭直觉行事的藤蔓——重新建立了,了解了。

我叫嚷得更厉害了:我是个黑人,我是个黑人,我是个黑人……

而过分地感受自己的神经官能症的是我的哥哥,且他发现自己瘫痪了:

"黑人:夫人,我不能。

莉齐:什么?

黑人:我不能向白人开枪。

莉齐:的确!他们会感到为难的!

黑人:夫人,他们是白人。

莉齐:那又怎么样?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就有权把你像头猪那样放血吗?

黑人:他们是白人。"

是自卑感?不,是不存在之感。罪恶是黑人的,而美德是白人的。所有这些白人手握手枪聚在一起,不可能有错。我是有罪的。我不知道犯什么罪,但我感到我是个坏蛋。

"黑人:事情就像这样,夫人,跟白人在一起事情始终就是如此。

莉齐:你也觉得自己有罪?

黑人:对,夫人。"①

---

① 萨特,《可尊敬的妓女》;也见:《我是个黑人》,《勇士之家》,马克·罗伯逊的电影。

是比格·托马斯害怕了,他十分害怕。他害怕,但怕什么呢?怕他自己。人家还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知道当世界知道时害怕将笼罩着世界。而如果世界知道,世界总是要黑人做某些事情。他害怕世界知道,如果世界知道,他这害怕将成为世界的害怕。如同这个老太太,她跪着恳求我们把她捆在她床上:

"大夫,我随时觉得这件事攫住我。"

"什么事?"

"想自杀。把我捆起来,我害怕了。"

最后,比格·托马斯行动了。为了结束紧张,他行动了,他回答世界的期待[①]。

这是《如果他叫喊,那就让他叫吧》中的主人公——他正好干他不愿干的事。这个金发胖女人随时阻挠他,她弱不禁风、性感、爱奉献、坦率、害怕(希望)被强奸,最后成了他的情妇。

黑人是白人手中的玩具;于是,为了打破这可怕的地狱之圈,他发作了。不可能在看电影时不遇见我。我预计着。我料想在中间休息时,正好在放映前。我面前的人们看着我,窥伺着我,等着我。一个黑人青年侍者要出现了。心上人使我神魂颠倒。

太平洋战争中致残者对我的哥哥说:"你要配合你的肤色,就像我配合我的残肢那样。我们两个人都是事故受害者。"[②]

然而,从我整个内心中,我拒绝这种截肢。我感到自己的心胸和世界一样宽广,真正地同最深的河一样深,我胸中有股无限扩展的力量。我是老爷而人家却劝我要像残疾人般谦恭……昨天,在我睁眼看世界时,我见到天空从这边到另一边地变脸色。

---

① 理查德·赖特,《土生子》。

② 《我是个黑人》。

我想起来,但寂静被掏空了内脏,翅膀瘫痪了,它向我涌来。我对自己的行为不须负责任,骑跨在“虚无”和“无限”之间,我哭起来了。

第六章　黑人和精神病理学

精神分析学派曾研究在某些社会环境、某些文明领域中产生的神经症的反应。为了听从辩证的要求，人们想必思忖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弗洛伊德或阿德莱的结论能用来企图说明有色人种的世界观。

人们永远也不会足够地强调指出，精神分析试图理解在家庭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群体内部的一些已知的表现。如果涉及一个成年人所经历的神经症时，分析家的任务则是在新的精神结构中重新找得与某些幼儿期因素的类似，家庭内部一堆冲突的一种重复、一个复制品。在所有情况下，人们努力把家庭看作是“精神的对象和环境”①。

然而，这里，现象将非常复杂。在欧洲，家庭的确代表世界所具有的提供给孩子的某种方式。家庭结构和国家结构保持紧密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军事化和权力集中化自动地导致父母的权力的加剧。在欧洲和所有的所谓有教养的或文明者的国家中，家庭是国家的一小块。走出父母亲的环境的孩子又发现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原则、同样的价值。一个在正常家庭长大的正常孩子将是个正常的大人②。在家庭生活和国家生活之间没有

---

① 《情结，家族心理学的具体因素》，拉康，《法兰西百科全书》，8—40—5。

② 我们愿相信人家不因最后的这句话对我们提出诉讼。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问道：“你们称作正常的是什么？”一时，我们找不出恰当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为

不相称之处。相反,如果人们尊重一个封闭的国家,即曾经防御了传播文化的涌流,那么就重新找到上面所描述的结构。例如,R.P.特里勒(Trilles)的《非洲俾格米人的内心》以事实使我们信服;人们从中随时感到需要使俾格米人的心灵天主教化,但从中发现的文化描述——文化的模式、宗教仪式的持久、神话传说的继续存在——并不给人以“班图人哲学”的人为印象。

在一种和另一种情况下,有家庭环境特点投影在社会环境上。确实,小偷或强盗的孩子习惯于某种小集团的法律,看到世界上其余的人表现不同会感到十分惊讶,但新的教育——除非反常或迟钝(厄伊埃)[①]——可能会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道德观点,使其社会化。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发觉病因在家庭环境中。“国家权力对于个人来说,是家庭权力的再现,他在童年时由这种权力塑造而成。个人把以后碰到的权力同父母亲的权力相似对待:他根据过去来领会现在。就像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那样,面对权力的行为被学会了。这种行为在家庭内部被学会了,通过那家庭的独特安排,即通过权力在家庭的分配和实施的方式,从心理学的观点可以识别。[②]

然而,我们看到在有色人种家里却相反,这一点可十分重

了防止最紧急的事,让我们援引G.康基尔汉那十分有教育意义的,单纯的生物问题为重点的作品《正常的和反常的》。只补充一句,在精神的领域中,请求、要求、恳求的人是不正常的。

① 虽然这种保留本身是有争议的。请见朱丽叶·布托尼埃小姐的学术报告:“反常难道不是一种极度情感迟钝吗?这种迟钝是由于孩子曾生活其间的条件而保持下来或产生的,至少也由于体质上的健康情况,它明显地是个原因,但大概不是惟一的责任者。”(《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9年第三期,第403—404页)

② 若阿辛·马居斯,《家庭结构和政治行为在家庭和国家中的权力》。(《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9年4月—6月号)

要。一个正常的黑人孩子,曾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长大,稍微和白人世界接触就会正常化。有人不会立即明白这句话的。因此我们要开倒车。弗洛伊德在给予布勒尔博士正确的评价时写道:"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症状可以说像情感经历的残渣,为此,我们后来把这情感经历叫作精神创伤。症状的特性与引起症状的创伤场面的性质相同。根据固定的表达方式,症状由一些'场面'决定的,它把这些'场面'形成记忆的残渣,这就不再必要从这些症状中去看神经症那任意的、捉摸不透的结果了。然而,与人们预期的相反,症状并不总是起因于单一的事件,大部分时间是起因于许多经常相似和重复的创伤,因此必须按照年代再现整个一连串病原回忆,但次序颠倒,一开始是最近的,最初的在末了;不可能一直深入到最初的创伤,如果跳过中间阶段,经常最有效。"

人们已经再肯定不过了;在神经症的初始,有确定的 Erlebnis(体验)。弗洛伊德更进一步补充说:"的确,病人把这创伤从他们的意识和记忆中驱逐了出去,并表面上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抑制本能的愿望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中;它伺机表现并不久再现,但在认不出的伪装下;换句话说,抑制本能的想法在意识中由另一个充当其代用品的想法所替代,而所有苦恼的印象都来依附在这个想法上,人们认为这些印象由于抑制而被排除了。"这些"体验"抑制在无意识中。

在黑人的情况下,你们有什么看法?除非运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这一令人眩晕的论据——它如此地使我们精神失常,人们绝对莫明其妙。在被殖民的国家中每天上演一个悲剧。例如,如何解释一个黑人业士到巴黎大学准备哲学学士学位,在一切围绕他的冲突的安排之前,已有戒备?勒内·梅尼尔用黑格尔学说的话汇报这种反应。他使这反应成为了"建立奴隶意识,代

替抑制本能的‘非洲’思想,代替主子表示的迫切要求——建立在集体的内心深处的要求,集体应该像驻军监视被征服的城市那样监视这要求——的结果”①。

在我们关于黑格尔的一章里,我们会看到勒内·梅尼尔没有弄错。然而,我们有权对自己提出问题:再说在完全与白人同化时,如何解释在20世纪时这种反应持续着?经常,正常化的黑人从未与白人联系过。是不是在无意识中有旧经验和压抑?黑人小孩是否见到过他父亲受白人的拷打和虐待?是否有过实际的创伤?我们对这一切回答说:不,那又怎样?

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回答,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集体陶冶”概念。在一切社会,一切集体中,存在着,应该存在着一个渠道,一扇出去的门,通过这渠道和门,堆积的力能够在挑衅的形式下释放。这就是儿童教育中的规则,集体治疗中的心理剧,以及为青少年出版的更为普及的图画周刊所力求的,——每一种社会都自然地要求一种确定的形式的陶冶。人猿泰山、12岁的探险家,米老鼠的故事,以及所有的画报,趋向于真正的集体挑衅的压抑。这是些由白人为白人小孩写的报纸。然而,悲剧就在这里。在安的列斯群岛,当地年轻人贪婪地阅读的是同样的画刊,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其他的殖民地状况是相似的。而狼、魔鬼、凶神、邪恶、野人总是由黑人或印第安人代表,并如同始终与征服者等同起来那样,那黑人孩子变成探险者、冒险家、传教士,他同白人小孩一样容易“有被那些凶恶的黑人吃掉的危险”。人家会对我们说这不很重要;但这是因为他们丝毫不会考虑这些画刊的作用。下面是莱格曼(Legman)对这的看法:“除了很

① 借用米歇尔·莱里的援引,《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海地》(《现代》,1950年2号)。

少的例外，每个在1938年时六岁大的美国孩子到现在最少吸收了18,000个残忍拷打和血腥暴力的场面……美国人是除了布尔人外，有史以来惟一把当地居民从他们安家落户的土地上扫除出去的现代民族[1]。那么只有美国可能有要平息的民族内疚，它用虚构'Bad Injun(印第安坏人)[2]的神话的手段，为了以后能够再介绍可尊敬的红皮肤人的历史形象，这些人未能成功地保卫自己的土地，反对以圣经和枪支为武器的侵略者；我们应得的惩罚只能通过否认对坏事负责，把指责转嫁给受害者来转移；证明——至少我们亲眼目睹——我们首先和只此一次的出击，纯粹是合法的自卫行动……"作者考虑这些画刊对美国文化的影响，还写道："这个问题依然是分开的：这种固恋暴力和死亡的躁狂症是受审查的性欲的替代品呢，还是确切地说它在留给性审查的自由道路中没有起到把孩子和成年人的挑衅欲望引向反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这个结构，借助他们自己的同意，使他们变坏。在这两种情况下，倒错的原因是主要的，不管它是性欲范畴还是经济范畴的；只要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压抑的根本原因，一切针对诸如'连环漫画书'的简单逃避行为的攻击依然是毫无意义的。"[3]

在安的列斯群岛，那个黑人青年在校内不住地重复"我们的父辈们，高卢人"[4]，与开发者、传播文化者、给野蛮人带来真

① 顺便指出加勒比人遭受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冒险家的同样的命运。

② "Bad Indian"(印第安坏人)的贬意歪曲。

③ G.莱格曼，《连环漫画的心理病理学》，罗比伊奥(Robillot)译(《现代》，第43期，第916页及下页)。

④ 正如在许多情况下，当有人把这教学特点带回马提尼克岛时，引起的是微笑。人们很愿意看到事情的喜剧性，但不计它长远的后果。然而重要的是这些长远的后果，因为是从这些三言两语的句子出发，设计了安的列斯群岛的青年们的世界观。

理——一个完全白人的真理——的白人同化。视为同一,就是说黑人青年主观地采取白人的态度。他使那主人公——他是白人——充满挑衅性,——这个时代,挑衅性与奉献的性质紧密相似:充满性虐待狂的奉献。一个8岁的孩子赠献某种东西,甚至送给一个大人,不能容忍遭拒绝,渐渐地,在这安的列斯青年人身上形成和凝成一种态度,一种想问题和看问题的习惯,这态度和习惯主要是白人的。在校内,当他有时读到一些白人作品中的未开化的人的故事时,他总是想到塞内加尔人。当小学生时,我们就野蛮的塞内加尔人的所谓的习俗讨论了整整几小时,在我们的谈话中有一种最不反常的无意识。但这是因为安的列斯人不认为自己是黑人;他认为自己是安的列斯人。黑人在非洲生活。安的列斯人在主观上、在理智上像个白人那样地为人。然而,这是个黑人。他一旦在欧洲,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且当有人谈论黑人时,他知道这涉及他,也涉及塞内加尔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呢?

把同样的"凶神恶煞"强加给白人和黑人是严重的教育错误。如果有人愿意把"凶神恶煞"理解为"这个"的人道化企图,他就会领会我们的观点。我们将极其严格地说儿歌遭到同样的批评。人们已觉察我们就是想编出一些专门给黑人读的画册,给黑人孩子唱的儿歌,甚至编一些历史作品,至少是教育修业证书。因为在有相反证明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有创伤,它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个安的列斯青年是个随时都会被喊来和一些白人同胞一起生活的法国人。人们经常有点忘了他。

白人家庭就是某个结构的受托人。社会真正是家庭的总和。家庭是个机构,它显示一个更加广大的机构:社会或民族的群体。参照方向是同样的。白人家庭是准备和培养社会生活的地方。"家庭结构在超我中内心化并被投射到政治行为[我们说

社会行为]中”(马居斯)。

黑人如果待在自己家里，他所实现的东西比白人小孩还要少。但就算他到欧洲去，他需要重新考虑他的命运。因为法国黑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感到自己与他人不同。有人很快说：黑人自卑。事实是人家使他产生自卑感。那个安的列斯青年是个法国人，时刻被认定和白人同胞一起生活。然而安的列斯家庭实际上同国家结构不保持任何关系，即跟法国结构、欧洲结构不保持任何关系；于是，安的列斯人应该在家庭和欧洲社会之间作选择；换句话说，这是向社会——白种女人，开化的女人——“高升”这个人，在想像中趋向于抛弃家庭——黑种女人，未开化的女人——，与我们前面描述的幼儿期的“体验”有关。

马居斯的图解变成这种状况：

家庭←个人→社会

家庭结构被抛弃在“这个”里。

黑人发觉许多建议不现实，他曾参照白人的主观态度，把这些建议变为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开始自己真正的学徒期。而现实显示出极端地抵触……但，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只描述普遍现象，——成年的标准恰好是适应社会。于是我们会回答说这个批评没有在节骨眼上，因为我们正好指出了黑人需要正视一个幻想。一个根深蒂固的幻想。黑人长期不知道这幻想，在他的自己人中也长期存在这幻想；但白人乍一看他，他就感到自己那黑素的分量。[①]

---

①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引述萨特所写的：某些孩子从六岁起就对一些把他们唤作“犹太人”的同学挥拳相向。另一些孩子则长期不知自己的种族。在一个我认识的家庭里，一个以色列姑娘直至十五岁还不知犹太人的本身含义。在占领时期，一个枫丹白露的犹太医生，在家闭门不出，抚育他的孙儿们，对他们的出身只字不提。但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有朝一日必须知道真相：有时通过他们周围的人的微

然后，有无意识。种族的悲剧在野外展现，黑人来不及把它“无意识化”。白人在某种限度上成功了；因为出现一个新因素：犯罪。黑人和优越性情结，他们的自卑情结或平等感是“有意识的”。他们时刻把这些情结转换。他们有他们的悲剧，在他们身上没有这种成为神经症典型的情感上的记忆缺失。

每当我们读过一篇精神分析的作品，同我们的教授们讨论，跟一些欧洲病人谈话时，我们对相应的图表和黑人提供给我们的现实之间的不相符感到震惊。我们逐渐从中得出结论：在从白人的心理学过渡到黑人的心理学时存在着辩证法的替代。

、夏尔·奥迪埃所谈的“原始价值”[①]在白人身上和黑人身上是不同的。社会化的努力并不反映同样的意图。千真万确，我们改变世界，一个严密的研究应该这样呈现：

——对黑人的生活经历作精神分析的解释；

——对黑人的神话传说作精神分析的解释。

但我们惟一的依靠——现实——禁止我们这样的行动。事实要复杂得多。什么事实？

黑人是引起畏惧和抑郁症的对象。从那个患 Sérieux et Capgras 综合症的女病人[②]一直到这位向我们承认跟一个黑人睡觉对她来说代表某种恐怖之事的姑娘，人们看到所有程度的我们所称的黑人恐怖症。关于黑人，人们大谈精神分析。我们怀疑能实施精神分析[③]，我们宁可给这一章加上标题：《黑人和精神病

笑，有时通过传闻或辱骂。发现得愈晚，打击就愈厉害：他们一下子发现别人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事，人家给予他们这种暧昧和令人不安的，在他们家不使用的形容词。（《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96—97页）

① 《精神生活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两个根源》。

② 《妄想狂》，埃斯纳尔援引，见《过失的病域》，第97页。

③ 我们特别想到美洲；参见《我是个黑人》。

理学》。期望弗洛伊德、阿德勒、甚至连荣格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都未想到黑人。在这方面他们很有道理。人们经常忘记神经症不是人类现实的构成因素。不管愿意不愿意,黑人身上并不快要产生恋母情结。有人可能用马利诺夫斯基[1]反对我们说母权制度是构成这种意识丧失的惟一原因。但我们除了可能思量那些满脑子都是对他们那文明的情结的人种学家是不是在努力地从他们研究过的民族身上重新发现这种情结的翻版,我们还能相对容易地指出在法国籍的安的列斯人中,97%的家庭不可能诞生一种恋母的神经症。我们明确地庆贺这种不可能性[2]。

撇开一些出现在封闭环境中的失败,我们可以说安的列斯人身上的一切神经症、一切不正常行为、一切情感的强烈兴奋是残酷的处境的结果。换句话说,有一堆资料、一系列的主张借助于作品、报纸、教育、教科书、广告贴、电影、广播,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同时构成他所属的集体的世界观[3]。在安的列斯群

---

① 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译注

② 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家们对赞同我们的意见持犹豫态度。例如,拉康博士谈到恋母情结的“多产”。但如果说孩子打算杀死他父亲,还是必须父亲同意死。我们想起黑格尔说道:“孩子的摇篮是父母的坟墓”。想起了尼科拉·卡拉(《火灾的家》),让·拉克罗瓦(《家庭的力量和软》)。

战后,在法国道德标准崩溃这一事实可能是国家代表的这个精神自身失败的结果。大家知道在家庭范围内能决定这样的创伤。

③ 我们向那些不信服的人建议下面的试验:观看一部人猿泰山电影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在欧洲放映。在安的列斯群岛,年轻的黑人实际上进入泰山这个角色,反对黑人。在欧洲的电影厅里,事情困难得多,因为看电影的人虽然是白人,但不由自主地与银幕上的野蛮人联系在一起。这个试验很关键。黑人觉得肤黑不受损害。一部在法国一个城市里和在法兰西堡放映的纪录影片引起相似的反映。不过最好还是:我们肯定布须曼人和祖鲁人更加引起安的列斯青年们的突发大笑。如果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反应的夸张让人猜想对承认的怀疑,这倒会是十分有意思的,在法国,看这部影片的黑人完全愣住了。不再有托辞:他既是安的列斯人,也是布须曼人和祖鲁人。

岛，这种世界观是白人的，因为不存在任何一个黑人的表现力。马提尼克人的民间创作十分贫乏，而在法兰西堡，许多青年不知道“兔子兄弟”——路易斯安娜州的雷米大叔的复制品——的故事。例如，一个欧洲人知道当今黑人诗的现状，却在得知直到1940年没有一个安的列斯人能够认为自己是黑人时，感到十分惊讶。只是由于埃梅·塞泽尔的出现，人们才能够看到出现要求和假定黑种人的性格。况且，最具体的证明是来到巴黎的年轻一代大学生感受的对此的印象：要搞明白接触欧洲迫使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他们必须花几个星期，直到那时他们没有触及过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是明摆着的[①]。

每当我们同我们的老师讨论时，或跟欧洲病人谈话时，我们发觉这两个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最近我们跟一位始终在法兰西堡行医的大夫交谈，我们把我们的结论告诉他；他大加赞同，对我们说这是真的，不仅是在精神病理学方面，而且在普通医学方面。他补充说，这样，你们决无像你们在研究医学论著中所研究的那样纯伤寒症；在这上面总是插入多少有点明显的疟疾。考虑描述黑人意识经历的精神分裂症会是引起关注的，——如果在那儿的这种错乱到这般程度的话。

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十分简单是这样：当黑人到达白人世界，有某种致敏的行动。如果身体结构显示出脆弱，那就眼看着“自我”的垮台。黑人停止以“起作用的”个人行事。他行动的目标将是“他人”（在白人的外表下），因为只有“他人”能提高他身价。在种族方面这是：提高种族的身价。但还有别的东西。

① 他们更加特别地发觉他们的自我增值路线得改换方向。我们确实看到来法国的安的列斯人打算把这次旅行作为他们性格的最后阶段。我们完全能毫不担心搞错地说为了相信自己的白皮肤而到法国去的安的列斯人在那儿发现自己真正的面貌。

我们曾说过黑人是恐怖症患者。什么是恐怖症？我们借助埃斯纳尔的最近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恐怖症是一种焦虑不安地害怕一个客体(更广义地，害怕个人身外的一切事物)或引伸地害怕一个处境的神经症。"① 当然，这个客体应该具有某些外貌。埃斯纳尔说，必须这外貌引起害怕和厌恶。但在这方面我们会碰到一个困难。应用基因的方法来理解恐怖症，夏尔·奥迪埃写道："一切焦虑不安都来自某种与母亲的不在联系在一起的主观上的不安全感。"② 作者说道，这发生在第二年左右。

研究恐怖症患者的身体结构，得出这个结论："在直接指责成年人的信仰之前，应该在其所有因素中分析产生和导致这些信仰的幼儿期结构。"③ 因此对引起恐怖症的客体的选择是"超确定的"。这个客体不外乎虚无的黑夜，在某种情况下，这个虚无在主体身上引起了情感。恐怖症是这种情感对主体世界深处的潜在影响；有成形的构造。因为客体当然不需要在那儿，只要它是可能做到的事就够了。这个客体具有不好意图和不祥力量的所有象征④。在恐怖症患者身上，居先的是轻视一切合理思考。正如人们所见，恐怖症患者是遵守合理的前逻辑规律和感情的前逻辑规律的人：思考和感觉的过程，它使人想起给人以不安全感的事故产生的年代。预示的困难如下：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位少妇身上有无给人以不安全感的创伤？在大部分敌视黑人的男性身上有无诱拐的企图？口淫的企图？下面就是我们通过一丝不苟地应用分析结论所得出的：如果客体十分可怕，如同一个多少有点想像的侵犯者，引起恐怖，这尤其是夹杂了性厌恶

① 《失误的病域》，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 年，第 37 页。

② 《焦虑和造成幻觉的思考》，第 38 页。

③ 出处同上，第 65 页。

④ 出处同上，第 58 和 78 页。

的害怕。"我害怕男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人们弄清楚引起恐惧的人的动机时:因为他们可能对我做各种各样的事,但不是粗俗的虐待:性虐待,即不道德的、丢人的虐待①。

"简单的'接触'足以引起不安。因为接触同时是最初性行为的概括典型本身(摸、碰、手的接触——性欲)。"② 由于我们习惯于所有用自我来自卫的手法,我们知道必须避免一丝不差地否认自己。难道我们不是面对着全面转变吗?其实,这种害怕强奸不正好使人想到强奸吗?正如有几张讨厌的面孔那样,人家不可以描述一些要强奸的妇女吗?切斯特·海姆斯在《如果他喊叫,就放开他》中很好地描述了这机械论。每当那黑人走近时那个金发胖妇就昏厥。但她什么也不怕,因为工厂里满是白人……最后,他们睡在一起。

我们当军人时能看到白种妇女——其中有三四个欧洲国家的——在舞会期间面对黑人,所表现的举动。大部分时间,妇女们匆匆躲避、退场,满脸惊慌,这惊慌并非装出来的。然而,邀请她们的黑人根本就不会干随便什么反对她们的事,即使他们想干也无这个能力。这些妇女的举止是在想像的层面上被理解的。因为敌视黑人的女人实际上只是个被推定的性搭档,——正如敌视黑人的男子是个禁欲的同性恋者那样。

的确,面对黑人,一切都发生在生殖的方面。几年以前,我们让跟我们讨论的朋友们明白,白人对于黑人的行为通常就犹如哥哥对弟弟的出生起的反应那般。从此,我们知道在美国理查德·斯特伯同样明白这点。在现象学方面,本应研究一种双重的实在性。人们因为犹太人的适应潜力而怕他。到处有"他

① 埃斯纳尔,同前书,第38页。

② 出处同上,第40页。

们”。犹太人充斥银行、交易所、政府。他们支配一切。不久国家将属于他们。他们在“真正”的法国人之前在竞争中被认可。不久他们将在我国制订法律。最近,一位准备考行政学校的同学对我们说:“你白说,他们互相支持。例如,在莫克执政时,被称作犹太人的数字多得吓人。”在医学领域,情况没有差异。一切考进来的犹太大学生是“走后门者”。——黑人们,他们有性能力!你们想想看啊!他们用他们具有的自由,在丛林中!似乎他们随时随地地睡觉。这是些生殖者。他们的孩子那么多,所以不再去数了。我们要当心,因为混血孩子会使我们人满为患。

明确地说,一切都不行……

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被犹太人包围了。

我们的妻子被黑人们包围了。

因为黑人有特别的性能力。就是这用语:准是这种能力“是”引起幻觉的。思考这个问题的精神分析家们相当快地找到一切神经症的齿轮。这里主要是性焦虑状态。我们认识的所有仇视黑人的妇女的性生活不正常。她们的丈夫遗弃她们;她们是寡妇,而她们却不敢更换死者;离了婚的,却在周围新对象面前犹豫不决。她们所有的人都授予黑人一些他人(丈夫、情人、次要人物)不拥有的权力。后来,介入了反常的成分——幼儿期结构的持续:天知道怎么做爱!这想必是可怕的[①]。

有一个表达法,它久而久之奇怪地带有色情性质:强健的黑人。一位少妇向我们吐露其中有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一个妓女告诉我们,起初跟黑人睡觉的念头使她获得快感。她找黑人,

---

① 我们在若阿辛·马居斯的研究中重新发现那主张,根据这主张,社会的神经症,或面对随便某个他人的不正常举止,同个人处境保持紧密关系:“对调查表整理分析,说明最强烈仇视犹太人的那些人属于家庭结构最冲突的。他们的反犹太主义是家庭环境内遭受挫折、失望的反应。这充分说明犹太人是反犹太主义的替代品,

避免向他们要钱。她补充道,"但跟他们睡觉不再比跟白人睡觉更加新奇了。在行动之前我就到达快感。我想(想像)他们可能对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这点妙极了。"

始终在生殖方面,厌恶黑人的白人不服气性无能感觉或是性低能?理想是绝对的男子生殖力,它同被理解为男性生殖器象征的黑人相比,难道没有减小的现象吗?死刑处死黑人不是性报复吗?我们知道一切虐待、拷打、体罚具有性的东西。如果再读几页关于萨德侯爵的书,就会容易信服了。黑人的优势是否真实?大家都知道不是。但重要的并不在此。恐怖症患者的前逻辑想法决定他如此①。另一个妇女自从读了《我要唾弃你们的坟墓》后,有对黑人的恐怖症。我们提醒她注意白人受害者也跟黑人一样有病,试图向她指出她的见解没有道理。此外我们补充说,问题并不是标题让人领会的那种黑人的要求,既然此书的作者是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我们不得不吹嘘我们的努力。这位少妇什么也听不进去。谁读过这本书谁就很容易明白这恐怖症表达什么样的情绪矛盾。——我们曾认识一个黑人医科大学生,他不敢对到妇科来看病的病人作阴道指检。他向我们承认有一天曾听到一个病人的这种顾虑:"那里边有个黑人。如果他碰我,我就扇他耳光。对于他们,谁能料得定呢。他想必手很大,而且他肯定很粗暴。"

如果想从精神分析角度来了解种族的形势,不是总的设想,

这就是那些同样的家庭环境根据当地的情况,产生仇视黑人、反天主教或反犹太主义的事实。因此可以说与当前的意见相反,是态度发现内容而不是内容造成态度。"(同前书,第282页。)

① 如果依旧从奥迪埃的观点来看,应该更确切地说"不合逻辑推论的":"当涉及退化时,即涉及成年人的特有的过程时,可以提议'不合逻辑推论的'这个词。"(《焦虑和造成幻觉的思考》,第 95 页)

而是通过特别的意识感受到,那必须十分重视性现象。对于犹太人,人们想到金钱及其派生词。对于黑人,则想到性。在有关土地的方面,反犹太主义易于成为合情合理,因为犹太人把国家占为己有,所以他们很危险。最近,一个同志对我们说虽然他不是仇视犹太人者,但他不得不指出他在战争期间认得的大部分犹太人的表现是卑鄙的。我们徒劳地试图使他承认在这个结论中含有处处揭露犹太人本质的坚定意志的结果。

在临床方面,我们听说这位有指检妄想的少妇的故事,自从人家给她介绍了一个犹太男子的那一天起,她不停地洗手和胳臂。

让-保罗·萨特曾权威地研究过反犹太主义的问题,让我们试着看看嫌恶黑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嫌恶是在本能和生物方面。极端地,我们会说黑人当然在其出现在白人的现象世界的时候,用他的身体妨碍白人姿势图的关闭装置。我们通过考虑身体侵入另一身体而得到了结论,这儿不是汇报这结论的地方。(例如假设一组四个 15 岁的孩子,多少有点公然宣称是爱好体育的。他们中一个跳高以 1 米 48 获胜。突然冒出第五个人他超过 1 米 52,那四个身体遭到结构破坏。)对我们有重要性的是指出"与生命有关的"周期因黑人而开始了[①]。

---

① 依据拉康的"反映期"概念,肯定会有兴趣思忖在什么范围内,所知年龄的白人青年身上建立的同类的意象,在黑人出现时神经不会遭到想像的刺激。当人们明白了拉康描述的这一过程,不再怀疑白人的真正"他人"是并继续是黑人。相反地,只不过对于白人,"他人"在有形体的形象方面绝对被理解为非我,即不可视为相同者,不可相似对待者。对于黑人,我们曾指出历史和经济的现实都考虑在内。拉康说道,"通过治疗对象的映象去察看是一种对于分析这个病期具有双倍的意义的现象:六个月后出现现象,这时对它的研究示范地揭示当时观察对象的现实的倾向;自映意象,甚至由于这些相似性而成为这现实的良好象征。"(法国大百科全书,8—40,9 和 10)

任何一个反犹太主义者都没有阉割犹太人的念头。人们杀死犹太人或使他绝育。黑人却是被阉割了。阴茎——男子生殖力的象征——被毁灭了，就是说它被否定了。人们察觉两种态度之间的差异。犹太人在其信仰的个性、历史、种族方面，在他所保持的同祖先和晚辈的关系方面受到伤害；在使犹太人绝育方面。人家铲草除根；每当一个犹太人受迫害，这是人家通过他迫害整个种族。但人们伤害黑人的是在其实体性方面。作为具

我们将看到这一发现是基本的：每当观察对象瞥见自己的形象并向它打招呼时，总是可以说是“他固有的精神协调”受到欢呼。在精神病理学方面，如果人们重视幻觉病或判断狂，人们发现始终尊重这个自我形象。换句话说有某种结构的和谐，个人的完整性和他在谵妄行为的所有阶段所转换的结构。除了能把这一真实归于感情的内容外，并不因而不依旧是个明摆着的事，轻视这事是不科学的。每当有妄想的自信，就有自己的再现。尤其在迪德和吉罗所描述的焦虑和怀疑时期，另一人出现了，因此以色情狂和谋杀者的形式再现黑人就并不见怪了。但在系统化时期，当确定性转化时，就不再有外人的地方。过分地说，况且我们将毫不迟疑地说某些妄想中的黑人主题(在它不是中心主题时)位居诸如动物幻视等别的现象的旁边。莱尔米特描述了有形体的意象的开放。就是在临床方面人们用 héautoscopie 术语指定的东西。莱尔米特说，骤然出现这现象是非常奇怪的。甚至发生在正常人(歌德、塔尔尼等等)的身上。我们肯定对于安的列斯人，自映幻觉始终是中性的。我们曾向那些告诉我们在他们身上注意到这现象的人经常提这个问题：“你是什么肤色?”；“我是无色人种。”很好，在将入睡时的幻觉中，尤其在自迪阿梅尔(Duhamel)以来人们叫作 salavinisation 的东西中，同样的过程来回重复。并不是作为黑人的自我在颅盖下活动、思考或受欢呼。

此外，我们向这些结论涉及到的人建议读几篇 10 至 14 岁的安的列斯孩子写的法语作文。对所出题目：《出发度假之前的印象》，他们像真正的巴黎孩子那样回答，且发现下列那些主题：“我喜欢假期，因为我可以在田野里奔跑，呼吸新鲜空气，并将又回到‘欢乐’的日子。”看起来我们并不太搞错，让人明白安的列斯人不知道他黑人身分。我们有条件第一次见到一些塞内加尔人时可能是 13 岁。有关他们，我们知道 1914 年时的老人们所叙述的：“他们上了刺刀进攻，如果这不行，手握短刀，穿过一阵阵机枪扫射向前猛冲……他们割下‘头颅’并储备耳朵。》他们途经马提尼克岛，从圭亚那来。我们渴望地在街上寻找他们的制服，人家对我们谈到过这制服：红色

体的人格被迫害的他。作为现实的存在，他是危险的。犹太人的危险被害怕黑人的性能力所替代。在《殖民化的心理》中马诺尼写道："种族主义者在世界各处用以反对不同意他们信仰的人的论据，因其揭示出来的特点值得一提。'什么？'这些种族主义者说，'如果你有个女儿要嫁出去，你会把她嫁给一个黑人吗？'我见到过一些表面上丝毫不是种族主义的人，被这种论据搞得狼狈不堪，失去一切批评的观念。因为一个这样的论据触及他们身上一些十分暧昧的（确切地说是乱伦的）情感，这情感通过

小圆帽和腰带。我们的父亲竟至于招徕了两个，把他们领到家，在那儿他们得到莫大的家庭之乐。在学校里，保持了同样的环境：我们数学老师，预备役军人中尉，1914年时指挥一支塞内加尔狙击兵部队，他提醒我们说："他们祈祷时，不应打扰他们，因为那时不再有中尉了。一些打斗的狮子，但尊重它们的习惯。"这话使我们战栗。如果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在梦中自视为雪白和粉红肤色的女人，但愿不再大惊小怪；我们会说这事情很正常。

有人可能反对我们说如果对于白人，有同类的意象的制造，那么在安的列斯人身上想必产生相似的现象，视觉感知是这个制造的草图，但在安的列斯岛，感知始终处在想像的层面。用白人的话说人们从中觉察他的同类。例如有人会说某人"很黑"；在一个家庭内部，听到母亲声称："×是我孩子中长得最黑的。"这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就是说长得最不白的……我们只能重复一位欧洲同事的想法，我们对她谈及此事：在人文方面，这是个真正的欺骗。让我们再说一遍，参照白人的本质，凡安的列斯人被指定由他同属感知。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在法国完全一样，人们碰到同样的传说；在巴黎，人们说：他的肤色黑，但非常聪明；在马提尼克岛，说法并不两样。战时，一些瓜德罗普岛教师来法兰西堡批改业士学位考试试卷，我们出于好奇到B先生住的旅馆里去看他，他是哲学老师，以长得特别黑而出名；正如在马提尼克岛不无带有几分讽刺地说的，他是"蓝色的"。这样的家庭评价很好："他们长得很黑，但他们所有的人都很棒。"果然有个钢琴老师，是音乐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女子中学的自然科学老师，等等。至于父亲，他每天在夜幕降临时在阳台上散步，有人说，从某个时候起，不再见到他了。人们叙述在另一个农村家庭里，夜色来临时有时没有电，孩子们得哈哈笑以便人家能发觉他们在。每星期一，某些马提尼克岛职员穿着十分干净的白帆布制服，按当地的符号逻辑，像只"牛奶碗里的李子干"。

防御的反应推向种族主义。”[①] 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似乎应该提出下列意见：在承认有乱伦的无意识倾向时，为什么这些倾向更特别地表现在黑人方面？一个黑人女婿在什么上绝对地不同于一个白人女婿？在这两种情况下难道不显露出无意识的倾向吗？为什么不认为那父亲反对是因为按他想法，黑人将把他的女儿引到一个性世界，而他不拥有这个世界的钥匙、武器、特性呢？

一切智力的获得要求性潜力的丢失。开化的白人对性放荡的特殊时期有着无理性的怀旧，怀念狂欢的场面，不受惩罚的强奸，不加制止的乱伦。总之，这些幻觉符合弗洛伊德学说的生活本能。白人把自己的意图投到黑人身上，表现得“仿佛”黑人真正有这些意图。当涉及犹太人时，问题很清楚：人们对他不信任，因为他想拥有财富或安置在支配的岗位。黑人则是固定在生殖的位置；或至少是人家把他固定在那儿。两个领域：智力和性。罗丹的《思想者》阴茎勃起，这是个引起反感的形象。按情理，人们不能到处“装硬汉”。黑人代表生物的危险。犹太人代表脑力的危险。

有恐黑症，就是害怕生物学的危险，因为黑人只是生物学的。这是些牲畜。他们赤身裸体地生活。只有上帝知道……马诺尼还写道：“这种需要在类人猿的猴子身上，在卡利班[②]身上或在黑人身上，甚至在犹太人身上重见好色之徒的神话形象，在人的内心达到一个‘深度’[③]，在此深度中思想混乱，且性冲动奇

① 马诺尼，同前书，第109页。

②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人物。——译注

③ 如果考虑到被唤醒的梦所提供的答复，我们会看到这些“范型的”神话形象果然在人的内心深处，每当人深入内心，就碰到黑人，或是具体的，或是象征性的。

怪地同挑衅和暴力——大权势的原动力——联结在一起。”①作者把犹太人纳入那范围内。我们看不出不合适。但这里黑人是支配者。他是这问题的专家：谈论强奸就意味着谈论黑人。

在三四年中。我们询问了大约五百个白种女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我们利用某种讲知心话、无拘无束的语气，无论如何我们期待我们的对话者丝毫不怕向我们敞开心扉，就是说深信不得罪我们。或者，在自由结合期间，我们把“黑人”这字眼插到二十来个其他词中。将近十分之六的回答表现为这样：

黑人＝生物的、性、强壮的、爱好运动的、强有力的、拳击手、乔·路易、杰斯·欧文、塞内加尔狙击兵、野蛮的、动物、魔鬼、罪恶。

塞内加尔狙击兵这词使人联想到那些：可怕、残暴、结实、强壮等词。

值得注意的是对“黑人”这词，五十分之一回答：纳粹、党卫队；当人们知道党卫队形象的情感价值时，人们明白同前面的回答的差异是微乎其微。补充说一下，几位欧洲人帮了我们的忙并对一些同志提出问题：比例明显地增长。必须从中看到我们黑人品质的结果：无意识地有某种克制。

黑人象征生物的。首先，他们身上的青春期在九岁时开始，十岁有孩子；他们热情，血气旺；他们强壮。正如一个白人最近带点苦涩的口吻对我们说：“你们体格强健。”这是个棒种族，看看那些狙击兵……战时，人们不是把他们叫作我们的黑鬼吗？……但他们想必是粗鲁的……我不待见他们用那大手拍我的肩。我对这怕得发抖。十分清楚在某种情况下必须反过来解

① 马诺尼，同前书，第109页。

读，我们理解这位如此温柔的妇女：其实，她非常清楚看到的是那个强壮的黑人折磨她柔弱的肩。萨特说，当人们说"年轻的犹太人"这一熟语时，有想像的强奸、掠夺的味道……相反地，我们可以说在"漂亮的黑人"这个熟语里有"可能"影射类似的现象。我总是对那从"漂亮的年轻黑人"过渡到"马驹子、种公马"的速度之快产生强烈印象。在电影《丧服适合埃莱克特》中，一大部分的阴谋是基于性争夺上。奥兰责备他姐姐维妮赞赏爱情岛的出色的光身土著人。他不原谅她这件事[①]。

对现实的分析是棘手的。一个研究员面对他的课题可能采取两种态度。或者他以解剖学工作者的方式继续描绘，在对胫骨所作的描述中，当人家问他们拥有的前腓骨凹陷的数字时，他们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别人的问题；在我们的医学研究初始，经几次引起恶心的解剖之后，我们硬起心肠使自己设法避免这些不安。方法很简单："亲爱的，就当是解剖一只猫，一切会顺利的……"——或者，在描述现实之后，打算改变现实。此外，原则上，描述的意图似乎含有关心转变期的意思并由此要求向找得某种解决办法突破。正式的或趣闻轶事的文学创作了太多的黑人故事，人们不能不说这些故事。但把这些故事集中起来，显示黑人机制的真正任务并不进展。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并不是

① 然而我们要注意状况很暧昧。奥兰也妒忌他姐姐的未婚夫。下面是活动如何在精神分析方面表现的：奥兰是个定居在母亲处的怕被遗弃者，且他不能真正实现他性欲的客体享有。例如他面对他那所谓的未婚妻的行为。维妮定居在父亲处，她向奥兰证明他母亲不忠，奥兰杀死了敌手。母亲用自杀作反应。奥兰的性欲需要以同样的方式享有，转向维妮。果然，维妮在其行为举止中并甚至在其显示中替代了母亲。因此，这是部拍摄得很好的影片，奥兰经历的是乱伦的恋母。因此奥兰在宣布他姐姐的婚礼上用哀叹和责备破坏了气氛。但在和这位未婚夫的斗争中，他遭遇到的是感情、情感；同出色的土著，黑人的冲突是在生殖、生物方面。

堆积事实、行为，而是点明他们的感觉。在这点上我们可以依靠雅斯佩尔斯的名声，他写道："对于单单一种情况的深入理解，经常能使我们现象学地普遍应用无数的情况。经常是人们一次抓住的东西不久又重新出现了。在现象学方面具有重要性的是较少地研究无数情况，更多地直觉和深入地理解一些特殊情况。"[①] 摆在面前的问题如下：白人能否对黑人表现得正确合理？黑人能否对白人表现得正确合理？

某些人会说这是假问题。但我们说欧洲文化具有对所有可能产生的冲突负责的黑人的意象时，我们并不超越现实。在关于语言那章中，我们曾指出在屏幕上黑人忠实地再现这个意象。甚至连一些严肃的作家也成为其颂扬者。米歇尔·库尔诺是这样写的："黑人的剑是支剑。当他用剑刺死你的妻子，她感到了什么。这是个启示。你的小饰物丢失在他们留下的深坑中。由于花了很大力气，你使静室浮动，犹如你在唱歌。人们互相道别……四个下体器官显著的黑人挤进一座满是人的大教堂。他们出来时想必符合规则地等待轮到他们；而在交错的人流中并不是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为了不受拘束，没有纠纷，他们只剩下露天了。但严峻的对峙在那儿守候着他们：对付棕榈树、面包树和那么多为了支配权而不松弛的高傲的性格，这性格训练成好像是为了永生永世和处在尽管完全难以达到的高度。"[②]

当人们把这一段读上十来次并听任自己，即当人们沉溺于对形象的空想，人们不再看见黑人，而是一个器官：黑人被简略

---

① 卡尔·雅斯佩尔斯（Karl Jaspers），《普通精神病理学》，卡斯特莱和芒杜斯译，第49页。

② 《马提尼克岛》，第13—14页。

了。他被做成器官。他是阴茎。人们轻易地想像这样的描绘可能在一个里昂姑娘身上引起什么事。恐怖？欲望？无论如何，不会是无动于衷。然而，真相是什么？帕莱斯医生说，非洲黑人的阴茎的平均长度很少超过一百二十毫米。泰斯蒂在其《人类解剖学论文》中指出欧洲人的同样数字。但这是些不能说服任何人的事实。白人深信黑人是牲畜；如果说不是阴茎的长度，那就是性能力使白人震惊。面对这个“与他不同”，他需要自卫。就是说要显示“另一人”的特点。“另一人”将是他的定见和欲望的支柱[①]。我们上面所援引的那个妓女告诉我们她从人家给她讲述下列故事那天起找黑人的：一天晚上，一个女人和一个黑人睡觉，她失去了理智；她疯了两年，但她治愈后，拒绝跟另外一个男人睡觉。她不知道怎么使她发疯的。但她狂怒地试图再现那情景，重新找得这种具有难以表达的感觉的秘密。应该明白她想要的是她内心在性方面的决裂、解体。每次她跟黑人作实验，

---

① 某些作者在这上面接受那些偏见（从词源的意义上），试图说明为什么白人不懂得黑人的性生活。因此人们在《德·佩德拉》中能够读到的这一段并非不把白人“意见”的深刻原因丢在一边，然而它却是说出了实话：“黑人孩子对生殖的表现既不感到惊奇也不感到羞愧，因为人家告诉他一心想要知道的这方面的事，相当明显，且不用更多地求助于繁琐的精神分析，这种差异不会不对思想方式，故也对行动方式产生影响。性行为对于他好像是件最自然的、最值得称道的事情，甚至考虑到其追随的目的：繁殖，非洲人在他有生之年将永远继续在头脑中出现这个概念——而欧洲人在其一生中将无意识地保留一种犯罪感，理智和经验都永远也不能完全使这种犯罪感消失。因此，非洲人打算把他的性生活只看作是他生理学生活的一个分支，完全像吃喝和睡觉一样……这范畴的一个观念是独有的，人们认为欧洲人的思想训练是转弯抹角，为了使扭曲的意识、动摇不定的理智和受束缚的本能这些意向一致。因此根本的差异丝毫不是属于天生的、体质的，而是属于观念的，同样生殖的本能，失去了我们的文学不朽著作所围绕的光环这个事实，丝毫不是非洲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与‘太多的观察家们’断言的构成我们固有生活中的主要因素相反，‘这些观察家随时准备解释他们通过那分析自己的惟一办法所发现的东西’。”（《黑非洲的性生活》，第28—29页）。

巩固了她的界限。她失去了这种性欲高潮的兴奋,她不能感受这种兴奋,因此她投入思辨进行报复。

关于这一点,必须提到一个事实:一个同黑人睡过觉的白种女子很难接受一个白种情人。至少这是我们尤其在男人们身上遇见的一种想法:"谁知道'他们'给她们什么呢?"的确,谁知道呢?肯定不是他们。对这主题我们不能闭口不谈艾蒂安布尔的这个意见:"种族的忌妒促使种族主义的罪行,对于许多白种男子来说,黑人恰好是这把永远贯穿他们妻子的奇妙的剑,他们的妻子将因此改变面貌。我的统计部门一点也未给予我这方面的资料。然而我认识一些黑人。一些同黑种男人有来往的白种女人。最后一些与白种男人有来往的黑种女人。我了解了足够的隐情,能够对库尔诺先生用其才能给一个奇谈打气而感到遗憾,在这奇谈里白人总是会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不可明言的,值得怀疑的,因而双倍有效的。"[①]

清查真实是个巨大任务。我们收集事实,我们评述这些事实,但在写每一行时,在提出每一个建议时,我们感到有种未完成的印象。加布里埃尔·达布西埃揭露萨特时写道:"这篇把安的列斯人、圭亚那人、塞内加尔人和马达加斯加人放在一起的文选制造了令人遗憾的混乱。这混乱就这事提出了海外国家的文化问题,它把这事同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分开,同民族特点和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强加给他们各个国家的不同条件分开。因此当萨特写:'黑人由于对其过去的奴隶回忆简单地深化,断言痛苦是男人的命运,但它仍然是不该受的'时,是否体会到这对于一个霍瓦人、一个摩尔人、一个图阿雷格人、一个刚果

① 《关于米歇尔·库尔诺先生的马提尼克岛》,《现代》,1950年2月号。

或象牙海岸的班图人意味着什么?"①

这个异议是有道理的,它也击中了我们。最初,我们想局限于安的列斯群岛。但辩证法无论如何重占优势,故我们不得不"看待"安的列斯人首先是黑人。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有比利时、法国、英国籍的黑人;存在一些黑人的共和国。当一些这样的事实要求我们时怎样企求抓住实质呢?实际情况是黑人种族分散,它不再团结一致。当墨索里尼的武力侵入埃塞俄比亚时,有色人种开始团结一致行动。但如果从美国派一两架飞机到被侵略者那儿,任何一个黑人实际上并不反抗。黑人拥有一个祖国,在一个联盟或联邦里占一席之地。一切描述都应该是处于现象方面,但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请教无数的观点。黑人的普遍处境模糊不清,然而这种模糊不清在其具体生活中解决了。由此他可以说是酷似犹太人。与上面援引的障碍相反,我们将要求强调:"不管黑人到哪儿,他仍然是个黑人。"

在某些国家中,黑人渗透到文化。正如我们在上面让大家所领会的那样,人们不会太重视白种孩子接触黑人现实的方式。例如在美国,白人青年即使不住在有机会具体看到黑人的南方,也透过雷米叔叔的传说而了解黑人。——在法国,可以提及《汤姆叔叔的小屋》。萨利小姐和马尔斯·约翰的小男孩怀着又怕又钦佩的心情听兔子兄弟的故事。贝尔纳·沃尔夫把这白人的情绪矛盾变成美国白种女人心理学的特点。他甚至依靠乔尔·钱德勒·哈里斯的生物学,竟至于指出钦佩心情是由于白人的某种与黑人认同。人们知道这些故事的问题所在。兔子兄弟同几乎所有的大自然的动物进行斗争,且当然他总是胜利者。这些故

① 加布里埃尔·达布西埃,《危险的愚弄:黑种人的性格》,《新评论》,1949年6月号。

事属于种植园的黑人们的口头传说。因此人们很容易在其兔子那非凡的讥讽和轻蔑的外貌下认出黑人。白人们为了抵制他们无意识的受虐色情狂——它想要他们面对(黑)兔的壮举心醉神迷——,曾试图去除这些故事中的他们的挑衅潜力。这样他们得以自思“黑人使一些动物成为人类智慧的低等范畴,只有黑人自己懂得它”。黑人自然感到自己“同低等动物紧密接触,比同各方面都如此高于他的白人接触更密切”。另外一些人正好提出这些故事不是对在美国的黑人所创造的条件作出反应,而仅仅是些“非洲遗迹”。——沃尔夫给我们解答了这些阐明:“十分明显,兔子弟弟是只动物因为黑人应该是动物;兔子是个外来者因为黑人想必被打上——直至染色体——外来人的烙印。从奴隶制开始起,他作为奴隶主的民主和基督教的犯罪引导拥护南部同盟者确定黑人是牲口,不变质的非洲人,他的特征由‘非洲的’基因固定在原生质里。如果说黑人处于确定自己是未成形状态之人,那不是由于美国,而是由于热带丛林中他祖先的结构低级。”因此拥护南部同盟者拒绝在这些故事中见到黑人注入的挑衅。沃尔夫说,但编纂者哈里斯是个精神变态者:“他特别善于这项工作,因为他脑袋里塞满了反常的种族的顽念,除了折磨南方——至少程度,整个白人的美国——的顽念之外……确实,哈里斯和许多其他美国白人认为,黑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似乎是否定他本身的惶惶不安的自我:无忧无虑、易于交际、能言善辩、肌肉放松、从不烦恼,或消极被动、恬不知耻地有暴露癖、从同情自己在集中的痛苦境况中解脱出来、感情洋溢……”但哈里斯始终感觉是残缺人。因此沃尔夫把他看作是个受剥夺的人,——但不是根据通常的略图:在于他本质上不可能在黑人的“自然”世界上生活。人们并不禁止他这点:这对于他是很难的。不受禁止,但不能实现的。因为白人觉得自己受黑人的剥夺,因

为他也要剥夺黑人，把黑人束缚在各种禁锢中。再则，白人成为他无意识的牺牲品。让我们始终听听沃尔夫所说："雷米的故事是描述南方的情绪矛盾的不朽著作。拥护南部同盟者的原型哈里斯寻求黑人的爱，并声称得到了这爱（雷米的"露齿而笑"）[①]。但他同时在大量的无意识和受虐色情狂中，寻求黑人（兔子兄弟）的仇恨，从这寻求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可能惩罚自己不是黑人、黑人的旧框框、慷慨的'赠与人'。难道不可能南方的白人和或许最大部分的美国白人在其和黑人的关系中经常同样地行事吗？"

人们寻找黑人，索要黑人，不能省掉黑人，人们要求他但却想以某种方式粗暴对待他。很不幸，黑人拆散体系并违反协定。白人会不会反抗？不会，他对此凑合。沃尔夫说，这事实说明为什么许多论述种族问题的作品是"畅销书刊"[②]。"当然无人被迫完成一些黑人和白种女人做爱的故事（《根深蒂固》，《意外的收获》，《雷米叔叔》），白人发现自己是黑人的故事（《皇亲国戚》，《迷失的境界》，《雷米叔叔》），白人被黑人掐死的故事（《土人》，《如果他喊叫，就放开他》，《雷米叔叔》）……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民间文化中广泛地包裹或展示这种黑人的露齿笑，就像件大衣对这受虐色情狂那样：甜蜜的爱抚攻击之。正如《雷米叔叔》所指出的那样，种族游戏在这里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当白人因一成不变的露齿而笑的微妙内容而兴奋时，他并不十分意识到自己的受虐色情狂，比起黑人在把老一套换成文化的短粗木棍时不意识到自己的性虐待狂来，好不到哪儿去。可能更糟。"[③]

---

① 《雷米叔叔》中的主人公是哈里斯的一个创造发明。所介绍的这个甜言蜜语、忧郁、永远露齿笑的老奴隶是美国黑人的一个最典型的形象。

② 也请看最近十年来的许多黑人的影片。然而制片人却都是白人。

③ 贝尔纳·沃尔夫，《雷米叔叔和他的兔子》，《现代》，1949年5第43期。

正如人们所见，在美国黑人制造一些事端，在这些事端中他变得有可能发挥他的挑衅；白人的无意识使这挑衅成为正当和提高身价，把这无意识转向自己，这样重新产生受虐色情狂通常的略图①。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方针。大多数的白人认为黑人代表(未受教育的)性本能。黑人体现凌驾于道德和禁止之上的生殖力。白种女人通过真正的诱导，经常觉察黑人在那扇不可触知的大门口，大门开向那纵酒狂欢、特别的性感受……的王国。我们曾指出现实使所有这些相信丧失价值。但这处于想像方面，无论如何处于谬误推理的一个方面。把不吉利影响归于黑人的白人在智力方面倒退，因为我们曾指出他只达到八岁的智力年龄(看连环图……)。在性演变的成熟前阶段难道没有倒退和停滞吗？没有自我切除生殖腺？(黑人由于使人惊愕的性器官而让人惧怕。)通过承认黑人在性能力方面的优势来解释自己的被动？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有些男子到"馆"里去叫黑人鞭抽；一些被动的同性恋男子要求黑人搭档。

下面可能是另一解决办法：首先对黑人有性虐待狂的挑衅，其次，受重视的国家的民主文化对这种行为施加的惩罚使人产生犯罪情结。于是这种挑衅由黑人来承受，由此产生受虐色情狂。人家会对我们说，但你们的略图是错的：那里找不到通常的受虐色情狂的因素。可能这种境况的确不是通常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解释白人的受虐色情狂行为的惟一方式。

---

① 在美国，当人们要求黑人解放时常常听到有人说：他们只等待这个机会来扑向我们的女人了。由于白人表现出对黑人的侮辱态度，他意识到换了黑人，对其压迫者会毫不留情的。因此看到他与黑人同化不足为奇：白人爵士乐队，布鲁斯歌唱演员，美国黑人圣歌歌唱演员，编写黑人主人公抱怨诉苦的小说的白人作家，白人在把自己涂黑。

从启发的观点，如果不过高估计现实，我们宁愿提出一种对“一个黑人强奸我”的幻觉的解释。根据埃莱娜·德茨[1] 和玛丽·博纳帕特[2] ——她们两人都重又接受并且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弗洛伊德关于阴蒂、阴蒂－阴道，然后纯阴道性欲交替发展的妇女性欲的观点——的研究，由于跨越了其双重的恋母情结而使其被认为被动的性欲和挑衅性被保存得多少有点复杂的妇女，在完成其生物的和心理的发展进程后，最终到达她的由神经心理整合所实现的角色完善。然而，我们不会回避某些失败或固恋。

主动的恋母情结对应着阴蒂阶段，尽管按玛丽·博纳帕特的说法，丝毫没有连续，但有主动和被动的共存。在姑娘身上去除性欲挑逗没有在小伙子身上那样成功[3]。阴蒂被感觉到像缩短的阴茎，但超过具体的，姑娘只考虑质量。她从质量的角度来体会实在。就像在小男孩身上一样，她身上会有对母亲的冲动；她也想要捅破母亲。

然而我们寻思除最终实现女子特征之外，有没有对这幼稚的幻觉的坚持。“此外，一个妇女对男人的粗野游戏太强烈的反感是反对男性和极端的两种性特征的可疑烙印。一个这样的女人有可能是个‘阴蒂性的’。”[4] 以下就是我们对此的看法。起初小姑娘看到父亲打一个与之争夺的孩子，性冲动的挑衅者。在这阶段(5 至 9 岁)，父亲尽管保持性冲动的极点，但可以说还是拒绝承担小姑娘的无意识要求他的挑衅。这时，这种释放的挑衅得不到支持，要求转换。由于孩子是在这个年龄，在为人所

---

① 《妇女心理学》。

② 《论妇女的性欲》。

③ 玛丽·博纳帕，《论妇女的性欲》，《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49 年 4—6 月。

④ 同书，第 180 页。

知的形式下深入了解民俗学和文化的,黑人成为这种挑衅性的命中注定的拥有者。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到那迷宫中去,我们观察到:当妇女经历被黑人强奸的幻觉时,这可以说是实现一个个人的梦,一个内心的希望。实现掉转头来反对自己的现象,就是妇女自己侵犯自己。我们在妇女们于性交过程中对另一方说"弄痛我"这一不足为奇的事实中,找得确证。她们只是表达这个想法:把我弄痛,就像我要是你就把你弄痛那样。被黑人强奸的幻觉是这一复现表象的不同说法:"我希望黑人进入我身体就像我要从一个女人变成他那样。"有人在接受我们对白种女人的心理—性欲的结论时可能向我们要求我们对于有色人种妇女可能会提出的结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至少我们能提出的是对于我们将称之为近乎白种女人的许多安的列斯女人来说,塞内加尔人类型或无论如何一个下等人(被看作是这样)代表侵犯者。

黑人是生殖者。是否这就是全部故事?不幸地并非如此。黑人是另一码事。这里我们还碰到犹太人。性器官把我们区分开来,但我们有个共同点。我们两种人都代表邪恶。黑人更甚,理由就是他肤色黑。人们是不是在象征体系中说,白色公正、白色直理、白色贞洁呢?我们认识一个安的列斯人,他在谈论到另一人时说:"他的身体是黑的,他的舌头是黑的,他的灵魂也必然是黑色的。"这个逻辑,白人每天在实现之。黑人是邪恶和丑陋的象征。

亨利·巴鲁克先生在其精神病学新概要中①,描述他所称的反犹精神病。

"在我们的一个病人身上,谵妄的粗鲁和猥亵超出法语所能

① 马松出版社,1950年,第371页。

包括的一切东西，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同性恋影射[①]，其主题转移内心的羞愧，把羞愧转移到替罪羊犹太人头上，他呼唤对他们进行大屠杀。另一个病人，由于1940年事件促使他谵妄突然发作，显出如此强烈仇视犹太人，以致有一天在一旅馆里怀疑隔壁房间的旅客是个犹太人，夜里他冲进那旅客的房间去痛打他……

"另一个病人，体弱多病，得了慢性结肠炎，因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感到丢脸，最后把这归因于'细菌液'的中毒，这种液体是由一家他先前待过的医院里的护士给他喝的，——反教权主义的共产党护士，他说，他们因他的观点和天主教信仰而曾想惩罚他。他到我们科里，逃过一个'工联主义成员'，认为自己逃出狼窝又入虎穴，越来越糟，既然他在一个犹太人的手中。这个犹太人肯定只能是个强盗、一个凶恶的人、一个什么罪行都能犯下的人。"

这个犹太人，面对这挑衅行为愈演愈烈，得摆出战斗姿势。这是萨特描述的整个模棱两可。《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的某几页是我们从未读到过的写得最好的。说是最好的，那是因为它们表达的问题说到我们的心坎里[②]。

---

① 我们很快地提一下我们没有观察到在马提尼克岛明显出现同性恋。应该在那儿看到没有安的列斯岛的那种恋母情结的后果。人们确实知道同性恋的略图。然而让我们回想一下在那儿叫作"打扮成夫人的男子"或"我的大姐"的生活。他们大部分时间穿一件上衣和短裙。但我们仍然深信他们有正常的性生活。他们像随便哪个朝气蓬勃的男子汉那样喝潘趣酒和对女人——鱼贩和蔬菜商——的魅力并非不动心。相反在欧洲我们见到几个成为同性恋的同志始终是被动的。但这丝毫不是神经症的同性恋。这对于他们是个权宜之计，就像靠妓女为生者的办法对于别人那样。

② 我们特地想到这一段："因此，这个男子就是这样，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在错误问题的基础上和在错误的境况中决定自己，被他周围社团那危险的仇恨剥夺了超验的感觉，陷入绝望的唯理论。他的生活只是长期逃避他人和自己本人，人家使

那个犹太人(真实或不真实的)被那“坏蛋”打死了。局面成了这样,因此他所做的一切被指定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犹太人自然是自己选定的,且他有时会忘了自己的犹太人身分,或忘了掩盖这身分、隐藏这身分。因为他当时承认雅利安语系有价值。有善良就有邪恶。邪恶是犹太的。所有犹太的东西是丑陋的。我们不要再是犹太教徒。我不再是犹太教徒了。打倒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最好斗的。就好像巴鲁克的这个病人得了迫害狂症,他有一天看见一个佩戴黄星标记的人,挑衅地打量他并轻蔑地高声道:“喂! 先生,我啊,我是法国人。”而这位女病人则:“在我们的同事达德博士的科治疗,在一小屋里有她的一个教友,这位教友是别的病人讥笑和令人不愉快意见的对象。一个非犹太病人替她说话。那第一位病人于是轻蔑地对待那位替犹太人说话的病人,并把所有反犹太主义的恶意中伤都泼在她头上,同时要人家使她摆脱这个犹太女人。”①

这里我们有个反应现象的好例子。犹太人为了反抗反犹主义,自己变成反犹太主义者。这就是萨特在《缓期》中所指出的,

他变成奴隶,直至他自己的身体,把他的感情生活割成两半,迫使他在一个抛弃他的世界中追寻一个不可能的普遍友谊之梦。是谁的错? 是我们的眼睛照出他那难以接受的像,他想不承认这像。是我们的言谈和所作所为——所有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反犹太主义,但也完全是我们的屈尊俯就的宽容大度——毒害了他,一直毒害至骨髓;是我们迫使他决定自己是犹太人,‘或者他自我逃避,或者他自我承担’,是我们把他逼到不真实或真实的进退两难地步……这一类人比其他人更加‘显示出’是人,因为这类人诞生自人类内部的次要反应,这一长得难看、背井离乡的人类精髓一开始就注定是不真实或受苦受难。我们中没有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过错的并甚至有罪的;纳粹使犹太人流淌的血倾泻在所有我们这伙人头上”(第177—178页)

① 巴鲁克,同前书,第372—373页。

书中比南夏兹终于紧张地经受了他的否认，这紧张几近疯狂。我们将看到这话并不太过分。那些到巴黎来的美国人看到那么多的白种女人在黑人的陪伴下，惊讶不已。在纽约，西蒙娜·德·波瓦尔由于跟理查德·赖特一起散步，使得一个老太太要她遵守秩序。萨特说：这里是犹太人，别处是黑人。需要的是只替罪羊。巴鲁克不说另一回事："只有当人类知道放弃替罪羊的情结时仇恨的情结才得到释放。"

错误、有罪、拒绝这种犯罪、妄想狂，重又处于同性恋的地位。简而言之，别人所描写的犹太人的情况完全应用到黑人身上[1]。

好—坏、美—丑、白—黑：这就是有特点的一对对现象，迪德和吉罗的表达重又采用这些现象，我们把这叫作"谵妄性的善恶二元论"[2]。只看黑人的典型、把仇视犹太人和敌视黑人进行比较，这似乎就是这里所犯的分析错误。当我们对某人谈论我们的工作时，他问我们对这工作期待什么。自从萨特的决定性研究《文学是什么？》（《形势》Ⅱ）以来，文学越来越投入它惟一真正"当今的"任务，这任务是使集体过渡到思考和调停：这工作想成为发展基础的一面镜子，镜中可发现黑人正在摆脱束缚。

当不再有"人的最低值"，就不再有文化。知道班图人认为"Muntu是力量"对我无关紧要，——或至少这本可能引起我的兴趣，只是某些细节使我很尴尬。人们从别处读到："1946年，

---

[1] 玛丽·博纳帕特就这样写道："反犹太主义者把自己所有的多少有点无意识的本能都扔到犹太人头上，把这些本能都归咎于犹太人……因此，他们通过把自己的重负卸在犹太人肩上来洗刷自己，并完全一干二净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犹太人就这样出色地听凭安排为魔鬼的投影……在美国的黑人也承担这样规定的职能……"（《战争之谜》，第145页，注1）。

[2] 《开业医生的精神病学》，1922年，第164页。

在75,000个黑人矿工罢工时,国家警察局用开枪和刺刀强迫他们复工。有25人死亡,几千人受伤。

"斯马茨(Smuts)在当时是政府的领导人和和平大会的代表。在白人的农场里,黑人劳动者几乎像农奴般地生活。他们可以把家眷带去,但没有其主子的准许任何人不能离开农场。如果他离开,警察局就得到报警,他被强行带回并遭鞭打……

"依照《关于土著的行政管理的条例》,总督作为最高领导,对非洲人有专制权。他可以宣布逮捕和监禁一切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定的非洲人。他可以在随便哪个土著的部门禁止十人以上的集会。对于非洲人,没有人身保护法。不管什么时候没有逮捕证就进行大逮捕。

"南非的非白人居民走投无路。所有现代形式的奴隶制阻碍他们逃过这灾难。尤其对于非洲人,白人社会打破了他的旧世界而不给他一个新世界。它摧毁了黑人生活的传统的部落基础并在关闭了过去的道路后阻挡未来的道路……

"南非的种族隔离企图禁止黑人作为独立和自由的力量参加现代史。"① 在读到以上这些时,对班图人的本体论的思考意味着什么。

我们很抱歉作此长段摘录,但它能使一些黑人可能犯的错误变得明显了。例如阿利乌纳·迪奥普在其《班图人的哲学》的引言中指出班图人的本体论不了解欧洲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不幸。然而它从中得出的参考却很危险:"提出的两面性问题是知道是否黑人的天性应该致力于造就他独创性的东西、这种年轻的心、这种对人和造物的天生尊重、这种生活的欢乐及和平,这种和平丝毫不是加强于人、歪曲人类并由心理卫生来忍受,而是

① 斯金,《南非的种族隔离》,《现代》杂志,1950年7月。

同生活难能可贵的尊严和谐一致的……人们也思忖黑人能给现代世界带来什么……我们能说的是,被设想作为革命意志的素养观念本身是同我们那作为进步观念本身——我们的天性——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我们对生活、自然条件有些抱怨时进步才烦扰我们的意识。"注意!当班图人的生活处于非存在地位、处于无法估计的因素的地位时,谈不上在他们思想中重新找到上帝[①]。当然,班图人的哲学并非让人从革命意志出发去理解:但正好在由于班图人的社会封闭,人们看不到这种用开发者替代兵力的本体论关系的范围内。然而,我们知道班图人的社会不再存在。而种族隔离毫无本体论的东西。这议论够多了。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黑人谈论得很多,甚至过多了。黑人想要人家忘掉他,以便重新组织他的力量,他真正的力量。

一天他说:"我那黑种人性格既不是一座高塔……"

而有人来把他希腊化,俄耳甫斯化……这个黑人寻求全世界。他追求全世界!但在1950年6月,巴黎的旅馆拒绝接待黑人旅客住宿。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盎格鲁-萨克逊的顾客(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他们有钱和敌视黑人)有可能会搬走。

黑人涉及全世界性,但在银幕上,人们保持他黑人的原汁原味,他黑人的"本性":

"始终是仆人
总是卑躬曲膝和面带笑容
我,从不偷窃,从不撒谎
永远说蹩脚法语……"

---

① 见阿兰·帕顿的《啊,亲爱的故乡,哭泣吧》。

黑人遍及全世界,但在巴黎的圣路易中学,人们辞退一个黑人:他十分冒失地读了恩格斯的著作。

这里有悲剧,黑人的智慧有可能中其圈套。

怎么? 我刚刚睁开被人蒙住的双眼,而人家已经要把我淹没在全世界? 其余的人呢? 那些“毫无嘴巴”,“无声无息”的人……我需要消失在自己的黑种人性格中,需要懂得骨灰、种族隔离、镇压、强奸、种族歧视、抵制。我们需要用手指触摸黑种仆人那一道道被划的伤口。

人们已经看到阿利乌纳·迪奥普在寻思黑人的天性在全世界的合唱团中将是什么地位。然而,我们说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化。当人重新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时会谈到黑人的天性的。

我们会再次请塞泽尔帮忙;我们想要许多黑人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启发。应该也反复对我自己说:“尤其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你们不要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袖手旁观,因为生活不是演戏,因为苦海不是前台,因为一个叫骂的人不是一只跳舞的熊……”

在继续清点现实,努力确定凝聚象征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处于荣格的心理学的大门。欧洲文明的特点是在荣格叫作集体无意识的内部出现原型:表达恶劣的本能、完全自我的固有的阴暗心理、没有教养的野蛮、潜伏在一切白人心中的黑人。荣格确认曾在未开化的居民处观察到同他复制的略图一样的心理结构。我个人认为荣格搞错了。况且,他认识的所有居民——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部落或在英属非洲的肯尼亚黑人——都多少跟白人们有创伤性的接触。我们在前面说过安的列斯青年在其萨拉文化(salavinisations)中决不是黑种人;我们曾试图说明这种现象与什么相对应。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确定在遗传的脑体中。

但集体无意识不需要求助基因,完全只不过是偏见、幻想、一个确定的群体的集体态度总和。当然,在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于不到一百年间所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同1945年在他们被从那儿驱逐出去的那些国家中的犹太人集体无意识是不同的。

在哲学讨论方面,有人在这里提出本能和习惯的老问题:本能是天生的(人们知道必须对"先天性"的看法),不变的,特有的;习惯则是后天的。在这方面只要指出荣格把本能和习惯弄混了。果然,按他的说法,集体无意识是与大脑结构关联的,幻想和原型是人种永久的印迹。我们希望曾指出过不是这么回事,而事实上这个集体无意识是文化的,就是说是后天的。同样,一个喀尔巴阡山脉的乡下青年,在当地的物理化学的条件下会看到自己出现黏液水肿,同样一个像勒内·马朗的黑人,曾在法国生活过,表现出并被纳入了种族主义的欧洲幻想和偏见,领会了这个欧洲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他具有两重性,只能看到他仇恨黑人。必须慢慢来,悲剧在于必须逐渐地展示在他们的整体性中呈现的机制。人家能理解这个建议吗?"在欧洲,邪恶是由黑人来代表的"。应当慢慢来,这我们知道,但这很困难。刽子手是黑肤色人,撒旦的皮肤是黑色的,人们谈到愚昧黑暗,如果人脏了那他就是黑色的,——这一点适用于身体肮脏或精神肮脏。如果有人费神把大量使黑人变成罪孽的表达法集中起来,人们会大吃一惊的。在欧洲,黑人或具体地或象征性地代表性格不好的一面。如果人们没有明白这个提议,就必定会徒劳无益地就"黑人问题"说话。黑色、黑暗、阴影、愚昧、黑夜、地道、深不可测,这些词给某人的声誉抹黑;而另一方面:天真无邪的明眸、和平白鸽、仙境般的、天堂的光明。一个金黄色头发的漂亮孩子,在这说法中包含多少的和平、欢乐,尤其是含有多少的希望啊!同一个漂亮的黑孩子毫无可比之处:这十足是件非同寻

常之事。我还是不打算重新考虑黑天使的故事。在欧洲,即在所有的文明和开化的国家里,黑人象征罪孽。黑人代表道德标准低下的原型。人们在德苏瓦伊(Desoille)的《醒来的梦》中所发现的正是那同样的矛盾。如何解释代表品质低劣、下等的无意识是被染成黑色的?在德苏瓦伊的作品里,感到在玩文字游戏,情景更加清楚,始终涉及上上下下。当我下去时,我看到岩穴、山洞,一些野蛮人在那里跳舞。尤其——但愿没搞错——在德苏瓦伊传递给我们的一场醒来的梦中,我们在一个岩穴中遇见一些高卢人。但应当说高卢人是憨厚老实的……一个高卢人在一个山洞里,这好像有种家庭气息,——可能,"我们父辈高卢人"的结果……我认为要明白某些精神的现实必须再变成孩子。荣格就是在这方面是个发明者:他要到世界的青春时代去。但他大大地搞错了:他只是到达欧洲的青春时代。欧洲的无意识的最深处制造着极其卑劣的杂交,其中潜伏着最不道德的冲动、最不可公开承认的欲望。由于一切男人向白皮肤和光明攀升,欧洲人想要摒弃这企图自卫的非文明人,当欧洲文明同黑人世界、这些野蛮人民族接触时,大家都同意:这些黑人是邪恶的根源。

荣格经常把外国人与难理解、不良倾向相似对待:他完全有道理。这个发射机制——或如果愿意,叫作传递性机制——由传统的精神分析加以描述。如果我发现自己作品中有些不寻常的、应受指摘的东西,那么我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摆脱之,把其作者资格推给另一人。这样,我结束可能会破坏我平衡的往复紧张。在开头几场醒来的梦中,应该当心,因为太快地下来并不好。应该在同无意识完全接触之前,升华齿轮为主体所认知。如果在第一场梦,出现一个黑人,应该马上摆脱他;为此,向你的主体提议一座楼梯、一根绳子,或劝说他坐直升飞机让人带走。

黑人必然留在他的洞里。在欧洲,黑人有一个功能:代表低级感情、不良倾向、心灵的阴暗面。在“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黑人——或如果愿意,称作黑肤色——象征邪恶、罪孽、贫困、死亡、战争、饥荒。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马提尼克岛——它因集体无意识而是个欧洲国家——,当一个“肤色发青”的黑人拜访你时,人们说:“他带来什么倒霉事?”

集体无意识并不取决于大脑的遗传:它是我称为“轻率的文化强制”的结果。因此,对于一个安的列斯人经受了唤醒梦的方法,重新体验与欧洲人同样的幻想这件事,这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因为安的列斯人有着与欧洲人同样的集体无意识。

如果明白了前面所说的,就能够陈述下面的结论:安的列斯人敌视黑人是正常的。出于集体无意识,安的列斯人把欧洲人的所有原始型都看作是自己的。安的列斯黑人的“灵魂”几乎总是白种女人。同样安的列斯人的“愿望”总是白种男人。因为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巴尔扎克、巴赞或“我们的”某个小说家的作品中,不提及这个朦胧的、然而却是出现的黑种女人,也不提及眼睛炯炯发光的阴郁的阿波罗……可我表露出来了,我谈到了阿波罗!没办法:我是个白人,然而,我无意识地怀疑我身上的黑色东西,就是说怀疑我内心的全部东西。

我是个黑人——但当然我不知道这,因为我是。在家里,我母亲用法语给我唱法国抒情歌曲,歌中决不涉及黑人。当我不听话、太吵闹时,家里人叫我别“当黑人”。

稍后,我们读白人的书,我们逐渐吸收从欧洲灌输给我们的成见、梦想、民间传说。但我们不会接受一切,某些成见在安的列斯群岛行不通。譬如,不存在反犹太主义,因为岛上没有或只有很少的犹太人。如果不要求集体陶冶观念,我能很容易地指出是黑人轻率地将自己选定为可能带来原罪的客体。对于这一

角色，白人选择黑人，而当白人的黑人也选择黑人。安的列斯黑人是这个文化强制的奴隶。在当了白人的奴隶之后，他自我奴隶制化。黑人从一切词义上来说，是白人文明的牺牲品。安的列斯诗人的艺术创作不具有特有的痕迹，这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这是白人的创作。为了回到精神病理学上来，应该承认黑人感受一种特别神经症的大杂烩。二十岁时，即在集体无意识有点儿消失的时候，安的列斯人发觉自己生活在错误中。为什么这样？仅仅因为被认作是黑人，而这点十分重要，但由于伦理道德的逐渐转变，他发觉（集体无意识）如果人们是不好、软弱、凶恶、本能的，那么他们是黑人。一切同这些成为黑人的举止相对立的则是白人。应该从中看到安的列斯人的敌视黑人的根源。在集体无意识中，黑皮肤等于丑恶、罪孽、愚昧、不道德。如果我在生活中表现为有道德的人，那么我一点也不是个黑人。在马提尼克岛，从这观点产生出一个习惯：说到一个白人不好时就说他有黑人的心肠。肤色无关紧要，我甚至看不见，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良心的纯洁和我灵魂的清白。另一人说“我白得像雪一样”。

文化强制在马提尼克岛轻而易举地实行。伦理道德的逐渐转变并未遇到障碍。但真正的白人在等待着我。他在最初的机会就告诉我单单白人的愿望是不够的，而是必须实现全部是白人的。只是在此时我才会意识到背叛——我们作出结论吧。一个安的列斯人出于集体无意识、出于大部分的个人无意识和几乎是他全部的个性形成而成为白人。他的皮肤是黑的，荣格在其作品中未提及这一点。所有的不理解都来自这种张冠李戴。

当塞泽尔在法国准备他文学学士学位时，他“重新发现自己的懦弱”。他知道这是懦弱，但他从不能说出为什么。他觉得这很荒谬、愚蠢，我甚至要说不健康，但在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中，找

不到这种懦弱的机制。因为必须消灭眼前的情景并试图以孩子的心灵去理解真实。电车里的黑人滑稽而丑陋。肯定，塞泽尔觉得很逗乐。因为在这个真正的黑人和他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法国的一个白人圈里，有人介绍一个漂亮的黑人。如果这是个知识分子圈子，你们肯定这黑人会试图使人接受。他请人家别注意他的皮肤，但注意他知识的力量。在马提尼克岛，许多二三十岁的人开始研究孟德斯鸠或克洛代尔，惟一的目的是引用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打算通过熟悉这些作家使人忘记他们的黑色。

道德心包含一种分裂、意识的中断，光明部分反对阴暗部分。为了有道德，必须黑色、阴暗、黑人从意识里消失。因此，一个黑人随时在与他的形象作斗争。

如果向埃斯纳尔先生承认他精神生活的科学观点，如果从错误、犯罪出发去理解疾病领域，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将是卸掉这种犯罪感的人，他将能无论如何都不犯罪。更直截了当地，一切个人应该把他低级的迫切要求、他的冲动算在低劣基因的账上，这基因将是他所属的文化的基因(我们看出来这是黑人)。这种集体犯罪由应当叫作替罪羊的东西来承担。然而，替罪羊对于建立在进步、文明、自由主义、教育、光明、灵敏这些梦想的基础上的白人社会而言，正是反对这些梦想的扩张和胜利的力量。是黑人提供了这股粗暴和敌对的力量。

在安的列斯社会里，梦想同第戎或尼斯社会的梦想一样，黑人青年与文明人同化，使黑人成为其精神生活的替罪羊。

我是在十四岁时懂得现在叫作文化强制的价值的。我以前有个同学，后来他去世了，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娶了一个马提尼克岛女子。这个人在法兰西堡居住了二十多年。人家把他看作是个安的列斯人，但在私底下，记得他的原籍。然而，在法国，

意大利人在军事上一钱不值;一个法国人顶十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勇敢……我的同学生于马提尼克岛并只与马提尼克岛人往来。某一天蒙哥马利使意大利军队在班加西陷于混乱,我想在地图上查明盟军的前进。面对可观的地面进展,我热烈地欢呼:"你们拿下多大的阵地啊!……"我的同学——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父亲的籍贯——极其尴尬。况且我也是。我们两人都是文化强制的牺牲品。我深信明白这现象及其所有后果的人确切知道在何方找到解决办法。听听那叛逆者所说:

"他向上爬……他从地底深处向上爬……黑色波浪翻滚……浪嘲泡哮……动物气味的沼泽……雷雨从光脚处泛起泡沫……总是麇集了从小山的羊肠小道滚滚而下的其他泡沫,攀登猥亵和荒凉的湍流沟壑,这些沟壑因混沌的河流、腐蚀的大海、抽搐的大洋而扩大,在大刀的炭黑色和劣质烧酒的笑声中扩大……"

懂了吗?塞泽尔"下来了"。他同意完全深入地观看发生的事,而现在他可以高升了。他开始成熟了。但他不把黑人留在下面。他把黑人扛在肩上并将其捧上天。在《回乡笔记》中,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上升的心理,为了重新运用巴歇拉尔的话[①],他选择了:

....

"为此,牙齿洁白的上帝,
脖子易折断的男人们
接受和理解三方面的必然的平静
和我这方面的舞蹈

---

① 《环境和梦想》。

我那不祥黑人的舞蹈
属于我自己的舞蹈
打破枷锁舞
跳越监狱舞
作为黑人是美好和合法的舞
属于我自己的舞且太阳在我手掌上跳动
但是不平等的太阳不再满足我的需要
风啊,围着我新的成长盘绕吧
停息在我有节奏的手指上吧
我把我的良心及其肌肉节奏交给你
我把闪烁着我弱点的火交给你
我把一群囚犯的锁链交给你
我把沼泽地交给你
我把三角形环行的外人观光局交给你
吞下风吧
我把我那粗鲁的话交给你
吞下和卷起来吧
在卷起来时用更大规模的战栗拥抱我吧
拥抱我直到狂怒的我们
拥抱吧,拥抱我们吧
但同样地把我们咬得出血
拥抱吧,我的纯洁只是同你的纯洁
结合在一起
但晚上拥抱我们多彩的纯洁
捆吧,没有内疚地把我捆起来吧
用你那发亮的黏土制成的宽阔胳臂
把我捆起来吧

把我黑人的颤抖就绑在世界的肚脐上
捆吧，把苦涩的博爱与我捆绑在一起
然后，用你那星星套索把我勒死
上升吧，白鸽
上升，上升，上升吧
我跟着你，印成我祖先的白色角膜
上升吧，上苍的马屁精
我想淹没其中的大洞
另外那个月亮
在那里我想现在钓到夜晚那
不吉祥的用语
黑暗似铁板一块一动不动！”[①]

人们明白为什么萨特看出在黑人诗人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那黑种人性格的逻辑性目的。以下确实就是所发生之事。由于我发觉黑人是罪孽的象征，我开始仇恨黑人。但我看到自己是个黑人。为了逃避这个冲突，有两个解决办法。要么我请求别人别注意我的皮肤；要么相反，我要人家发觉我是黑人。于是我试图提高不好的东西的价值——既然我不假思索地同意黑色是罪恶的颜色。为了结束这神经症的处境，在这处境中我不得不选择一种不健康的、冲突的、怀有幻想的、对立的、不人道的解决办法，归根结蒂，——我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飞越别人在我周围策划的这个荒谬的悲剧，撇开这两个同样不可接受的结局，并通过别人伸向世界。当黑人跳下时，换句话说下来时，发生某种异乎寻常的事。

① 埃梅·塞泽尔，《回乡笔记》，第94—96页。

再听听塞泽尔的诗：

"啊！啊！
他们的力量是十分稳固的
一致确认的
是需要的
我的双手沐浴在稀疏的欧石南丛中
在喁喁私语的稻田中
且我有星宿的大脑袋
但我软弱。哎呀我软弱。
帮帮我吧。
现在我又处于变化状态
陷于困境，盲目的
害怕我自己，对我自己担惊受怕
害怕诸神……你们不是神。我是自由的。"

"反抗女子。——我同今夜有条约，从我二十岁起我感到这夜晚慢慢地向我走来，在呼唤……"[1]

重新发现了这个夜晚，即感到他的身分，塞泽尔首先指出：

"人们把树干根部刷白是白搭，下面的树皮的力量在呼叫……"

然后，一旦白人在他身上暴露，他就杀死他：

"我们把门强行打开。主人的房间大开着门。主人的房间灯光辉煌，主人在房里十分镇静……我们的人停步不前……这

---

[1] 《狗不吠叫》，悲剧(《神奇的武器》，第 144 和 122 页)。

是主子……我进去了。他十分镇静，对我说，是你啊……是我。我对他说，正是我，那个好奴隶，忠实的奴隶，盲目服从的奴隶，突然他的眼睛像雨天时两只受惊的小动物……我打他，血喷溅出来：这是我记得的惟一的'洗礼'。"[①]

"通过一场意外和有用的内部革命，他现在敬重自己的极端丑陋。"[②]

再补充什么呢？黑人听任自己走到自我毁灭的界限以后，小心翼翼地或爆发性地要跳入"黑洞"，从洞里将如此恶劣地爆发出黑人的大声疾呼以致世界的重罪法庭因此而被震撼。

欧洲人又知道又不知道。在自省方面，黑人就是黑人；但在无意识中，有黑人—野蛮人的形象，这形象在无意识中钉得牢牢的。我可以举出不是十个而是几千个例子。乔治·穆南在《非洲影响》中说道："我有幸在社会学课程中没有通过莱维-布鲁尔(Lévy-Bruhl)的《原始精神状态》去发现黑人；更通常地，有幸发现与通过阅读发现的不一样的黑人——我每天为此感到高兴……"[③]

人们不会把穆南看作是个普通的法国人，他补充道："我可能在人们思想上没有偏见的时候可以得知黑人是像我一样的人……我这个白人，大概有可能始终自然地和黑人在一起——并决不在面对他时愚蠢和冷不丁地站在人种志调查者的立场，这种立场经常是我们那'把他们放回原位'的令人难堪的方式……"

在同期的《非洲影响》中，不可能被怀疑是仇视黑人的埃米

---

① 埃梅·塞泽尔，同前书，第 136 页。

② 第 65 页。

③ 对关于《黑人的幻想》的调查的初步回答，《非洲影响》，第 2 期。

尔·德曼汉写道:“我的一个童年回忆是参观1900年的世界展览,在参观时我主要关心的是看黑人。我的想像自然是由阅读激发出来的:《十五岁的船长》,《罗伯特历险记》,《利文斯通旅行记》。”

埃米尔·德曼汉对我们说这表达了他心中对异国情调的爱好。如果我准备好失手在他手中,相信这个写文章的德曼汉,我要他允许怀疑那个1900年展览会上的德曼汉。

我后悔重又采用人们争论了五十年的题材。写关于黑人友谊的可能性是个宽厚之举,可是很不幸,那些仇视黑人者及其他一丘之貉是排斥宽容的。当我们读到“黑人是个野蛮人,而引导野蛮人只有一种方法:踢屁股”时,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愚蠢的话应该从我们的工作台上消失”。但在这点上大家都同意。雅克·霍莱特在《非洲影响》(第5号)中写道:“另外,似乎有两件事对黑人在世界上远离别人起了作用,跟我无法相比:他的皮肤颜色和他的赤身裸体,因为我想像黑人是赤身裸体的。——当然,一些表面因素(尽管人们不会说他们不继续同我们的新思想、我们修改过的观点打交道达到何种程度)有时能适用于这个远方的、几乎不存在的裸体黑人;戴着小圆帽、挂着费尔南代尔[①]式的咧嘴微笑——某种含巧克力的早点的象征——,善良的黑人就是这样的,他还像塞内加尔的勇敢士兵,‘禁令的奴隶’、没有威严的堂吉诃德、一切属于‘殖民地史诗’范畴的‘好孩子角色’,最后,他就像‘要转变的’黑人、‘长胡子传教士’的‘听话儿子’。”

雅克·霍莱特在其学术报告的下文中告诉我们曾通过反应使黑人成为纯洁的象征。他向我们端出其中的道理,但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不再是八岁,因为他对我们谈及“性的不良意识”和

① 费尔南代尔(Fernandel,1903—1971),法国演员和歌手。——译注

"唯我论"。此外我深信雅克·霍莱特把这个"成年人的纯洁"丢在他身后远处,丢得很远很远。

毫无疑问,最有意思的证明是米歇尔·萨洛蒙的见证了。尽管他否认,他还是发出种族主义的臭味。他是犹太人,他有"反犹太主义的千年经验",可他却是个种族主义者。你们听听这个:"但是,否认在他的皮肤和头发的事实中,在他(黑人)散发的好色气息中,有某种吸引人的或令人厌恶的拘束,这就是凭着那从来什么也解决不了的荒谬的假正经,无视明白的事实……"更有甚者,他竟至于跟我们谈到"黑人那惊人的生命力"。

萨洛蒙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他是医生。他想必怀疑这些非科学的文学观点。日本人和中国人比黑人的生育力强十倍:他们因此就是好色的?再说,萨洛蒙先生,我正要向您交代:我从未能在听到一个男人说另一男子"他多么好色啊!"时而不恶心的。我不知道一个男子的好色是什么回事。你们想像一下一个女人说另一个女人:"她极其肉感,这个漂亮而没有头脑的女人……"萨洛蒙先生,黑人既不通过他的皮肤,也不通过他的头发散发出好色气息。只不过,长期来好色和生殖的黑人生物形象日日夜夜地摆在您面前,而您不知道摆脱这形象。"眼光"并不仅仅是镜子,而是调整的镜子。"眼光"应该允许我们改正文化的错误。我不说眼睛,我说"眼光",我们知道这眼光反映什么;不是裂沟,而是这种从梵·高的红色中出现的、从柴可夫斯基的一支协奏曲中掠过的相同的闪光,它绝望地紧紧抓住席勒的《欢乐颂》,它听凭自己由塞泽尔那蠕虫般的大口传送。

黑人的问题并不导致生活在白人中间的黑人的问题,而是受剥削、被奴化、受资本主义社会、殖民主义社会蔑视的黑人的问题。萨洛蒙先生,您问问自己将干什么"如果您在法国有80万黑人";因为您认为有个问题,黑人高升的问题,黑人危害的问

题。马提尼克岛人是法国人，他想待在法兰西联邦内部，他只要求一件事，就是那些傻瓜和剥削者让他有可能人道地生活。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完了，被萨特或阿拉贡这样的一些人那源源不断的人流所淹没，这对我再好也没有了。萨洛蒙先生，您说完蛋了什么也捞不着，我们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如果娶个随便哪个欧洲女人并没有放弃自己个性的印象；我对您肯定地说我不干“受骗上当的交易”。如果有人嗅闻我的孩子们，如果有人检查他们的指甲新月形斑，这仅仅因为社会没有改变，因为正如您说的那样，社会把它的神话保存得完好无损。至于我们，我们拒绝考虑关于方式的问题：或者，或者……

这个黑皮肤的民族、黑人民族的历史是什么？我是法国人。我与法国文化、法国文明、法国人民有关。我们拒绝把自己看作“旁人”，我们完全处于法国剧情中。当一些不是根本地坏，而是受蒙蔽的人侵入法国来控制它时，我的法国人职业向我指出我的位子不是在旁边，而是在问题的中心。就个人而言我与法国的命运、法国的价值、法国民族有利害关系。我这个属于黑皮肤帝国的人，该做什么呢？

乔治·穆南、德曼汉、霍莱特、萨洛蒙十分愿意就关于黑人的幻想起源的调查作回答。我们大家深信一件事。真正查封黑人的现实想必牺牲文化的结晶。

最近，我在一份儿童报上读到这句话：“这是我的祖先烧煮你们的祖先的那口大锅。”这句话是一幅图画的说明文字，图中画着一个年轻的黑皮肤童子军向三四个白人童子军介绍一个黑人村落。人们很想承认不再存在吃人肉的黑人，但我们记着这事……不过说到底，我认为这位作者是在无意识中帮助黑人。因为读这段话的白人孩子不会把黑人想像为正在吃白人的人，而是已吃过白人的人。不容争辩，这里有一个进步。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们想传递一份病例,这是由于圣伊利精神病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的帮助而得。这份病例阐明了我们在这里捍卫的观点。它说明黑人的幻想、黑人的思想走极端,达到决定真正的精神错乱。

B小姐于19××年3月进这个科时是十九岁……证明书上注明如下:"我署名人,P博士,从前的巴黎住院实习医生,证明曾对B小姐作过检查,她患神经错乱症,包括烦躁不安的发作、运动不稳、肌肉抽搐、有意识的但她不能克制的痉挛。这些错乱越来越厉害并妨碍她过正常的社会生活。她需要在一家由1838年的法律决定自愿出资的医院内住院观察。"

主任医师开出的二十四小时的证明书:"从十岁起得了突出肌肉抽搐的神经症并随着青春期和最初的户外工作而病情加重。带有焦虑不安的短暂的忧郁症,伴随着症状的再发作。肥胖症。要求治疗。同别人在一起很放心。门诊病人。有待保持原状。"

在那些个人的过去病史中,没发现任何病理过程。只记住十六岁时的青春期。体检没检查出什么,除了脂肪蓄积、外皮稍微的浸润,使人想到轻度的内分泌腺的不足。经期有规律。

一次谈话使人明确了下面几点:

"尤其在我工作时肌肉抽搐出现了"(病人住院了,因此生活在家庭环境之外)。

眼睛、额头抽搐;气急,走投无路。睡觉很好,不做噩梦,吃得好。来月经的日子并不神经紧张。上床时,在睡着前,面部肌肉抽搐频繁。

看护的意见:尤其在她单独一个人时是这样。当她和别人在一起或谈话时,就不显著。抽搐取决于她干什么。她以跺脚开始,不断对称地抬高双脚、腿、手臂、肩膀。

发出一些声音。人家从未能听懂她说什么。人家一叫她，她就停止。

主任医师开始几次启发梦想。一场预备好的谈话展示了存在可怕的圆圈形式下的幻觉症,医生要病人回忆这些圆圈。

下面是第一次汇报的摘要:

“圆圈深而集中,按黑人的达姆达姆鼓的节奏扩大和缩小。这达姆达姆鼓声表示有失去她双亲,尤其她母亲的危险。

“于是我要她对这些圆圈画个十字,它们没消失。我叫她拿块抹布把它们抹去,它们消失了。

“转向达姆达姆那边。她被半裸的男男女女围了起来,他们可怕地跳着舞。我叫她别怕进入这个跳舞圈子。她这么做了。这些跳舞的人立刻改变面貌。这是个吵吵嚷嚷的集会。男女穿着整齐并跳一个华尔兹舞:黑人之星。

“我叫她走近圆圈:她再也见不到这些圆圈了。我叫她回忆这些圆圈;它们在这里,但破了。我叫她由开口处进入圈子。她本能地回答说,我不再是被完全包围了,我可以走出来了。圆圈碎成两半,然后碎成好几段。只剩下两段消失了。她在叙述时喉头和眼睛抽搐得厉害。

“一系列的谈话治疗从运动的动荡不定引导到镇静。”

下面是另一次谈话治疗的摘录:

“我叫她回忆那些圆圈。她看不见。后来看见它们在那儿。它们被打破了。走到里面。它们断裂、升起、然后慢慢地纷纷掉入空际。

“我叫她听达姆达姆鼓声。听不见。叫她,听到在左边。

“我向她建议一个天使陪她往鼓声那儿去:她要自己一个人去。然而有人从天上下来。这是个天使。他脸带微笑;他把她领到达姆达姆鼓附近。那儿只有一些黑种男子,他们不怀好意

地围着一堆大火在跳舞。天使问她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烧死一个白人。到处找这白人。没见到。

"啊! 我看见他了。这是个五十来岁的白人。他的衣服被扒了一半。

"天使跟黑人首领交涉(因为她害怕)。黑人首领说这个白人不是本地区的,因此他们要烧死他。但他没干坏事。

"他们把他放了并重新开始欢快地跳舞。她拒绝参与舞蹈。

"我派她去跟首领谈判。他一个人在跳舞。白人不见了。她想离去,似乎并不坚持要认识那些黑人。她想同她的天使一起到某个地方去,在那儿她将是在自己的家,同她的母亲、她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

抽搐消失了,停止治疗。几天后又见到这位病人,她的病复发了。汇报治疗谈话:

"始终是那些圆圈靠近过来。她拿了一根棍子。它们碎成段。这是根魔棒。把这些铁块变成非常漂亮的闪闪发亮的物质。

"朝一堆火走去:这是跳舞黑人们点的火。想认识首领。朝他走去。

"停止跳舞的黑人又跳开了,但按另一个节拍。她伸出手围着火堆跳舞。

"一次次谈话治疗明显地使病人好转。她写信给她父母,接待访问,去看医院放映的电影。她参加小组游戏。一个女病人在小屋的钢琴上弹奏华尔兹,她邀请一个女病人跳舞。她的伙伴们很尊重她。"

我们摘录下另一次谈话的这一段:

"重新想这些圆圈。它们碎成一片,但在右边少了一块。最小的是完整的。她要打碎那些小的。她把它们拿在手里拧;它

们碎了。然而,剩下一个小的。穿过去。另一边处于黑暗中。不害怕。叫唤某个人,她的守护天使从上面过来,和和气气,面带微笑。他把她带往阳光下,在右边。"

启示的梦想对于目前状况产生一些相当重要的结果。但只要病人"单独一人"时,抽搐就出现了。

我们不想对这精神-神经症的基础放松。主任医师的盘问展示了对想像的黑人的害怕,——12 岁时经历的害怕。

我们跟病人作了大量的谈话。

在她十岁或十二岁时,她的父亲,"殖民军的老前辈",喜欢学习黑人音乐的节目。每天晚上达姆达姆鼓声在家中回荡。当时她已上床睡觉了。

我们曾经说过,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年龄时期出现吃人肉的野蛮黑人。

这中间的联系很容易辨认出来。

加之,她的兄弟姐妹们发现了她的弱点,闹着玩地吓唬她。

在床上,耳朵里是达姆达姆鼓声,她果真"看到"一些黑人。她颤抖着躲到被窝里。

然后,越来越小的圆圈出现并使黑人成为盲点。

因此又找到圆圈作为防御幻觉症的机制。

今天圆圈出现时没有黑人,——防卫机制成为必要却不知道它的决定论。

我们见到了那位母亲。她证实了她女儿所说的。她非常易动感情,在十二岁时,她经常在床上发抖。我们的在场没有引起任何精神状态的明显改变。

今天,"只有"圆圈发动运动现象:呼叫、面部肌肉抽搐、乱七八糟地做手势。

但如果保留一部分体质,显而易见这种精神错乱是害怕黑

人的结果,这害怕受决定性的环境支持。尽管病人明显好转,人们还是怀疑她是否能很快重过社会生活。

第七章　黑人和承认

A.黑人和阿德勒

“不管从什么方面着手分析精神疾病的状况，立即就会面对下面的现象：神经系统的整个图表及其症状出现如同受一最终目标影响，甚至好像是这目的的投射。因此可以赋予这最终目的以形式原因的价值，指导原则、安排、协调的价值。请你们试着搞懂生病现象的‘方面’和方向，不考虑这个最终目的，你们会立即面对许多乱七八糟的倾向、驱使、偏爱和不正常，这些都是为了使一些人灰心丧气而引起另一些人的大胆愿望：不惜一切代价冲破黑暗，冒着双手空空或带着虚幻的战利品而归的危险。相反，如果人们承认存在着最终目标的或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目的性的假设，那么黑暗立即消散，我们像在打开的书中那样察知病人心灵中的东西。”①

这就是从我们时代通常最使人目瞪口呆的故弄玄虚所建立的理论观点出发。确实，让我们把患性格障碍的精神病学应用到安的列斯人身上。

黑人是对照。首要实情。他们是对照，就是说他们随时关

① 阿德勒，《神经质》，第 12 页。

心自我提高身价和自我的理想。每当他们与另一人接触时，就涉及价值、优点。安的列斯人没有固有的价值，他们总是求助于“另一人”的出现。总是涉及没有我聪明，比我更黑，没有我好。一切自己的观点，一切自己的扎根、保持同另一人的垮台的依赖关系。我是在周围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男子气概的。

我向给我读后面的实验的马提尼克岛人提出建议。决定法兰西堡街道中最“对照”的。舍尔歇路、维克多·雨果路……当然不是弗朗索瓦·阿拉戈路。同意做这实验的马提尼克岛人将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他看到自己暴露无遗时不肌肉收缩。一个安的列斯人在五六年后又见到一个伙伴时挑衅性地上前同他交谈。因为当时这两人的地位已确定。产生自卑感者认为自己提高了身价……而高傲的那一位一心想要等级制度。

“你没有变……还是愚蠢。”

然而，我知道有些医生和牙医继续在头脑中产生有十五年之久的判断的错误。比概念错误要好些的是，这是对危险者发起的“克里奥尔主义”。人们把他一劳永逸地控制住：没办法。安的列斯人的特点表现为想要超出另一人。他的方向线经过另一条。问题总是在于主体而毫不顾及客体。我试图在另一人的眼中看出赞赏，而如果不幸地，另一人给我投来不愉快的形象，我就贬低这面镜子：这另一人肯定是个笨蛋。我不力图赤裸裸地面对客体。作为个人和自由的客体是被否认的。客体是个工具。他应该能使我实现我主观的安全。我冒充自己完满无缺(想要完满)且不承认任何分裂。另一人进入舞台来布置舞台。主角则是我。你们鼓掌或批评，对我无关紧要，我是中心。如果另一人想以他提高身价的欲望(他的想像)使我不安，我毫不客气地把他驱逐出去。他不再存在。别跟我谈论这个家伙。我不愿遭受客体的打击。同客体接触是冲突的。我是那喀索斯，我

要在另一人的眼睛中看出使我满意的自我形象。因此,在马提尼克岛,在一定的圈子(环境)里,有“被拔毛者”、“被拔毛者”区、冷漠者(他们等候着)和丢脸者。那些人被无情地屠杀。人们猜测统治这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气温。无法摆脱它。

我呢,只是我。

马提尼克岛人渴望安全。他们想让人接受他们的想像。他们想在他们的男子生殖力欲望方面得到公认。他们想显现。他们中每个人构成一个在很有限的领地内的孤立的、冷漠的、锐利的原子,他们每一个人存在。他们每个人想存在,想显现。安的列斯人的一切行动经过另一人。并非因为这另一人从阿德勒描述的人类观点看,仍然是他行动的最终目标[①],而仅仅因为是另一人在其提高身价的需要中显示这一点。

既然我们发现了安的列斯人的阿德勒方向线,我们需要追寻其根源。

这里出现了困难。的确,阿德勒创造了个人的心理学。然而我们刚刚看到自卑感是安的列斯的。并不是某个安的列斯人表现出神经质人的结构,而是所有的安的列斯人。安的列斯社会是个神经质社会,“对照”社会。因此我们从个人转移到社会结构。如果说有缺陷,那么它不存在于个人的“精神”中,而是在环境的精神中。

马提尼克岛人是神经质的,且不光是一个人。如果我们严格地应用阿德勒学派的结论,我们会说黑人试图反对他历史上所感受的自卑。由于黑人历来是个下属,他试图通过优越感来抵抗。而这正是从布拉施费尔德(Brachfeld)的书中所得出的东西。谈到种族的自卑感,作者援引安德烈·德·克拉拉门特(André de

① 阿德勒,《人的认识》。

Claramunte)的一个西班牙文剧作《弗朗德勒的强壮勇敢的黑人》。人们可从中看出黑人的自卑并不始于这个世纪,因为德·克拉拉门特和洛普·德·韦加(Lope de Vega)是同时代人。

"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
惟一缺少的是皮肤的颜色……"

而黑人胡安·德·梅里达却这样表达:

"在这世界上做黑人
是多么的耻辱!
难道黑人不是人吗?
他们是否为此而心地
更加卑鄙、更加愚蠢、更加丑陋?
而为了这个人家给他们起的绰号
我沉重地从我肤色的耻辱中
站立起
并且我向世界显示我的勇气……
黑人是不是那么卑劣?"

可怜的胡安不知怎么办才好。通常,黑人是个奴隶。他的地位丝毫不是这样的:

"因为虽然我是黑人
我不是个奴隶。"

然而他想逃脱这个黑色。他在生活中有个人种的态度。显

而易见,他是个白人:

“我比雪还要白。”

因为归根结蒂,在象征性方面,

“那么黑人是什么?
是否属于这肤色的人?
我向命运之神、向时光、向上苍
并向所有使我成为黑人的人
申诉这种侮辱!
啊,倒霉的肤色!”

胡安闭门不出,意识到意愿并不能救他。他“显出的样子”削弱他所有的行动:

“精神有什么关系?
我是疯子。
如果不绝望那又怎么办呢?
苍天,啊,做黑人
是多么可怕的事。”

可怜的黑人痛苦极了,他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向别人并尤其向他自己证明他的白色。

“如果我不能改变肤色,
我要冒险。”

就如人们所见到的，必须从过度补偿的观点去理解胡安·德·梅里达。因为黑人属于一个“低等”的种族，他试图与高等种族相似。

但我们知道摆脱阿德勒的拔火罐。在美国，德·曼和伊斯特曼有点过度地应用阿德勒的方法。我指出的所有事实是真的，但还用说吗，这些事实和阿德勒的心理学只保持外在的关系。马提尼克岛人并不与被看作父亲、首领、上帝的白人相比较，而是与得到白人赞助的他的同类相比。一个阿德勒的比较以如下方式概括之：

“我比他人更伟大。”

相反，安的列斯式的比较则表现为这样：

$$\frac{\text{白人}}{\text{与他人不同的我}}$$

阿德勒的比较含有两层关系，它集中在自我上。

安的列斯式的比较具有第三层关系：其中领导假想并非个人的，而是社会的。

马提尼克岛人是个受磨难之人。造就他的环境（但他并未造就这环境）使他可怕地无所适从；而这个文化环境，他却以自己的血和心情维持了它。然而黑人的血是行家们认为的肥料。

以阿德勒的方式，在确认我的伙伴在梦想中实现变白的愿望后，于是我向他指出他的神经质症、他身体的不稳定性，他自我的裂缝来自这领导假想，并会对他说：“马诺尼先生十分恰当

地描述了马达加斯加人身上的这种现象。要知道,我认为最好你接受待在人家给你让出的位子。”

唉不会的! 我决不会说这个! 我会跟他说:是环境、社会应对你的蒙蔽负责。说了这话,其余的就会进展顺利了,并知道问题之所在。

当然了,问题在于世界的目的。

我有时思忖那些督学和行政部门的头头是否意识到他们在殖民地的作用。二十年间,他们计划拼命使黑人变成白人。最后,他们甩掉了他并对他说:你对白人不容置疑地有依赖情结。

B. 黑人和黑格尔

> 自我意识,当它对于并且因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言是自在的和自为的,所以它是自在的和自为的,也就是说,它只作为被承认的存在而存在。[1]

人只有在他想把自己强加于另一个人,以便使这另一人承认自己时,才是人文的。只要他实际上未被另一人承认,这个另一人依旧是他行动的主题。取决他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实在性的是这另一人,是被这另一人的承认。他的生存意义是凝聚在这另一人中。

在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公开的斗争。

一天白人主子“不经斗争地”承认了黑人奴隶。

但从前的奴隶想要“让人家承认他”。

---

① 《精神现象学》,伊波利特译,第 155 页。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中,有绝对的相互性,必须加以强调。

这是由于我超越了我那个直接的本质,故我实现了作为天生的和比天生更天生的实在性的另一人的本质。如果我闭合电路,如果我使运动不能实行双向,那么我把另一人维持在他的自我的内部。在外部,我甚至除掉他的这个为自我本质。

打破这反映我自己的可怕圈子的惟一办法,是通过中介和承认,恢复另一人的人文的实在性,它不同于天生的实在性。然而另一人应该实行类似的行动。"单方面的行动是没有用的,因为该发生的只能通过双方面行动发生……";"……他们承认自己好像互相承认那样。"①

自我意识在其直接性中是单一的为自我。为了获得自我的确实性,必须与承认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另一人同样地等待我们的承认,以便在普遍的自我意识中充分发展。每个自我意识追求绝对性。它想要作为受社会排斥的生命的原始价值、作为主观坚信(Gewisheit)的客观事实(Wahrheit)的转变而受到承认。

由于碰到另一人的反对,自我意识体验"愿望";这是引向精神上的自尊之路的第一阶段。它同意冒生命危险,固而威胁到另一人的肉体出现。"只有通过冒生命危险才保存自由,证明自我意识的精华不是'存在',不是自我意识首先冒出来的直接方式,不是进入生命延伸部分的深处。"②

因此自在自为的人类实在性只有在斗争中和通过这实在性所包含的冒险才能完成。这种冒险意味着我超越生命,朝向至善,也就是从我对自我固有价值的主观坚信普遍有效的客观事实的转变。

---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57页。

② 黑格尔,同前书,第159页。

我要求人们从我的“愿望”出发重视我。我不是仅仅在此时此地的、圈在事务性中的。我是为了别处和别的事情。就要求人们考虑到我的负面作用是由于我追求和生命不一样的另一回事；由于我为一个人文世界的诞生，即一个互相承认的世界的诞生而斗争。

那个对承认我犹豫不决的人反对我。在残酷的斗争中，我承认感受到死亡的震撼、不可逆转的崩溃，但也感受到可能性和不可能性[①]。

然而，另一人能不斗争而承认我：

“没拿生命去冒险的个体可以被承认为‘人’，但他没有达到这种有着对独立的自我的意识的承认的真实。”[②]

从历史上看，黑人陷于奴役的非本质，被主子释放了，他没有支持为自由而斗争。

处于奴隶地位，黑人涌入主人所在的城堡周围的木栅栏里。同这些被准许每年一次在客厅跳舞的仆人一样，黑人寻求支持。黑人没有变成主人。当不再有奴隶时，就没有主人。

---

① 当我们开始这工作时，我们想研究黑人的为死亡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研究是必要的，因为人们不断地重复说：黑人不自杀。

阿希尔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毫不犹豫地支持这说法，而理查德·赖特在其一篇新闻报道上让一白人说：“如果我是个黑人，我就会自杀……”，由此想说只有黑人能接受这样的对待而不感到自杀的引诱。

从此，德塞先生的论点用在自杀的问题上。他指出雅恩施的研究工作是最不似是而非的，这研究以分裂的典型（蓝眼睛，白皮肤）来与结合一体的典型（棕色的眼睛和皮肤）对立。

涂尔甘认为犹太人不自杀。今天是黑人不自杀。然而，“底特律医院接收的自杀者中有16.6%是黑人，而黑人在居民中的比例中只占7.6%。在辛辛那提，黑人自杀是白人的两倍多，由于黑人妇女的惊人比例而不断增加：358个黑人妇女比76个黑人”（加布里埃尔·德塞，《自杀的心理状态》，n,23）。

② 黑格尔，同前书，第150页。

黑人是人们准许他采取主人态度的奴隶。

白人是允许他奴隶们和他同桌吃饭的主人。

一天,一个有影响的、善良的白人主子对他的伙伴们说:

“对黑人们要和气……”

于是,白人主子们表示不满,因为这还是很困难的,他们决定把一些“人—机器—牲口”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人”的行列。

“任何一块法国土地不应再承载奴隶了。”

骚乱从外部波及黑人。黑人受到影响。一些没有从他行动中产生的价值,一些不是由他那心脏收缩上升的血液所产生的价值,来到他周围跳起彩色圆舞。骚乱并未区分黑人。他从一个生活方式到另一个生活方式,但并非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正如当有人对病情好转的病人宣布他将于不日出院时,有时他会复发,同样,黑奴解放的消息决定精神病的猝死。

在一生中,人们不会两次得知这同样的消息。黑人只限于感谢白人,这事实的最残酷的证明存在于分散在法国和殖民地的数目可观的塑像中,表现出白人的法国抚摸这刚被粉碎锁链的诚实黑人那天生短而拳曲的头发。

“你谢谢先生。”母亲对她儿子说……但我们知道这小男孩经常梦想大声说几句别的话——更加引起轰动的……①

---

① 我们希望指出了这儿的主人与黑格尔描写的主人在本质是不同的。黑格尔所描写的,有相互性,这里的主人不把奴隶的觉悟放在眼里。他不要求奴隶的感激,但要求他劳动。

同样,这里的奴隶丝毫不可与那个陷于目的中,在工作中找得他解放源泉的人相比较。

黑奴想要像主人那样。

因此他没有黑格尔所描写的奴隶那么独立。

在黑格尔的描写中,奴隶离开主子并转向目的。

这里,奴隶转向主子而抛弃目的。

身为主子的白人对黑人说道：

“从今以后你自由了。”

但黑奴不知道自由的代价，因为他没有为自由而斗争过。不时地，他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但总是涉及白人的自由和白人的正义，即涉及由主子们散发出的价值。在过去的奴隶的记忆里既没有为自由斗争，也没有为基尔凯廓尔所谈论的自由而焦虑不安，他面对这个在生命处于危险中游戏和唱歌的白人青年保持喉咙干涩。

当有时黑人凶恶地注视白人时，白人对他说：“兄弟，我们之间没有差异。”然而黑人“知道”有差异。他“希望”不同。他想要白人突然对他说：“肮脏的黑奴。”于是，他就会有这个惟一的机会——“让他们看到……”

但最经常是没有什么，只有冷漠或家长式的好奇。

过去的奴隶要求人家对他的人文持异议，他希望斗争、吵架。但是太晚了；法国黑人被迫自己咬自己和咬别人。我们说法国人，因为美国黑人经历另一悲剧。在美国，黑人斗争并被制伏。有些法律逐渐从宪法中消失。有些法令禁止某些歧视。然而我们有把握问题并不在于才能。

有交战，就有失败、休战、胜利。

《一千二百万白人的心声》大声疾呼反对天幕。天幕从这边到另一边，横贯着那些布置整齐、装入其禁止腹部的牙印，它落了下来，犹如一把裂开的非洲木琴。

战场的四角由二十来个吊儿郎当的黑人挖制，战场上渐渐竖起一座预示十分宏伟的纪念碑。

我已瞥见，在这纪念碑的顶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相互伸出手。

对于法国黑人，境况是无法容忍的。由于他从不确信白人

把他看作自为的自我意识,他不断地关心显示抵抗、反对、争执。

穆尼埃对非洲贡献的是从书中引出的几段[①]。他在那儿认识的那些黑人青年想保存他们的相异性。具有决裂、斗争、战斗的相异性。

非希特说,自我通过对立而确立。既是也不是。

我们在我们的引言中说过人是个“是”字。我们将不断地重复这个字。

对生命说是。对爱说是。对宽厚说是。

但人也是个“不”字。对人的轻视说不。对人的可耻行为说不。对人的剥削说不。对扼杀人类中更加人道的东西——自由——说不。

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反应的。而在一个“反应”中总是有感受。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已指出这一点。

引导人成为“起作用的”,同时在其循环中保持创造人类世界的主要价值的尊重,这就是经过思考后,准备行动者的当务之急。

① 埃马纽埃尔·穆尼埃,《黑非洲的觉醒》,1948年。

代 结 语

> 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将来得出它的诗篇。在抛掉关于过去的所有迷信之前，这革命只能自己开始。以前的革命尽力回忆世界历史以便在其自己的内容方面搀假。为了达到其自己的内容，19 世纪的革命必须让死人埋葬死人。那时表现超过内容；现今内容超过表现。（K. 马克思，《雾月十八日》）

我已经看见所有要我明确这点或那点、谴责这种或那种行为的人那一张张脸。

十分明显，且我不断地重复，出生于瓜德罗普岛的医学博士为摆脱束缚所作的努力的动机，与从事建设阿比让港口的黑人的努力的动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让人从这点出发理解之。首先，错乱在本质上几乎是精神的。由于他把欧洲文化设想为脱离其种族的手段，所以他装出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其次，则是由于他是一种以某个种族对另一种族的剥削、一种被认为高级文明形式对某种人类的蔑视为基础的制度的受害者。

我们并不天真到相信号召理智或对人的尊重能够改变现

实。对于在罗贝尔种植园[1] 种甘蔗的黑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斗争。他并不是经过马克思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分析后才着手进行这场斗争,而是仅仅因为他只能在反对剥削、贫困和饥饿的斗争情况下想像他的生存。

我们并不想要求这些黑奴修正他们根据历史形成的观点。此外,我们相信,他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视线,习惯于他们应该用当今的词语说话和想事。我有机会在巴黎遇见的那几个工人同志从不互相提发现黑奴往昔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是黑人,他们对我说,但这并不改变什么。

他们在哪一点上极为正确?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出一个意见,这个意见我可以在别的许多人那儿找到:精神束缚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创造物。我把一切在确定形式中僵化,禁止一切发展、前进、进步、发现的社会叫作资产阶级社会。我把一个在那里生活不愉快、空气污浊、思想和人腐败的封闭社会叫作资产阶级社会。故我认为一个采取反对这种死亡的态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革命者。

发现 15 世纪时就存在的黑人文明,这并没给我颁发一张人文特许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过去绝不能在现实中指导我。

人们察觉到了,我所研究的状况不是传统的。科学的客观性禁止我,因为精神错乱者、神经质患者是我的兄弟、姐妹、父辈。我经常试图向黑人揭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正常化;向白人揭示,他既是好蒙骗人者,又是受骗者。

黑人在某些时候被关闭在自己的体内。然而,"对于一个已经获得对自我和自己的身体的意识,并达到主体与客体辩证法的存

① 马提尼克岛公社。

在而言，身体不再是意识结构的原因，它成为意识的客体”[1]。

黑人是往昔的奴隶，甚至是真心诚意的奴隶。然而，我是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指南针的发明一样，也是我的。面对白人，黑人有个往昔要更加被看重，有仇要报；面对黑人，现代白人感到有必要提醒吃人肉的时代。几年以前，里昂海外法国大学生协会要我回答一篇文章，文章把爵士音乐完全写成了食人习俗向现代世界的涌入。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拒绝接受谈判对象的初次露头，并要求这位欧洲纯洁的捍卫者抛掉这种痉挛，它没有一点儿文化的东西。某些人想以他们的本质充斥世界。一位德国哲学家以自由的病理学的名称描述了这个过程。既然如此，我不必采取态度为黑人音乐反对白人音乐，但必须帮助我的兄弟抛弃一个丝毫没有好处的态度。

这里面对的问题有时间性。拒绝让自己关闭在往昔的实体化塔内的黑人和白人将是摆脱束缚者。再说，对于许多别的黑人来说，摆脱束缚将导致拒绝把现今看作决定性的。

我是个人，我要重新再说的是世界的整个过去。我不仅仅是对圣多明各的造反负责。

每当一个人使精神的尊严获胜时，每当一个人对其同类的奴役企图说不时，我感到自己与他的行为休戚相关。

我绝不应该从有色人种的往昔中吸取自己的原始使命。

我绝不应该致力于使一个不公正地被埋没的黑人文明重新发出光辉。我不使自己成为任何过去的人。我不愿牺牲我的现在和未来而歌颂过去。

印度支那人造反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本来的文化。而“仅仅”是因为由于种种理由，他变得不可能喘息了。

---

① 梅洛-蓬蒂，《知觉现象学》，第277页。

当人们回想起职业中士的故事时——故事描述1938年,用皮阿斯特货币和人力车的国家、廉价仆人和妇女的国家——,人们实在太了解狂怒了,越南人就是这么狂怒地斗争的。

一位同志从印度支那回来。二次大战时我曾站在他的一边。他告诉我许多事情。例如一些十六七岁的越南青年泰然地倒在行刑队面前。他对我说,有一次我们以半跪在地上的射手姿势开枪:士兵们面对这些"狂热崇拜"的青年发抖。最后他补充道:"我们一同进行的战争与在那边所发生的事相比,只不过是场游戏。"

从欧洲的观点,这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某些人推论出一个所谓面对死亡的亚洲态度。但这些低层次的哲学家不能说服什么人。这种亚洲的泰然,在不那么久之前,韦科尔的"二流子"和抵抗运动的"恐怖分子"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表现出来了。

在行刑队面前死去的越南人并不希望他们的牺牲能使过去再现。他们是以现在和未来的名义接受死亡。

如果说我一时对自己提出了要确实地与一个已经确定的过去休戚相关的问题,那是因为我对我自己和对我的邻人发誓毕生和全力为在地球上决不再有被奴役的人民而斗争。

并不是黑人世界对我指点我的行为。我的黑皮肤并不占有特别的价值。很久以来,让康德喘不过气来的繁星点点的天空就将它的秘密告诉了我们。而道德法律怀疑它自己本身。

作为人,我誓为世界基本明白两三个真理而冒毁天之险。

萨特曾指出往昔在不可靠的态度路线上,大量地"笼络"并牢固地构造当时"未定型的"个人。这是转化为价值的往昔。但我也能重提我的过去,通过我连续的选择,提高这过去的身价或谴责之。

黑人想要像白人一样。对于黑人,只有一个命运。他是白

人。这事由来已久,黑人接受了白人的无可争论的优势,且其所有的努力都趋向实现一个白人的生存。

难道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为17世纪的黑人报仇外没有另外的事要做了吗?

在这个已企图回避的世界上,我应不应该对自己提出黑人真相的问题?

我应不应该只限于为颜面角辩护?

我这个有色人种,无权去探究在什么方面我的人种高于或低于另一个人种。

我这个有色人种,无权去希望白人身上对我种族的过去凝聚着罪行。

我这个有色人种无权去关心能使得自己诋毁从前的主子的傲慢的办法。

我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去为我那被奴役的祖先要求赔罪。

没有黑人的使命;没有白人的负担。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一个事情一团糟的世界里;一个要求我战斗的世界里;一个始终涉及消灭或胜利的世界里。

我发现我这个人在一个有话不能说的世界里;在一个别的人没完没了地变得冷酷的世界里。

不,我无权来向白人大声宣布我的仇恨。我没有义务向白人低声道谢。

我的生活在自己的生命套索中,我的自由把我抛回给我自己。不,我没有权利是个黑人。

我没有权利是这个或那个……

如果白人对我的人文持异议,我将通过我全部男子汉的分量影响他的生命,向他显示我不是他固执地想像的这个说蹩脚法语的人。

有朝一日我出现在世界上并承认自己有惟一的权利:向他人要求人道行为的权利。

惟一的义务。经过我的选择,不否认我自由的义务。

我不愿是黑人世界的“计谋”的牺牲品。

我的人生不应花在总结黑人的价值上。

世界到处有人在寻求。

我不是历史的囚犯。我不应在历史中寻求我命运的意义。

我应该随时记得真正的“跳龙门”在于把发明创造引入生活中。

在我逐步前往的世界中,我无止境地创造。

当我超越存在时,我与存在利害一致。

而我们明白,透过一个特别的问题,行动的问题显出轮廓。我被安置在这个世界中,处境中,像帕斯卡尔所想的那样,“上了船”,我要去收集武器吗?

我要去要求今天的白人对17世纪的贩卖黑奴负责吗?

我要去千方百计地试图使人在内心中产生犯罪感吗?

面对“过去”的厚重而感到精神痛苦?我是黑奴,千斤重的铁锁链、暴雨般的拳打脚踢,唾沫像河水一般地流淌在我肩上。

但我无权让自己扎根。我无权接受最少一丁点儿自己的生活。我无权让自己被过去的决定诱入圈套。

我不是那使我父辈们失掉人性的奴隶制的奴隶。

许多有色人种的知识分子认为欧洲文化表现出一种外在性特点。此外,在人际关系上,黑人能感到自己对于西方世界是陌生人。由于不愿显得像穷亲戚、养子、私生的后代,他是不是要狂热地试图去发现一种黑人文明?

但愿人家理解我们。我们深信如果对公元前3世纪的黑人文学或建筑进行接触,则会大有好处。我们将十分高兴知道某

个黑人哲学家与柏拉图有交往。但我们绝对看不出这件事能对在马提尼克岛或瓜德罗普岛上甘蔗地里劳动的八岁小男孩的境况有什么改变。

不要试图确定人,既然他的命运就是注定要被甩掉。

历史的厚重不决定我的任何一个行动。

我是我本身的基础。

我是通过超越作为证书的历史资料来介绍我自由的阶段的。

有色人种的不幸是曾经被奴化过。

白人的不幸和不人道是曾在某处杀害过人。

其不幸和不人道今天还在于理智地筹划这种使人失掉人性。但是我,有色人种,如果我变得有可能绝对地生存,我没有权利局限在一个追溯既往的赔罪世界。

我这个有色人种只想一件事:

但愿手段决不控制人。但愿永远停止人奴役人。也就是我被另一人奴役。但愿我有可能发现和需要人,不管他在哪儿。

黑人不存在。不比白人更多。

两者都需要离开他们可敬的祖先们那不人道的声音,以便诞生真正的沟通。在投入积极的呼声之前,要为自由而努力摆脱束缚。一个人在其生命之初总是充血的,是淹没在偶然性中的。人的不幸在于曾经是孩子。

通过努力自我复苏和分析,通过他们永远绷紧自由这根弦,人们能够创造一个人类世界的理想生存条件。

高级?低级?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试着触摸他人,感受他人,向我显示他人?

我的自由难道不是为了建设“你”的世界而给予我的吗?

在结束这部作品时，我们希望人们像我们那样感到一切意识的分开方面。

我最后的祈祷：

我的身体啊，使我始终成为一个提问的人吧！